

15736

3



18450

提錄法原旁註卷五目錄

魏里錢 吳確菴重輯

南北朝紀年

○宋

高祖武皇帝 三年庚申 至壬戌

永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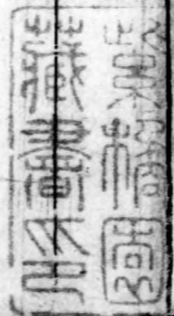
營陽王 一年 癸亥

景平

太祖文皇帝 三十年甲子 至癸巳

元嘉

世祖孝皇帝 十一年甲午 至甲辰



孝建 三年大明八年

廢帝 一年甲辰

景和 八年即大明八年

太宗明皇帝 八年乙巳至壬子

泰始 七年泰豫一年

蒼梧王 五年癸丑至丁巳

元徽

順帝 三年丁巳至己未

昇明 三年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

太祖高帝 四年己未至壬戌

建元 元年即宋昇明三年

世祖武帝 十一年癸亥至癸酉

永明

廢帝鬱林王 半年甲戌

隆昌 元年七月以前止

海陵王 三月甲戌

延興 元年即隆昌元年八月至十月止

高宗明帝 五年甲戌至戊寅

建武 四年○元年即延永太一年  
興元年十月以後

東昏侯 二年己卯至庚辰

永元

和帝 二年辛巳  
至壬午

中興 二年即梁  
天監元年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梁

高祖武帝 四十八年壬午  
至庚午

天監 十八年 普通 七年 大通 二年 中大通 六年 大

同 十一年 中大同 一年 大靖 三年

太宗簡文帝 二年庚午  
至辛未

大寶

世祖孝元帝 三年壬申  
至甲戌

承聖

敬帝 三年乙亥  
至丁丑

紹泰 一年 太平 二年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陳

高祖武帝 三年丁丑  
至巳卯

永定

世祖文帝 七年庚辰  
至丙戌

天嘉 六年 天康 一年

廢帝臨海王 二年丁亥  
至戊子

光大

高祖宣帝 十四年巳 丑至壬寅

大建

後帝長城公 六年癸卯 至巳酉

至德 三年 禎明 三年

石陳五主合三十三年

附北朝 凡五國

○元魏起丙戌道武帝登國元年止甲寅考武帝永熙三年十三主。凡八十九年

太祖道武帝 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登國 十年 皇始 二年 天興 六年 天賜 五年

太宗明皇帝 十五年

承興 五年 神瑞 二年 泰常 八年

世祖太武帝 二十年

始光 四年 神麋 四年 延和 三年 太延 四年 太平 真

君 十一年 正平 二年

高宗文成帝 十四年

興安 二年 興光 一年 太安 五年 和平 六年

顯祖獻文帝 六年

天安 一年 皇興 五年

高祖孝文帝 二十九年

延興 五年 承明 一年 太和 二十二年

世宗宣武帝 十六年

景明 四年 正始 四年 永平 四年 延昌 四年

蕭宗孝明帝 十三年

熙平 二年 神龜 三年 正光 五年 孝昌 三年

敬宗孝莊帝 二年

永安

東海王 一年

建明

節閔帝 二年

普泰

廢帝 一年

中興

孝武帝 二年

永熙

○東魏 起甲寅孝靜帝天平元年止庚午武定八年 主○七十七年

孝靜帝

天平 四年 元象 一年 興和 四年 武定 八年

○西魏 起甲寅孝武帝永熙三年止丙子恭帝大統三年孝武後又三主○凡二十三年

文帝 十七年

大統

廢帝 二年 ○不改元

恭帝 三年 ○不改元

右魏十三王合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

魏

○北齊起庚午文宣帝天保元年止丁酉

王承光元年五王○凡二十八年

顯祖文宣帝十年

天保

廢帝一年

乾明

肅宗孝昭帝一年

皇建

世祖武成帝四年

太寧一年 河清三年

後主十一年

幼主不紀年○

天統五年 武平六年 隆化一年

右北齊五王合二十七年

○後周起丁丑愍帝元年止辛丑靜帝大定元年五王○凡二十五年

孝愍帝一年○不改元

世宗明帝二年

武成

高祖武帝十八年

保定五年 天和六年 建德六年 宣政一年

宣帝一年

大成即靜帝大象元年

静帝 三年

大象 二年 太定 一年

右周五主合二十六年

○隋自東晉以來天下分  
裂至是始混為一

高祖文皇帝 二十四年 辛丑至甲子

開皇 二十年 ○元年即陳  
宣帝大建十三年 仁壽 四年

煬皇帝 十三年 乙丑至丙子

大業

恭帝 一年 丁丑至戊寅

義寧

右隋二帝合二十八年

捷錄法原旁註卷五

古虞顧 充迴瀾原本

魏塘錢 炁確菴重輯

南北朝

南朝自晉及宋傳齊梁陳居江左○北朝自晉進

鮮卑東胡別種依鮮卑山自云  
拓天而生跋地而長氏曰拓跋

即前篇  
十六國

拓跋猗盧為代王後拓跋珪建國為元魏繼十六

歷年圖曰自淮以北  
逾乎大漢悉其所有

邦強梗之餘拓地數千里自淮以北悉其所有凡

爾朱氏廢立高歡滅爾朱氏舉兵反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  
孝靜帝是為東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為文帝是為西魏



十二世後分爲東魏西魏高歡至高澄高洋取東

魏爲北齊宇文泰至宇文護取西魏爲後周後周

擒高緯滅北齊隋文帝取後周平陳而南北混焉

### 劉宋

裕字德興小字寄奴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六世生裕七生翹七生裕

裕嘗遊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曰上人無妄言

裕伐荻新洲遇大蛇

劉裕屬漢楚元王後竹林獨臥見龍章於講堂伐荻

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聞有杵臼聲視之見群兒搗藥曰古王爲劉寄奴所傷帝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乃收其藥而返遇金瘡敷之有驗

後子業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

新洲覘蛇傷於搗藥丁桓鉉之亂奮農畝起布衣生

### 高祖

書經注昔劉裕在農畝而取江左諸史將略劉裕起布衣復晉室

劉裕伐後秦魏主嗣問于崔浩曰劉裕伐

姚泓克乎對曰克之

魏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

擒數天子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

父兄之資修復舊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

至潼關鎮惡等至渭橋秦兵不戰而潰秦主泓請鎮惡降

以下俱南

寒微不階尺土滅桓

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惜乎席不暇

鉉復晉室北擒慕容

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兼秦三州諸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爲司馬

超南梟盧循非其才

煖舉千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遽還志在篡國一舉

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夏王勃七使其子贈師騎二萬高長安降者馬略沈田子計殺鎮惡義真與王修執甲子斬之義真復殺王修閔中大亂裕召義真東歸餘詳安帝篇

裕克秦而此必篡其

足而赫連氏躡踵入關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識者

主閉中華戎雜鐵風

以下十二句俱致堂管見

俗勁悍裕欲以荆揚

深爲嘆悼已然其取國以來清簡寡慾嚴正有度被

包火張羅捕虎雖留

胡致堂曰宋高祖尚威力任机救非長者之道獨孝于後母爲其盛德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服布素遊宴希嬪御少不蓄私藏孝於後母又詔幼

裕臨崩為手詔以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得預政

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皆君人之要行而武帝兼

裕弑恭帝于後也○發明云裕以布衣既已得國猶復介也云云

之亦足為一代良王第躬行篡奪猶復介介然於亡

弑亡國之君自裕始 此句群 史品藻

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伐則裕也為天下之

謂少帝義符及廬陵王義真俱以君喪無禮為徐傅等廢殺

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

以上四句 俱發明 此句 國語

六王不得壽終古曰心狠敗國此之謂哉嗣主不綱

義符居喪無禮游狎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等廢其主為

### 少帝 文帝

羨之問傅亮等曰王可方誰曰晉文景以上人○晉文景司馬師昭也

營陽王壽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見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亮受寄崇重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義以見德愆之論遠身遭廢弑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越次奉迎親臨聽

不然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即遂發江陵而即位 從丹陽君蕭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廢行之文昭太史錢樂之更鑄渾儀

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

也修孔子廟嘉尚文也餞義季而示識饑苦誠義恭

而勉以寬仁立四學而令雷次宗以巾幇侍講百官

以節儉 以義恭御齊荆襄與書誠之曰宜慎訊 御物耳 獄情名器好以貴物物好以威加人 宋主雅好藝使何尚之在後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教幸次宗學館

今次宗以巾幇侍講資給甚厚及除給事中

不就次之還廬山○巾首服也幇單衣也

久於其職守宰以六基為斷所以三十年間四境之

以上俱 二句言 通鑑 行錄

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苦白茅也節今

蓑衣

抄金法原身言

三五

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朝廷清  
明而天下安靜君子謂元嘉之治冠江左信矣故一

史臣論

魏兵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去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但整舟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

宗愨家世儒素務獨好武事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從檀和之計林邑王范陽邁陽邁以質裝被象前後無堅宗愨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豈形象與象相拒象與象走和之遂克林邑

謝靈運好游山澤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關自陳宋上以為臨川內史游放自若有司糾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

時武功則有宗愨之獅子拒象而長風浪破滅質之整舟欲渡而沈璞歸功柳元景之偏裨破敵而仁聲

書之獨得為

先路皆足多者若陶潛為晉全人而靈運效子房之

魯國孔融先說太子廢事范曄宋主立義康曄愕然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諷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曄反意乃決謀泄皆伏誅

奮不免棄市杜坦以儉荒賜隔而范曄為熙先所怵

韓仁子房奮秦帝魯連耻道擒斬之

宋主嘗與青州刺史杜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焉不暇豈辨見知宋主变色曰卿何薄量朝廷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荒賜隔况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

○儉荒言其自戎狄來服荒忽無常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化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儉荒遇之雖人才可用不得踐清華

遂以伏誅然黑衣克位五臣秉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到彥之失利而返由王仲德知難不退而萬里

○上句北齊紀

長城若檀道濟者又先以威多蹶身噫崔嵬不崩賴

○魏軍至瓜步聲

彼峽岬宋獨特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

○魏軍至瓜步聲

書生不足憚之吳子輩所謂將跣千里而殺麒麟策

○魏軍至瓜步聲

將鑑博議既悲道濟

以威多躡身。又曰道濟一時之駭。將文帝聽義康而殺之。自是魏有飲馬長江之志。○先是有童謡云胡馬飲江水佛狸死。初檀道濟與魏戰于濟上。前後三十餘戰。多捷。至食盡引還。軍士有降魏者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不敢迫。道濟全軍而還。

寒驢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破六州。黔黎蕭條。生靈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登城追悔。而美政不

彭城王義康專總朝權。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宋主誅其長史劉斌等八人。由是主相勢分。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扶令有上表曰。陛下徒知惡枝。

終。吁。檀道濟若在。豈使彼馬至此耶。逮夫晚年。主相

勢分。伐枝傷樹。已失兄弟之歡。而溺於慈愛。不思速

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劉劭之逆。

但能裁弟。不能裁兒之故也。國家此禍。開闢未聞。沈

隨王誕將受劾命。泰軍沈正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得大義于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逆受偽寵乎。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之向建康。

取笑千載。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及使湛之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謀露。劭乃弑帝。而自立。伯綽及其弟僧虔俱被殺。

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劉劭之逆。

但能裁弟。不能裁兒之故也。國家此禍。開闢未聞。沈

隨王誕將受劾命。泰軍沈正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得大義于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逆受偽寵乎。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之向建康。

取笑千載。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及使湛之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謀露。劭乃弑帝。而自立。伯綽及其弟僧虔俱被殺。

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劉劭之逆。

但能裁弟。不能裁兒之故也。國家此禍。開闢未聞。沈

隨王誕將受劾命。泰軍沈正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得大義于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逆受偽寵乎。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之向建康。

取笑千載。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及使湛之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謀露。劭乃弑帝。而自立。伯綽及其弟僧虔俱被殺。

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劉劭之逆。

但能裁弟。不能裁兒之故也。國家此禍。開闢未聞。沈

隨王誕將受劾命。泰軍沈正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得大義于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逆受偽寵乎。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之向建康。

取笑千載。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及使湛之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謀露。劭乃弑帝。而自立。伯綽及其弟僧虔俱被殺。

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劉劭之逆。

孝武帝

孝武義宣諸女。悵恨而反。臧質伏誅。

竟陵王誕救宋主罪曰。陛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駭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右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討劭。駭遂即慶之發手書與武陵王合謀討劭。而兵入牙下。逆劭位亭新。

伏誅。孝武即位。新亭未幾而殺南平。殺武昌。由是而義宣反於江州。竟陵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骨肉

古賦社稷包。羞朝廷。意。是。

宋主終日。酣飲。少有醒時。

狼藉。朝廷隱憂。孰非宋主之不德。有以致之。甚者沈

末年尤貪于貨。刺吏二千石。時奢欲無度。宮室被錦繡。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以諫。武帝還必令獻奉。文以籍戲取之。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高祖所居陰室。床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

洵喪志。籍戲成貪鄙。田舍翁儉素之德。而錦宮繡室

南彭城民高開沙門。醜標妖妄相高與殿。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身於土風。體訓。速于草偃。上惡其諛。投策于地。

武帝好狎。海群臣皆有。稱曰。呼光祿大夫王元。

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事覺伏誅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見倖毘不與交子故諫曰孫劉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毘云云

興宗父廓先為豫章太守故云

役作繁興投孝秀之策兆沙門之反恣為侮慢而王

謨為老愴僕射顏師伯以詭佞被親宋主與劉秀之為老愴之榜猶得雉師伯擲得盧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權重門外成市顧覽之獨不降意蔡興宗嫌其

劉有老愴老愴之名競為狎遊而師伯有得雉得盧

之擲任三中書雖顧覲之定命論無庸也寵一崑崙

不狎武帝晏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曰可謂能負荷矣沈懷文行諫讓宋主注為作色曰卿欲效顏竣即凌廷之子為宋主所殺

奴即蔡興宗能負荷何謂也拒諫而注弩作色濫刑

而行哭不免淫亂繼行臯盈僇積故天醜其行而以

子業子業即位蔡興宗奉璽綬子業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興宗已知家國

之禍而穢德閨門人倫道盡剪芟宗室心如虎狼以

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使人邑邑心破膽裂大

臣懷首領之愛群臣畏口舌之誅惟願生出虎口耳

甚乃悖太后辱諸父戲列祖四心盡亡肆於民上當

人叛之辰積鬼誅之罪蓋自湘中出天子而鷹天子

子業之世衣冠俱禍感欲遠出後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子業繼焉法師克惡性生受璽驕恣無厭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是錄去京考注卷五

○廣爲物也音應

明帝 湘東王或

湘東○命休仁○  
臺兵皆或也  
尋陽○晉安○江  
州皆子勛也

已不及熟矣明帝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

明帝遣建安王休仁討子勛于江州子勛遂稱帝 鄧琬詐稱受路太后 璽書帥將佐上尊號

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子勛之帝已稱於乎湘東太

蕭惠明曰湘東云云至之穆其于當璧並無不可○楚共王無冢適有甕子五人無適焉乃備以璧見于 穆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千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璧繼

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雖云竝可當璧然一淵不兩

二句 廣雅 發明云子勛既誅而東統所以主社稷者有人矣 乃正統稱其是志在爭帝矣故直書曰討有音哉

蛟一棲不兩雄今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爭矣故

明帝初即位以子勛爲車騎將軍別府假節三司書至江州使賀子勛曰殿下得開黃閣 矣長史鄧琬抵書于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五符事耳衆皆駭愕後琬與張悅又欲賣

綱日以討江州書之何鄧琬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

勳稅誘 殺之以降 沈攸之進兵克江州 初豫州刺史殷琰以兵應尋陽帝曰諸處未平殷琰已 殺子勛傳首建康 復同逆與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

以亟死耶臺軍既克子勛傳首誠宜砥躬礪行如蔡

辛公祐也指平吳之

後嘗勞聖慮之言  
裴子野曰賈其餘勇  
師出無名而長淮以  
北倏忽爲戎矣

遣蕭道成鎮淮陰使  
行徐州事道成收養  
豪傑賓客始盛

宋甚豐賤四方未平而人情更安以此上之清

興宗所云者何乃賈其餘勇師出無名激薛常之外

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須軍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 兵將爲朝廷肝食之憂帝不從安都果與珍奇俱降魏亡遣周元守救之永與彼之僮以身免由是失

叛養道成之內奸爲朝廷肝食之憂猶不加慮肆淫

淮北淮 西之地 時殺諸弟俱盡惟 休範以凡少得全 晉平王休祐數避音因其從出 射淮陰遺壽安子拉殺之 帝得天下休仁功最 多帝病慮後討送藥

心而出暴政以無罪殺其禕以射雉殺休祐以慮後

賜 上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 死 恐其將來傾奪幼主賜死 裴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勦拉同氣 沈約曰太宗剪落洪枝不待顧慮 孝武帝

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剽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

宋主殺子綏等十三人又賜子房等十人死世祖二十 八子于此盡矣○蔡明云孝武不道諸子靡一子遺 四句 交選

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雨潤物自葉流根鴟鴞

詩經君子秉 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 心維其忍之 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力自多豈有姊妹集而以此

宋主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給曰皇帝飛基臣不能斷帝終不悟虞原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

惜功愛子及室忍矣哉其秉心也又至裸婦人而為

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帝大怒遣后起后兄江安侯王景文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不許上慮憂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少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駕後景文或有異圖賜死景文正與客基部函看

樂奕飛基而不悟惡王后而殺其兄猜暴百端反以

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殺子納僞畢徐曰奉敕帝以故第為湘宮寺謂巢堂曰此是我大功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死德侍郎虞原曰此皆百姓實兒貼婦錢所為佛

高湘宮為功德而不知其煎靡百姓賣兒貼婦之錢

皆有知當慈慈嗟罪高浮圖此句交膾 二句裴子野論

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哉既迷在原之天屬未

初宋主以宮人賜李道兒已復迎還而生豈 四句文選 桂陽王休範 褚淵碑文 舉兵反蕭道

識父子之自然保字螟蛉李昱紹祚桂陽失圖闕關

成擊指齊至 斬之道成 指休 籠 道成 袁粲褚淵劉秉更 日入直決事謂之四貴

神器英宰臨戎元渠明殄而道成秉國之鈞四貴入

蒼梧王 李昱

直雖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難杜內變顧乃縱肆

綱目建平王 景素起兵京口 二句 綱目

微行開端樹隙故建平京口之兵諱不書反惡昱也

此句 荀子 書 二句 辨體

猶無悛於心而為亂人之道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

歐陽修曰無 漢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 刻肌膚何其痛而不德也 通式 漢文 一日不殺 則不樂

箠而右桎梏縱誅快怒痛而不德民蒙毒螫胸背腹

史斷蒼梧王與姓之子加以童穉之年偽冒 李昱驕恣日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喜臥裸袒景 類于呂秦暴虐深于桎紲未五年而遇弒 今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曰老臣無罪

詛未及五年而暴虐浮於桀紂髀箭中臍玉夫伺便

乃更以髀箭射中其臍投弓矢笑道成憂懼無措命王敬則陰結左右楊玉夫等使伺機便適酒醉 偷狗婦玉夫等弒昱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

髀箭石鏃箭不傷人 昱常白稱李將軍

順帝

天下之事應關蕭公李將軍弒而安成王立非道成

者血染級則刃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乃下 道成專權修之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 議迎立安成王準以太后令追廢豈為蒼梧王 賈亮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

何以了此哉斯時也沈攸之不敢捐包胥之節固足

捐包胥之節遂起兵討 表蔡劉秉謀誅道成褚淵以謀告道成遣戴僧靜等攻蔡也聖字 王儉謂 道成綱目書討于之也 最俱死百姓哀之諺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表蔡死不作褚淵生 道成曰

子也袁粲父子死石頭豈僅匹夫之節乎自後王儉

儉蒙公殊賒所以吐所 褚淵引何曾故事求為齊官 文贈不無 宋主神位子齊王 難吐何陽拒之深也 後人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顛倒云 道成廢宋主為汝

吐所難吐褚淵求為齊官其為艱餌舐糠之態別宮

陰王敬則啓壁爰出案主曰管見殺乎曰居別宮耳官 文選天厭宋 一統 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弗復生帝王家 德水運告謝 賦

令出而後身願弗生帝王家水運告謝宋社既屋合

起武帝庚申 止順帝戊午 註見 晉論

八王五十九年嗟呼嗟呼今日之事豈所甘心乎劉

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天道

蘇文如持左券交手相付 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

好還如持左券絲粟不爽謂之晉宋一律可也噫吾

慨夫道成之後而有蕭衍衍之後而篡弒者相踵也

謂非裕之作偏哉



### 高帝

時王儉褚淵等進爵有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情國家點尚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史斷：時之真主萬庸不幸高皇帝篤猶世之篡臣逆取順守猶恐不可以長子孫况區區篤愛一道生之子焉以基他日屠戮之禍耶

### 蕭齊

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姿表英異龍顏顴聲鱗文遍體肩有赤痣如日狀宋疑之而不能殺封齊公進爵齊王

宋魏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蕭道成裔木鄴侯仕宋封齊無大功於天下遽以王

蘇文 國策

褚之謀不遺一鏃未絕一弦輕擅其君位而有之故

帝兒道生之子為帝愛之  
○文選宣城公表臣本

綱目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徒書弑不為少諱而篤

此句 左傳

猶子之愛階之為禍則當篡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

南宮史纂纂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

噬之狼已在用腋間矣後能以身率下以儉化人珍

珍奇 表中有玉導帝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曰 齊王問為政于泰軍劉濼對曰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土同價玉導冠屬 政在孝經尼宋氏所以亡陛下

奇異物毀棄不用欲使金土同價而又訪政術於劉

所以得者皆是也齊主嘆 上二句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 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 曰儒者之高可寶萬世 蘇文

讞詢得失於羣臣制病囚診治之法亦有足紀者呀

止蓋而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謂袁劉末淵卒世子責耻 其父失節不任以南康公爵讓其弟慕屏居幕下終身 魏侵齊淮陽齊遣周盤龍等救之盤龍于奉叔

以障扇之褚淵而有賁人皆智其子薄其父以奮稍

以二百人陷陣深入魏以萬餘騎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入魏陣所向披靡 是父二句藝文 奉叔後為蕭鸞所殺 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素統魏數萬之眾莫敢當者魏師敗退 類聚此句史記

之盤龍而有奉叔人謂有是父有是子其於賢不肖

為何如哉世祖剛毅有斷惟總大體謂袁粲為忠臣

武帝

祖太宗多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損爾我 青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下足多所刪除 二句南 宮史纂 詔沈約撰宋書疑袁粲傳齊主曰 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 煥感逆行入太微有 司請禳之齊主曰應

而立其傳謂經事明帝而命沈約以諱惡之義克已

求治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治民之官小滿

為限以張緒領中正而聞人邕不得以勢逼以江敦

為都官而紀僧真難作士大夫修好強魏以保舊基

封双行誅玩法者斂手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塵內朝

多豫雖宮室園囿頗好華麗遊宴雕綺未能頓遣亦

網月世祖頗好遊宴華麗 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長更犯法 封双行誅 武帝 年號 二句 南史

紀僧真得幸于齊主請曰臣出 自武吏階業至此唯就陛下乞

齊遺裴昭明如魏中 魏遣李彪聘于齊

齊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 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

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 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道

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敦謝淪可自望 僧真與魏恭肅坐殿頭 左右曰後我床送委 僧真致氣而退齊主曰士大夫固非天子命

齊遺裴昭明如魏中 魏遣李彪聘于齊

章懋曰儉自擬于安石慕風流而薄行檢為多士模範者允若是乎

司馬光曰昔屈到嗜芟屈建以為不可以私欲于國之典况天子而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侍中七常侍之冠以貂尾為飾抄平聲略拂過也抄與槃通

鬱林王 昭業 在位六月

此句 南史 以王儉領國子祭酒儉十口一還學監試諸生作解散書科捕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也帝深委仗之

有齊之良主也但委仗風流之祭酒既失模範多士

之道而降祀祖考於私室尤非奉先思孝之心長沙

武陵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諷而猿子

墮崖戚焉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愛為太簡

耳太孫昭業嗣立作諸鄙戲僉壬分權故寧拒至尊

勅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為何如也顧不能側

躬聳意削黨裁奸而乃恣后淫汚塊然尸位蕭鸞生

睥睨之心王徐遂縛袴廢天子蓋自啟之耳鬱林被

弒新安即位而政由鸞手飲食起居悉皆諮稟鄱陽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二謝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佯動貪夫遂廢

此句

南史

書經

初太祖臨終以長沙王晃屬齊

先思孝

主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至是以私載捉刀人殺多不被短策

陵王暉亦無寵常侍宴醉伏地貂抄肉伴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初子鸞罪誅後帝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柳悲鳴問 戒子通錄顏之推曰父子之嚴

左右對曰猿于前日墮崖死帝思子鸞肉鳴啜流涕 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昭業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

史斷根連蔓

昭業寵幸甚母珍之

諸鄙戲西昌侯曹敷諫不從

外僉壬分權

定有司曰寧拒至尊

耳太孫昭業嗣立作諸鄙戲僉壬分權故寧拒至尊

勅不可

魏侍中崔亮上表

違舍人

于魏主怒曰願嗟

下則躬聳意

二句

維新聖道

史斷

縛袴戎服急裝也

因勸哭朝儀談紂之孝嗣

二句南

宣城公鸞

新安王 昭文 在位三月

弒新安即位而政由鸞手飲食起居悉皆諮稟鄱陽

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

濕公曰二謝兄弟比有貴

高脾有赤痣示王弘範曰

二謝比肩貴近危不與知日月之相佯動貪夫遂廢

明帝

萬花谷豈可偷生失節醜顏于天壤耶

齊廢昭文為海陵 魏主曰何故廢立崔慶遠曰廢昏立明曰何以不立親近而自取之乎曰霍光王而自立因試之 亦舍親近而立宣帝惟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曰非其類也若主上正海陵而攘之位魏主臨江詰其廢主之故雖崔慶遠可比宣帝耳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殺齊主之罪而還 齊遣使如魏七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頗謂群臣有宣帝之比不亦醜顏天壤耶李元凱曰江南多好

易主江北無好臣百 元日士諱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後遇曲宴銀器滿席 帝躬親細務 歲一易主魏主大慙 蕭頴曹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慚 鍾磔諫不聽

臣歲一易主其鸞之謂也矯情節詐親總繁碎代庖

中大夫顧景曰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 將南則詭言西 齊以高武子孫尚有王遙光以主總而親之是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 特東則詭言北 為當以次施行齊主素香火流涕

宰而為匠斲疑忌橫生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

遂殺河東王鉉等十五太 齊主殺子倫子 祖及世子孫比盡矣 倫曰先朝云云

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而太祖世

古賦重椒爐 二句策 滅光沉纒絕 學統宗

宗之後薰歇燼滅弱子單孫之祭魯不得享誠所謂

二句東海 齊主疑王晏欲反遂誅之初廢林王將廢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惠一旦贊人 王檄文 做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

豺狼之性有甚無俊者權計相須而王晏殺矣懊懣

曰方敬粥未暇此事及拜驛驛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 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遠慮曰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旬日而敗 此句 書經

作歌而敬則亦矣昔之附逆貪功者適自災于厥身

皮日休文救耳厭聞義目惡 明帝靈祇在太極殿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輒笑 睹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 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以其頭禿而頸長也 劉養心曰

耳寶卷繼之耳厭聞義目惡睹仁梓宮在殯而禿鶩

梓宮在殯而恬無戚 捉刀應救之人恣橫 寶卷呼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漢珍為 容良心斲喪盡矣 用事時人謂之刀救 阿父梅虫兒及俞靈韻等為阿兒 卷八

啼來恬無戚容刀勅秉軸六貴同朝阿父阿兄居右

也儀 明帝臨終以降口事戎寶卷曰作事不可任人後故寶卷教與近習謀誅大臣皆決于君粹于 音鳥 是人人莫敢自保豫州刺史裴叔業遣人密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何如恐無復有

地寶孫俚子凌大臣欲先事制人誅戮發於倉卒致

王敬宗世子仲雄善 琴齊主以蒸豔焦尾 琴借之仲雄作懊懣 歌曰常歎負懣情耶 今果行許齊主愈猜 媿敬則反會稽討斬 之

東昏侯 寶卷

時始安王遙光江祐 徐孝嗣蕭坦之江祀 劉瑄更直內省雍州 刺史蕭衍聞之謂張 弘策曰六貴同朝勢 必相圖亂將作矣避 禍圖福無如此州乃

密修武備聚驍勇  
按昭業即位改元隆  
昌與何胤謀殺蕭寶  
胤依回諫說昭業意  
復止遂為寶所弑故  
為戒其子寶卷

寶卷于宮中立市肆  
共為神販潘妃為市  
令自為市吏百姓歌  
云閱武堂種楊柳以  
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存之理不若面而北不失作河南公行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取橫  
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叔  
裴叔業問計於蕭衍而以壽陽叛且趙鬼讀西京而  
業竟以壽陽叛 時雙侍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諸  
殿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今潘妃行其上曰此步也生  
殿壁塗麝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窮奇躬親  
蓮花也後蕭衍入建康以妃有國色欲留  
之領軍王茂曰左齊者此物也遂誅之

惡踰於紂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遙光書起兵而不  
書反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反  
蕭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  
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  
綱目書始安王遙光起  
兵于東城臺軍討平之  
襲建康敗死執長史庾弘

遠臨刑索帽者曰了路結縲吾不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  
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曜抱父乞代并殺之  
綱目書崔慧景  
將兵討壽陽慧  
景還兵奉江夏王  
元暹建康兵敗皆死

不書反者何予之也何予之惡寶卷也蕭衍乘機以

蕭穎胄荆州長史也  
寶卷遣劉山陽就穎  
胄兵襲襄陽行知其  
謀遣王天虎詣江陵  
徧與州府書復令齋  
書與穎胄及其弟穎  
達謂張弘策曰彼必  
入吾謀內是持兩空  
函定一州矣山陽果  
遲回不上穎胄斬山  
陽送其首于衍

襄陽。懿行見  
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遙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  
也門耻註見下  
自是寶卷皆書齊涪陵王罪當廢也時蕭穎胄起兵

雪門耻寶融因變以廢涪陵廢之何惡寶卷宜廢也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  
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張稷等弑寶卷而寶融即位江陵惜和帝之立徒擁

即蕭 二句武 沈約言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後沈約夢帶以劍  
行 經總要 斷其首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虛器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齊祚已終當承其

齊封衍為梁王稱皇帝廢寶融為巴陵王尋使鄭伯禽以生金賜王王曰吾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醪  
醉而弑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卒梁王聞之曰吾自應天從人何讓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

運而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

至 衍謂子恪等曰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門非惟自雪門耻  
此 亦欲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

而巴陵為醇醪死矣二十四年之七王齊祚之不长

史斷 二句

視六朝最甚焉嗚呼高祖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

明帝  
年號

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

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復傾覆於梁王夫然後知賊

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

皆在梁  
清顯

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耶吁子恪

衍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  
居之沈約不可遂弑王于始就

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何忍其死也

行好籌略有文武材  
幹王儉深器之曰蕭  
郎出三十貴不可言

### 武帝

梁臨川王宏伐魏次  
洛口軍容甚盛魏詔  
邢巒與中山王合攻  
梁城宏懼欲還諸將  
不可呂僧珍曰殿下  
深恐沮喪故欲全師  
而還耳宏停車不前  
魏人遺以巾幗且歌  
之曰不畏蕭娘與呂  
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虎謂敵也  
五博臬盧雉犢塞  
最下見其能不伐也  
劉友益曰非景宗之  
能謙韋敵之能讓不  
至是矣

### 蕭梁

行學叔達齊之疎族也母張氏見青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而生衍吾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  
為兒時能躍空而行所居室中常有雲氣人有遇者體輒肅肱有一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稟不可言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文武之才乘伯

問其名氏忽不見  
齊殺蕭懿事見前篇  
王融敬異衍曰宰  
制天下必在此人  
竟陵太守曹景宗說衍迎寶融正大號朕後進軍衍  
不從謂陳弘策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

氏被禍起義襄陽宰制天下威震四海豈碌碌受人  
若其克捷則威  
震云云至者耶  
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岷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曰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  
苟能挫之其城自拔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叡

處分者小岷之捷見韋敵之無敵鍾離之勝在景宗  
勇氣無敵魏人服  
魏將楊大眼眾救十萬攻鍾離帝命韋叡救之受景宗節度至初陽景宗見叡禮  
其威名不敢逼  
甚謹帝聞之曰二將和必濟矣因以火攻敗之城主昌義之德二將設錢三十萬

之能謙雖洛口沮喪甘受蕭娘呂姥之誚而將和必  
官賄之景宗擲得雉敵擲得盧遂取二子反之曰異  
事遂作寒群帥爭先告捷敵獨居後世尤以此賢  
助之慶和隆慶以讓僧智  
梁將湛僧智圍魏元慶和子廣陵百侯襲引兵  
濟終得反盧作塞之功僧智讓慶和之降忠且無私

梁陳慶之攻魏渦陽

魏兵奄至放營未立  
麾下總二百人放免  
曹下馬士皆殊死戰  
魏兵遂潰放赦之子  
也

徐勉嘗與門人夜集  
客求官勉正色曰今  
夕止可談風月不可  
及公事時人咸服其  
無私

衍執徐州刺史馬儂  
理與吳興太守袁昂  
既而釋之曰今天下  
見二義士

以江子四為右丞嘗  
上封事梁主詔曰屋  
漏在上知之在下子

天監武帝年號永平  
漢明帝年號

初學記武帝贊緇維  
梁武九五居尊何為  
自屈元冥釋門  
太子綱嘗於元圃自  
講老莊

僧智念往必垂其意夔乃拔魏使民安堵。温公曰僧智忘其積年決  
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韋放攻渦陽之眾克肖其父馮道根有勞王室而令

朝廷不憶有一州賀拔勝眷恩不忘而令不射南向

之鳥獸皇皇武烈克壯其猶而乃勤於庶政置謗木  
器况寃寃達  
徐勉周捨同參國政捨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又  
有范雲勉雖骨鯁不及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  
原鄉令坐

肺石之函用徐勉周捨為相斷郡縣之獻奉赦吉翬  
諡當死翬年十五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祭法度訊之是非人教上宥其父  
死丹陽尹以純孝舉翬曰父辱子死道固當朕若翬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辭而止  
好儒

之代死釋馬袁之義士嘉子四之封章慕二漢登賢  
術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  
時有許士禪者著作郎許懋建議曰秦始皇嘗封泰  
山孫皓嘗封國山非感德之事不足為法上嘉納之

而重經術納許懋建議而却封禪修孔子廟以崇文

梁遣使求和於魏主不肯武帝謂魏董紹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  
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天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  
君起莘曰自永平至此上

求和於魏以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

下四百四十年間凡西書人有一書大熟是  
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如此  
史斷  
二曰風俗侈靡三曰士皆競進四曰省事

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奈何至其晚年護短

息費夫怒切責之温公曰護其所短  
謀反事雖逆而有之由是多大不法言莫敢禁○兵濬  
於其所長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  
曰大禹泣罪降民之恩也梁武泣囚微已之福也酒淚雖

矜長怒賀琛之諫泣囚微福弛干法之刑以九五居

同而處  
唐武帝窮土木而致節  
平寺宇人無德而稱焉  
東萊博議晉惠之際朝  
談云云晉通武帝年號

尊甘於自屈窮土木而飾寺宇朝談釋而暮言老郊

梁詔宗廟以麋為犧牲於是朝野喧嘩以為不  
復血食○樂城集梁武捨身為奴隸如廟云云  
為其執剪有垂仁怨

廟之祭不薦毛血文錦之織禁為人形似有志於求

詔文謂不得為人獸形



二句傳

四句朱

佛者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佛梁王一有利取國之

寶卷 寶融 見前 篇

遺濠州刺史夏侯實侵魏七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武帝三築淮堰以灌壽陽

心則弑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浸灌敵境之心

胡致堂曰築淮堰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

則浮山築堰舉數十萬眾而魚鼈之不之恤是欲心

佛有 九戒

魏檄毒整滿懷安教戒業踈號盈胸謬治清淨。同覺經菩薩因此于大乘中發清淨心

維摩經普愛諸眾生

也非戒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

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

也非戒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

初東魏定州刺史侯景言于高歡曰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款使將兵十萬傳河

南歡卒以河南降魏又遣丁和來上表請

藝爰類聚霸先僧辨盟文景以窮見端全真將戮之首授景善之地崇景非久之榮于景何怨

以河南十三州內附

侯射謝舉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

梁主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

復許通好貞陽日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吳老公書曰吾固知吳老公薄心

之象也及丁和至稱

景定計寔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未決嘗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降計是事宜

揣知帝意勸帝紿之

侯景從而濟江正德因以稱帝雖赴赴干城羊侃不報主猶恨不足豈許一子引

初周弘正嘗言國家

計一子韋粲倍道赴援江子一以身許國而強弩衝

數年後當有兵起及

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東魏高洋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遺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起萬家自生猜忌遠託閼隴依憑奸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詢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老賊奸謀將復作矣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爭方廢立失所傳險躁之風俗任輕

子一帥舟師欲邀景與梁主喜之子一謝曰臣以身許國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乃與弟五子五覺自赴賊死  
建康景從之時援兵四集景軍乏食抄掠無所得景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終其勢景多拜表求和既盟而景圍不解了無志  
士子天折霧露之中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  
見黃雀忘深井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影銷貌瘁命邵  
侯景兵陷臺城自稱大司馬廢正德為大司馬  
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仲禮叛而蕭正表叛於鍾  
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  
行義後世人主之事佛者  
大抵求福地利益之報  
彌陀經舍利  
佛靈國主  
圓覺經欲泛  
如來大圓覺海

薄之子孫朋党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隙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關徒探雀殼無收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後梁主禍敗皆如其言○公子成李允圍趙主父上上探雀殼食之○商臣以宮甲圍楚成王上請食熊蹯而死致堂曰駸七入于云亡而不聞有一言云云臨終之詩何益哉

章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樂國土無由汎大圓  
侯景見帝于太極堂神色不變景不敢仰視自後飲食亦為裁節口苦案案不得再曰荷上遂殂之才尚高歎羽翼之恩歡墳未乾即懷反噬逃  
覺海而坐獲果報於臺城徒使杜弼蕭介周弘正咸  
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弄鄉國如脫履背君親如遺棄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用  
顯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當日山中宰相  
恩禮甚篤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舜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以當時士大夫競談佞理故也王衍字季羣甫何晏字平叔  
如陶弘景者曾無一言以省帝心吁捨身同泰猶可  
發明云捨于佛而佛弗受未幾又捨于侯景併其子孫國家而捨之  
武帝聞臺城陷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簡文帝

贖也捨身侯景不可贖矣自得之而自失之豈意事  
佛求福而更得禍哉簡文運遘屯凶霸先能盡討賊  
錄勳諫佛骨表梁武為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初學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自京都覆被君辱

劉友益曰能盡討賊之義始終無愧者霸先一人而已

邵陵王綸將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王僧辨帥舟師襲之綸以書責僧辨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辨送書于繹命進軍綸泣曰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避之遂登舟北出請降于齊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臣死君侯體則皇殺任重方岳不能赴

援遣僕二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

之義皇枝反無赴援之心祖皓之殺紹先為梁忠臣

僕所願也乃相糾合勇士襲齊陵殺侯景將董紹先未幾侯景屠殺皓

湘東之襲邵陵伐兄爭帝而侯景自為宇宙大將軍

二句

偏強不掉狼戾難馴梁主於此岌岌焉身寄虎吻矣

偉勸景殺太宗以絕衆心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廣陵人來疑說太守祖皓曰今欲糾率義勇素載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夫未厭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

景自如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簡文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文選身寄虎吻危若朝露

豫章

景既發太宗綱復使王偉

王棟

彭儒王修纂進酒帝知將

綱登相攻邵陵王綸致書于

綱曰今社稷危血創巨痛深

自稱漢帝改元太始

景又廢棟為淮陰王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霸先等討景亡敗之

吳單舸將走入海

侃之子賜為景都督

殺之傳首江陵截其

手送於齊送尸建康

暴于市士民爭取食

之并骨皆盡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侯景篡

後魏

重以王偉之勸景逼簡文禪位於豫章而綱罹土囊

之痛蕭棟受禪未幾而逆景擅篡號之尊社稷危耻

惟慮剖心嘗胆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袁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釋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

創巨痛深莫此為甚諸王是時惟當剖心嘗膽泣血

敗善亡無日矣明年王僧辨克

湘州殺安東王譽昭明子

枕戈以除外難奈何謀利之心在義先而徇公之心

武陵王紀在蜀殿柱統節

生花紀以為瑞故即位

湘東王繹遣陳霸先王僧辨等擊侯景敗斬之僧辨等請

繹即帝位繹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

更平玉燭爾乃議之宋幾即位于江陵○長鯨喻侯景短狐喻侯景

王嘗時營謀亂泰階六星平則治四時調曰玉燭○股肱二句文鑑

肱分成二體胸膂截為異身其於君父之難若萍游

於江河而適相值其於國家之急若越肥之視秦瘠

此句

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七愛其勇嘗置左右邵陵王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軀軀一夫力

韓文

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會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遣鳥因欲射景斷不發景

忽焉不加欣戚於其心求其引弓見志徇難殺身者

羅泌

略史

蘇文君臣父子之間

沈七平昔萍游云

三

覺而殺之。發明曰：侯景之變，武帝武陵王紀殺徐怿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子孫，臨難無愧者永安侯一人而已。善祥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盡殺之。

惟永安侯一人而已。生兒悉如紀輩，何益哉！長鯨授

為元帝所殺。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危，而巢于高榆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 見四卷 第一集

元帝 相東王繹

首蜀紀敗亡，孝元正當鵲起之時，顧為駑馬之戀，不

帝好談元，聞魏師至，尚講老子于龍光殿，百官及服以聽。

圖建康富貴，甘處荆鎮邊疆，親御龍光，聽講老子，舍

爾介狄，戎服談元，吁，懲熱羹者尚吹，壘况視覆車而

履其轍乎，竟至于謹之師入，而釋甲稽顙，城破身囚。

魏道子謹守 文護守伐梁 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門納魏師，元帝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

南風絕唱，西陵可悲，文武之道，須臾而盡，古人有言：

後周書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文連結于營，詞悻悻，太祖曰：古人有言云云，至謂乎。

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矣，塵飛五嶽，霧掩

史家奄息之宗社 文贈詩曰：淇則有岸，隘則有津，今飄搖朕將焉寄之。 欲治而茫無津，欲不俱得乎。

三精宗社，飄搖茫無畔岸，蕭管助魏滅宗，罪彌天地。

德毅說曰：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亭會，預伏武士，因而擊之，天祇殛朕，後朝服濟天功，可立願，恢弘遠略，勿懷匹天之行，登不從至是，闔城俘僕，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又悔不用德毅之言，恢弘遠略，而奉魏正朔，以帝江

後周書元帝每而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未嘗不吁衡抱嘆，此者久之。老驥圖句樂府詞。

陵是為後梁，吁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身為帝王，胄而

古俯字 後周書元帝每而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未嘗不吁衡抱嘆，此者久之。老驥圖句樂府詞。

俛眉頰首於魏，仰天大息，撫衿咨嗟，豈堪南面，故作

大聲嘆曰：大息，人慨嘆則息大而長，作太息者悞。

丁南湖曰：姚思廉作梁史，則於而進陳既不列於帝系之餘，亦不係於昭明之後，蓋以尊稱臣于魏，招兵入寇，因執乃叔，叛祖辱父，此見思廉斥絕亂賊之意也。

史者不列於帝系之餘，昭明之後，而綱目亦書曰

魏從梁王及使稱帝于江陵屯重兵以守之。

此句書法

元帝之子時封晉安王，自尋陽來即位年十三。

敬宗

初僧辨與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齊使邢子才以書與王僧辨，乞納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霸先笑曰：武帝子孫甚多，惟考元能服仇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托孤之地，而王公一日改圖，其志欲何為乎？乃舉兵襲殺僧辨。

使稱帝，曰始稱帝不成之為帝也，幸而方智依王僧

蕭懿之子

辨，陳霸先以即位建康，庶乎承梁正統，而僧辨納淵

以方智為太子

即方智

霸先殺僧辨，負陽侯淵明遜位出就即

明於齊，復奉為帝，甚至敬帝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

二句左傳

大學衍義：君如棄梗，置君如奕

又左傳：齊子置淵明遜位出就

而復廢，數月之中，一予一奪，易君如棄梗，置君如奕

文鑑：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

棋，霸先既斬僧辨，握重權，持兵柄，厭為臣子，思為君

綱目書稱皇帝書遂者一而已

王琳凡三伐陳，求援于齊，且請納承嘉王，莊以圭梁記，書法

父而禪梁之位，又遂稱皇帝矣，雖王琳抱忠於垂沒

云王琳有復仇之志

齊納蕭莊王琳遂以莊稱帝

妙絕古今，孺子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不遑寧處？

蕭莊客位於齊疆，一繩之力，焉足維大木於既顛哉

方正學集：梁武帝驍勇英果之才

嘗論梁武驍勇英果之主，無甚穢德，其子孫亦無子

二句史纂

釋道王僧辨克湘州，殺河東王，與及遣僧辨取郢州，郢陵王綸降，齊奔汝南，為魏所殺，釋又殺

業，寶卷之荒悖者也，而侯景一納，鼎命中淪骨肉，尋

豫章王棟殺武陵王紀及諸子

見前陶弘景詩

同泰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三品石，宋王安石有詩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自謂當

戈，邦家繼覆，昭陽改色，醜石蒙羞，梁祚五十六載，武

年不與謀

帝身享四十八年其下三主僅合八年是何敗亡之

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

易歟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有矣夫

晉書魏立為梁王徙江陵稱為帝

音

補後梁

宣帝 各各統之子

明帝 名歸宣帝子

帝宗 明帝子

按蕭詧以昭明之子據江陵為後梁延及歸琮又

明帝歸暹朝境內又安

更三主大抵皆以儉約安境內迄三十餘年至陳

至陳後主禪明元帝為隋所滅

已上俱南史纂

將亡而隋滅之其與蜀漢之僅存劉祚若相似者

此句史斷

然晉於元帝猶子行也稱藩于外招兵入寇囚執

謂元帝

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辱天理所不容矣而况晉

史纂後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為漢討賊而蕭詧之梁

本為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是晉固為賊於梁者

則為賊于梁者也晏安得而妄比哉

也安得與為漢討賊之昭烈同日而語哉是不可

以不辨

武帝

自臺城告禍梁祚播遷霸先以太丘名裔除兇剪亂

亂海內樂推此乃沈炯勸進表有非常之功者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之利

三四年間受天下之利善政無聞而汲汲焉祀蔣帝

即位後五日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僧膜拜于觀闕前未甚年捨身于大莊嚴寺

以德私佑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轍即其開國舉

動要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政崇寬簡儉素是尚亦

武宗政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收采也武帝克始興王之長子名禧陳文登祚詔朕齒錄也才非弘濟窮守藩維遂以庸質升纂帝基

奚足收齒乎陳文以始興藩室升纂帝基首封伯茂

精以本室享封子伯茂為始興王

陳陳

二句史纂 霸先吳興長城人漢 虞寄與陳寶應書自天厭 太丘長陳實之後 梁德英雄互起陳氏藝崗

文帝

是系去原亭主

安成王瑒為侍中，以承祀書法曰：文帝每夜刺取外事，判者前後相續，勅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可謂能重矣。巨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就聞中刺取外事，故曰刺聞。

御史徐陵為奏，彈之陳主為之歎，容陵進讀奏版，項侍殿上流汗失色，陳主為之免頂侍中，朝廷肅然。楚辭寧赴江流，蓋于江魚之腹中。前一年陳以魯山郡賂周。

以重本宗，投籤於階，以存警惕。從徐陵奏而朝廷肅然，勞虞寄來而管寧無恙，亦賢王也。惜衡陽既葬，江魚之腹而安成不若魯山之城為有虧焉。然伯宗懦弱，文帝欲遵泰伯之事，乃欺孤弱寡，安成曾無周曰。

弱文帝欲遵泰伯之事，乃欺孤弱寡，安成曾無周曰。曰：太子重德曰路，安成王瑒定為周且君有廢立之心，臣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兔為太子於事明年，項竟廢伯宗為臨海王。

之忠竟廢臨海而自取之，是謂宣帝。青牛却獻焚錦，織成羅文錦，被詔焚之于雲龍門外。以叔陵為王，官伯盟首官。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臨海王。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瑒，曰：吾欲遵泰伯之事，又謂孔魚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立長君，與爭之。

宣帝

臨海王

雲龍雖云儉質之主，而婁河盟百官無故侵梁境，果

何為者歟？况國祚多艱，侵疆未返，吳明徹以將才自

攻之，堰肥水以灌城，齊皮長和等救壽，怯懦不敢前，明徹一鼓拔之，生擒王琳，送建

康，斬之，景和北遁，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重襄，非臣力也。

許壽陽之役，以水佐攻，使齊人却走，王琳就禽，登壇

奏凱，拜禮，鏘然江左似有生意，然明徹小才，冒昧出

圍，彭城周王軌引兵圍而，初蕭詠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領下流，其西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

師以爭，徐交，彭城之圍卒為周人所執，舉旗陷陣，將

軍事長算，遠畧竟何如耶？若廣州歐陽紇之反也，賴

廣陵刺史歐陽紇誘陽太守馮僕同反，僕遣使告

其母洗夫人，曰：君家忠貞兩世，今不能庸汝而

軍事長算，遠畧竟何如耶？若廣州歐陽紇之反也，賴

勿安，管寧字，見前，袁

渙字曜卿，劉備舉，渙

茂才，後歸曹操



負國也遂發兵拒境迎帝昭廷共討擒之紇之反也士人皆皇駭著作郎蕭引獨恬然曰勿安表耀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乎僕遷石龍太守冊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馮僕忠貞兩世母氏功高故蕭引得恬然安坐豈真

宣帝時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叔寶恨之自

### 後主 叔寶

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少有異才辭藻華麗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之二人

直已行義者哉叔寶素無義方之教始焉江總輔導

叔陵欲謀殺叔寶叔堅救之

恣長夜之飲數出微行繼焉賴叔堅之力狼狽即位

此句 隋詔曰陳叔寶據羊羹之地恣谿怒之險劫奪 馳迫內外窮奢極古交 後俾畫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路史多欲之君暴心怒志

不思布德流仁而據手掌之地恣其谿心怒志大起

曲畧曰壁月夜七滿塤樹朝七新大抵皆美諸妃嬪之容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三閣自御臨春張居結綺龔孔望仙宮人受學士之

唐文正宗陳後主隋煬帝雅容云云

稱文人有狎客之號雍容綺麗洋溢簡編玉樹被新

中書舍人施文慶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等珥貂蟬者五十人

張龔孔三妃

聲貂蟬盈座室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逞志

二句 施文慶等共諫中書簿錄後主收絳下獄絳上書曰陛下惡忠臣若仇讐生民如草芥神怨民怒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大怒填書謂曰吾欲赦卿七

究欲窮身極娛惡忠直若仇讐斬直言之客視生民

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而可改則心可改遂賜死

雍與

如草芥滅無罪之家噫世謂桑雍不知之乎桑中已

孝成王時客曰世有所謂桑雍者 硯音俱 王知之于註桑中有蠹則外硯 硯音倪

蠹而畧不虞硯硯之形吾恐東南王氣於斯盡矣嚙

梁末童語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兒孫相料理按王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應謂陳

鹿復遊於姑蘇奚待皂莢之料理而後見乎天災地

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移易張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陳叔子隋說者謂江東呼殺羊角為皇英隋民姓楊也羊同音

孽物恠人妖。屢屢告變。猶不思改絃易張。而賣寺為

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寒然自開後主自賣千佛寺為奴以厭之

奴。冀以自厭。迨至隋氏執三可滅之辭。仗四必克之

勢。寫三十萬紙詔。以暴揚二十惡。命師東下。若臨不

測。擠欲墜。席捲之勢。事在不疑。謂當持重固守。分兵

斷路。徐俟援兵。如任忠所策者。既不聽信。激其迎降。

後主聞隋兵至。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即孔範曰。長江天堦。以為限隔南北。今日隋軍豈

能飛渡耶。遂不為深備。秦役縱酒賦詩。不暇。幾賀若弼韓擒虎進軍。國策燕雀處堂。自以為安。廷突

乃猶談王氣。誇天斬王君。臣嘻嘻若燕雀處堂。而縱酒

賦詩不輟也。隋軍飛渡。大業隨淪。雖有九江五湖之

險。三吳百越之兵。一無足恃。而計為笱井天子。擒虎

收執伏隋廷。願得一官號。嗟嗟。湘州叔慎起兵復讐。

無成。猶見臣節。何叔寶之全無心肝。雖苟活兮亦奚

形顏哉。噫。霸先植根之本。輕也。薄也。叔寶驕恣之罪。

無水曰。晉即景陽井也。後人名為辱井。晉音淵。

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正理言若使我降。隋如邵平居于青門之外。有死而已。

遂與侯正理曰。王辱臣死。今定致命之秋也。從其無成。猶見臣節。之外。有死不能。

後主至隋。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

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書法。陳亡而有復仇之志者。叔慎一人而已。

此句。楚辭。二句。文選。

二句。文選。

三

古文苑組豆交也于戈武也謂文德不足以懷遠武功不足以定亂也

重矣大矣五主三十三年既不俎豆又不干戈則其失之者理耶勢耶豈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附北朝

元魏

拓跋之祖 神元帝 聖武帝

北朝拓跋魏之啟疆也自詰汾力微以前奄宅幽

普愍帝建興三年詔進倚盧為代王倚盧助劉琨擊破單于琨表請之○劉琨曰以并州單弱吾能自存于胡羯間者代王之功也

小學史斷屬典 午喪亂中原雲

方世為君長屬典午喪亂倚盧進代王之爵爵律

攬字是拓跋爵律始有并吞 代王爵槐卒弟什翼捷即位健雄勇有志畧 北史東自械稍西 中夏之志焉爵律文成帝 有眾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天捷昭成帝 及破落那莫不款

起猾夏之萌翳槐卒而什翼捷繼之征伐四克恢

附 秦苻堅遣唐洛將 卒萬擊代什翼捷奔山陰之北其孫珪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 依賀訥堅分代民為部使劉庫仁劉庫辰統之○漢匈奴傳替遂逐盧侯遠意道

建大業而秦兵奄至遂伏山陰拓跋珪走依舅氏

倚盧為長子六修所弑兄子普根討之而立尋卒國人立其從父爵律傳子賀儻統邪翳槐按史鉞什翼捷初為代王威震蠻荒改都立號于寔早卒庶子寔君弑健寔子珪幼母賀氏抱奔賀蘭長徙盛樂

晉武帝太元十一年珪大  
會于牛川即代王位改號魏

五可歷  
年圖

迨牛川紹位改號魏王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

魏至珪自將代中山慕容麟出據新市甲子晦魏王  
進攻之太史公見崇曰不吉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

民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克中山而走慕容

曰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  
安帝隆安二年珪即皇帝位改元天興  
平崇無以對珪與麟戰于義臺天破之麟遂走鄴  
都平賊命朝野皆束髮加帽制冠服

容麟竟以甲子興矣於是稱尊改元束髮加帽是

太祖道武帝

魏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  
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為魏道武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初政規模

晉殷浩以重醜罷遣  
太學生徒學校遂廢  
尹遂昌曰晉為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徒不修孔廟  
拓跋乃能如此春秋之法美在彘狄則責在中國也

較之罷遣生徒儼然為衣冠文物王者誠有間也

此句  
史斷  
刺史太守  
置六謁宮倣古六卿文官名多不用漢魏  
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鳥  
多用文人

抑又留心慰納用文人為刺史置六謁宮以準六

鴉請候官之伺察者  
為白鷗餘皆類此  
察諸士大夫詣軍門者不拘少  
長皆盡其言厚長寸善咸蒙糾用

卿建龍鳥之官士大夫詣軍門者皆盡其言寸長

四句南  
宮史纂

必敘而又有王德以定律令鼂崇以攷天象鄧彥

郊廟社稷朝  
觀章燕之禮

海以典官制協音律董謐以誤諸大禮制度賈然

珪園中山軍食乏而計于雀違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鴉食  
而改音者也珪用其言然心術之竟賜死後奔附者俱不重

改觀矣獨以桑椹佐糧而殺崔逞已失人心且殺

珪質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不可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體弱無賴好  
游翫入珪請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紹救紹入宮弑父齊王嗣執紹質於宮遂即位

人之夫納人之婦既已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

太宗明元帝

遣司空奚斤叔孫建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豫諸郡執司州刺史毛德祖初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吾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為魏將豆代田所執

世祖太武帝

魏主欲伐涼李順謂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崔浩詆其欺誣將軍伊馥言曰涼州

此禍起蕭牆隕身非命豈非自貽伊感哉明元嗣

史斷明元兼資 二句世略○詔長孫嶽同奚斤 魏寇盜群起魏主嗣引八公議之 文武禮愛儒生 崔宏等八人共聽政謂之八公 元城侯景欲誅其首惡殺其餘

立禮愛儒生任用八公開拓境土用崔宏議而赦

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厥雖非正可以行權 魏主嗣與崔浩論伐秦魏主大 曷若一赦而遂定乎嗣從之既而遣子栗磾討不從命者 悅語至夜半賜御醪十觚水晶盃

盜安民命奚斤將而取青兗豫每與崔浩論事言

一兩曰朕味卿言 如此故共享其美 太武名彙小字 二句小學史斷 佛狸○佛音彌 下二句歷年圖

如鹽酒軍國密謀浩咸與焉太武佛狸藉二世之

崔浩善占天文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冠 蠕七即柔然國宋 四句南 織情物不能摩五石亦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岳 元嘉六年魏伐之 高史纂

資奮征伐之勇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西破赫連昌

宋欲叛服河南詔到彥之伐魏 魏主每以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 無功○仲德宋將徐州刺史 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罰不避貴雖所

南走王仲德威聲猛略所至震響性不好珍奇財

甚憂之人終無克假嘗曰法 魏群臣引蕭何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請修宮室魏主曰今天 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 下未平方須民力土木之事朕所不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無輕費賞不橫及法無寬假土木不事斥蕭何壯

魏以王慧龍為榮陽太守在都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縱及間 欲害之魏主賜慧龍詔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

麗之言水草豐饒奇伊馥弓馬之士農戰並修知

魏徵世胄隱逸盧玄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 魏主每與玄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京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敵陰與為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

王慧龍如虎之強徵世胄隱逸而盧元冠冕州邦

用之敵為博士十餘年勤于誘導多所成立常察亦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悉以 置館于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魏之儒風始振 弱馬給之魏主大怒然還臺斬之弼官屬

用涼州文學而索敵勤於誘導古弼以弱馬給敗

惶怖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少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且自吾為之非諸 公之憂也魏主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他日復敗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請左右曰筆公必不與

誠為國寶高允不負翟黑子人情所難而且智如

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至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及牧犍降魏主置酒謂群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弓馬之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

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事覺謀于高允七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黑子不以實對魏主殺之及崔浩刑所撰國史以章直筆魏主按其罪允同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為且入言允小心慎密宜赦

詩我之懷矣 自貽伊感

詞帝名

其死允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作臣多于浩魏主怒欲誅之太子為之營救魏主復問之允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耳魏主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我汝輩不如日以馬運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之○占獨頭鏡故云 智如崔浩廉若道生○以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時年一百七精爽不  
崔浩廉若道生忠愨若羅結相與其維國是故有  
衰魏主以其忠愨親任之年一百一十 魏主與崔浩素不信佛法及至長安佛寺竟大有兵器乃聽婦老又十年卒○有魏二句史斷 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焚毀經像○史斷佛老之  
魏之業光遇南北乃毅然悉誅天下沙門而信重  
邪一也魏主與浩皆信重寇謙之崇道教而詆佛法安能以服其心○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  
寇謙之以崇道教抑獨何與至於攻宋六州軍臨  
未之信浩獨師事之勸魏主迎之立天師 中常侍寇斌太武而立南安王余 旋又斌余尚書源賀陸鹿勒兵誅爰

瓜步殺掠屠戮以人為嬉是以禍起肘腋以至再  
行弑逆積惡餘殃信有然也源賀誅宗愛而立太

太子晃之 有告源賀謀 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 高允好切諫 子名濟 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不懼哉 嘗屏人極論

高宗文成帝

詔復建佛圖聽民出家翽主親為沙門下髮

極重必反故不及六年而復建

顯祖獻文帝

名弘

武之孫是為文成謂源賀竭誠而察其誣謗稱高

允忠臣而呼為令公復建佛圖親為下髮值境內

而不 楚上謂悽 名 愴楚楚

弘 三句小 弘 學史所

虛耗朝野楚楚遂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顯祖兼資

雄斷故能更清漠野日啓南服而好佛老薄富貴

位乎太子宏 生五年矣

馮太后密行 鳩毒獻帝

嘗有遺世之心一旦敝屣大位付之稚子卒使鳩

毒潛行身死婦人之手雖能罷門房之誅欲以罔

高祖孝文帝 名宏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雖處貴重情同寒素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念親故無所遺棄卒年九十八

憂苦則思養故習者以圖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耳

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癱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大政日不暇給精勤庶務從善如流更定律令親

李宏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斗尺依漢制為之

决疑獄詔均田求遺書法度量供養高允以谷政

治而禁胡服胡語服浣濯衣官人之不執機杼者

罷之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故

高祖嘉長 魏主議興禮樂變華風 史纂劉方李彪以經術 邢昺在宣武朝

城有五利 凡威儀文物皆爾所定 進崔光邢昺以文史達 言獨有五河圖

李冲高問王肅郭祚劉方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

親欲易俗移風聞見廣博恐永居恒北不免面墻

乃立國子太學四門小賢於洛陽而焚圖讖之書

親孔子之祠禮比干之墓修列聖之祀虚心以訪

安民之術責己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守能靖盜

者必見褒崇嘗謂史官直書時事無諱國惡郊廟

魏王問高祜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

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

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已

書法云宋齊以來刺史有善政惟魏之李

崇高祜庶焉

光祿勳子烈子登引

盜無不獲 史斷 無能制之者若史冊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耶 宗廟二分

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登引例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加黜落。魏上曰：此有識之言，謂登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

魏以北方酋長及待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遂部落時人謂之鴈臣。魏伐齊，假彭城王勰中軍人將軍，辟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我與汝以道德相親。○前魏曹植為陳思王不之弟也，上表求自試，曰：臣鮮未能禽權賊。

亮庶將虜其雄率，不竟不聽。韓顯宗上書曰：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發明云：元魏起漢北，以九十九姓為部落，至是改之以從中夏。遂使中國三代漢魏以來之姓氏華外混雜，不復辨識矣。魏選調專取門品，李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之禮嘗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卒無得必躬親。踐傷粟和或伐民，皆留贖價之。大祭躬親其禮。淮南行兵，伐木償絹，荆州受治民。然安堵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發，上騎馳至，上落宣詔，慰諭民夷，愕然。吏

夷帖然，加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稱薛聰天爵自進，以爵輒苦讓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高謂于烈謙遜，直士除逋亡之緣，坐聽北方之鴈

高謂于烈謙遜，直士除逋亡之緣，坐聽北方之鴈。高謂于烈謙遜，直士除逋亡之緣，坐聽北方之鴈。高謂于烈謙遜，直士除逋亡之緣，坐聽北方之鴈。

高陽以作牧不易，比任城於子房，親彭城以道德。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暹宗索陽鄭義太原王瓌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竟後宮及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媵妾。

且推四姓衣冠，更為六弟聘室，垂拱司契，治行蔚然可觀。江左五朝，皆莫及也。獨惜改姓元氏，致中

然可觀。江左五朝，皆莫及也。獨惜改姓元氏，致中。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魏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服，乃大舉伐齊，行至洛陽，諭群臣曰：朕世居幽州，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人皆憚南征，遂定遷都之計。○劉

國之姓，不復辨識，遷都洛陽，使伐齊之舉，不服人友。蓋曰：魏主不謀于眾，決意遷都而挾之以威，此遷洛之後，人心不服，而交際廢，形與心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不克免魏晉之深弊。

心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不克免魏晉之深弊。史斷馮氏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于帝制，復致宮中使淫穢腥聞，而夫婦配太子，恠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孝文則聽讒言，道昇以死，而父子優文，明太后于孝文，既非已出，又嘗手錫顯祖而牽制馮后，淫穢腥聞，讒殺太子，不察悔過，過孝

此不共戴天之讐也。而孝文天性過孝，辟踊哭，泣視父喪，猶過之。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彼之常，而孝文于魏號賢君，後之。太后忘其仇讐，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每於斯而大



世宗宣武帝 各恪

時東宮官屬多疑魏有異志密防之而魏推誠盡禮卒無間隙

魏有猷雞雛四翼四足者世宗問侍中崔光曰此群下相扇助之象後數日茹皓等伏誅○又有芝生于太極殿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于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于殿堂高華之處願陛下節飲食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承隆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時北邊飢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

臺使持節巡行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懷朔鎮將元尼貪穢狼籍懷雖舊交竟按其罪

肅宗孝明帝 各訓

將軍張彘子仲瑀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彘胡后收其凶強者八人斬之餘皆不問高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策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胡致堂曰魏氏之亂始于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元澄雍樛才薄力弱劉騰元叉

司徒魏固辭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德格竹為心我百年後其聽魏辭魏遂其持把之性○太子至魯陽發喪即位感至禮謂魏曰汝此行不惟勞亦足危險魏曰兒年長識高最息焉司徒魏邈逝受遺松竹為心握蛇騎虎推誠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高肇弒其主之后  
是後臣趙彥威高肇用事魏政衰  
于氏及其子曰

翼佐而宣武年幾弱冠不能親決萬幾委任小人

魏立貴嬪高氏為后彭城王魏宣武尚釋氏親講佛書示明問答事經籍裴延儻回諫不聽高肇怨之誣謗殺之  
上疏曰陛下親講大覺廣義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

弒主后殺叔父親講佛書不事經籍國政濁亂致

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李崇壽侍中表絢叛降于梁崇道從弟神軌之絢曰吾何面目見存則內外俱周欠不聽李崇壽乃投水死崇壽壽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披靡隣敵

雞雛殿芝妖異迭出故雖有臥虎之李崇彈劾之

謂之師虎○李彪為中尉彈劾左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許及高肇為司徒綽送迎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往來軌竟不請筆綽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

李彪通濟有無之源懷方直之封軌高綽不能聽

不如封立子詡為太子郭祚為太師當懷黃軼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妻矣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軼少師○軼音餅瓜屬

用而信任桃弓僕射黃軼少師元氏之業於茲始

君起莘自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而佛書布中國自後遂有釋教者作承寧寺極未矣李是復使西域得百七十部而還休離之言盈于天下魏為之也之美為九層浮圖

衰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復使西域求佛書造寺禪

僧房于開塔廟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年格不問去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洛陽令薛之盛未之有也取上書曰選薦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履次若貫魚執簿呼名吏足矣

費力屈人疲羽林作亂朝廷不問停年用人嬖倖

何謂鑄書奏不省魏中書舍人鄭儼徐紇李神軌皆以詐力得幸太后紇殺侍中元順出為之選舉失人自亮始太常卿順時紇在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幸紇文叱之曰尔刀筆小才

盈朝神軌儼訖詐力得幸而戮我彘倫矣元叉劉

正堪供凡室之用豈宜侍中元叉將軍劉騰傾內外殺清河王暕幽太后汪寧門下戮我彘倫于北宮太后不免飢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

騰擅權躡貨而養虎得噬矣其間非無忠謀至計

將軍崔暹討破大韓援陵李崇嘗言曰緣邊諸郡宜改鎮立州文武並用國家庶無北頭之憂不報○荆郢群獘叛辛雄莫戰有曰陛下誠能離台必信賞罰必行則事威

如元匡崔光李崇辛雄諸人之言皆不見聽而元

擄權贖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如元匡亦皆不聽矣然則非朱榮高歡能為魏毒也魏自亡尔

尔朱榮契胡部落人晉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封尔朱羽健于秀容川羽健為秀容川長代為酋師居尔朱川因以為氏

### 敬宗孝莊帝

魏立爾朱氏為后榮女也先為肅宗嬪魏王疑之黃門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遂從之○晉太子圉奔於秦以嬴氏妻之子圉逃歸後重耳奔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重耳姬婦也

### 東海王 名暉

尔朱世隆廢暉為東海王而立廣陵王恭邢子才為赦文敬宗在殺尔朱榮之狀

張蓋賊息矣 朔方及圍夏州 城中食盡 刺史源子雍自出求糧 為胡所獲 其廷伯守 疏奏不省 謂麾下曰 憂吉凶未可知 方寸焦爛 但奉命守城 不敢以私害公 諸公幸得 澄雍 憚才薄力弱 源子雍 崔延伯之勇功 不蒙恩 此心眾莫不奮勵 子雍亦喻胡眾 隆徽 眾饋饒萬 二夏由是獲全 天子國號 齊 陷殷州 刺史崔暉 死之 士之人曾 葛榮得杜洛周之眾 北趨瀛州 自稱 歷年圖曰 賞自此各方既叛 盜賊蜂起 葛榮稱帝 封疆日蹙 無後心 而內自睽離 以招外 盜于是尔朱榮乘之而起 胡后臨朝 肅宗亦惡鄭儼 徐紇等 迨于太后 不能去 肅宗 朱榮舉兵 內向 欲以勝太后 儼 紇 陰與太后謀 錫魏王 〇史纂

曾無後心 而內自睽離 靈后欲久臨朝 鳩明帝而 立未言之兒 此為房母罪人 而貝丘婦人之不若 妾夏夏兒 房景伯為魏東宮 河太守 母崔氏 通經有明識 貞婦人 列其子不孝 景伯自其 以臨其下 母曰 民未知禮 義何足深責 乃召其房與之對榻 共食 使其子侍立堂下 觀景

伯供食 未旬日 悔過 求還 房母必欲格其心 凡 二十餘日 母子涕泣 乞還 然後聽之 卒以孝聞 胡后欲立 故臨洮王世子 釗 七始生 三歲 尔朱 於是尔朱榮乘之而起 母后幼主 沉於回淵 百官 太后及幼子 釗 于河 殺王 公 以下 二千八 〇 四句 歷年圖 朱既廢 議欲遷都 尚書 崔暉 爭之 榮怒 尉陰 之後 君應知 之 湛 曰 天下事 當處 天下 論之 奈何 以河陰 醜惡 元 湛 平 湛

公卿血濡馬足 榮既迎立子攸 欲乘河陰之酷 以 國之宗室 正使今日 碎首流腸 亦無所恨 後數日 榮與魏王 北海王 顥 奔 梁 陳 慶 之 進 據 來 登 高 望 宮 闕 壯 麗 乃 嘆 曰 元 尚 書 之 言 不 可 奪 也 由 是 罷 議 城 即 帝 位 于 睢 陽 魏 主 子 攸 奔 河 議遷都 幸元尚書之言而不可奪 既而元顥奔梁 南 顥 入 洛 陽 以 慶 之 為 車 騎 將 軍 魏 尔 朱 榮 擊 顥 以 無 備 欲 遷 北 楊 悅 曰 今 四 方 顥 視 公 此 舉 若 遠 引 歸 民 情 失 望 高 道 穆 曰 今 若 北 歸 使 顥 復 得 徵 兵 完 聚 養 虺 成 蛇 悔 無 及 矣 榮 乃 渡 河 元 顥 走 邂逅竊位 若非楊侃高道穆之言 幾乎養虺成蛇 死 朱 雖 居 外 藩 遙 制 朝 政 孝 莊 雖 受 制 于 榮 然 性 勤 政 事 朝 敬 宗 謂 暉 曰 昇 夕 不 倦 因 逼 于 榮 常 快 也 不 樂 遂 與 城 陽 王 徽 圖 殺 榮 曰 吾 寧 為 高 貴

孝莊惑祖瑩之言 蹈晉文之失 然雖受制於榮 卒 能 手 刃 賊 臣 其 志 方 銳 而 翺 翔 外 藩 者 已 側 目 矣 鄉 公 死 不 為 常 道 鄉 公 卒 乃 伏 兵 明 光 史 斷 是 志 方 銳 汾 州 刺 史 尔 朱 兆 聞 榮 死 帥 騎 據 門 斬 榮 〇 歷 年 圖 孝 莊 勇 決 于 刃 賊 臣 而 翺 翔 云 云 晋 陽 推 長 廣 王 暉 即 帝 位 兆 輕 兵

倍道兼行 叩宮門 執魏 歷年圖 核黨四 敬宗 初 葛 榮 部 眾 流 入 并 州 者 為 契 胡 寇 集 禍 不 旋 踵 年 號 謀 亂 不 止 兆 患 之 問 計 于 高 歡 曰 六 天 未 厭 亂 枝 黨 四 集 而 永 安 又 逢 成 濟 之 禍 高 歡

廣陵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遂手改赦文

### 節閔帝 名恭

李元忠為趙郡太守聞北狄敬宗弃官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等濁酒以迎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謀合殷冀二州則滄瀛幽定自服歡

執元忠手而謝焉

### 廢帝 名昶

### 孝武帝 名修

鎮戩賊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眾委焉慕容紹宗謀曰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不聽 學有制遂統六鎮之兵世隆復廢長廣而立廣陵廣陵閉

度以元又擅權陽得瘖而不言 二句 河北大使高乾曰聞高晉州雄才蓋世其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 史斷 志不居下尔朱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

口八年手改赦文中外咸稱明主刻日太平然當

功之會我當輕馬迎之乃潛謁歡于途口說曰尔朱醜逆痛結人神凡口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偏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足濟軍資願執意之歡大悅

是時高乾已起信都輕馬迎歡而李元忠箏酒合

至信 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為都 尔朱世隆殺司空楊津也子情往見歡泣訴家禍因為言討尔朱氏之策

謀握手定議高歡推元朗王號令以討尔朱兆楊

歡甚 歡畏兆眾強以問段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尔朱弒暴主以順重之 討如湯沃雪何眾強之有歡 遂進戰大破之兆自殺盡滅其黨節閔帝于崇訓佛寺

情進策段韶合謀如湯沃雪盡誅其黨而節閔憂

更立平陽王 史纂又以廢帝 疎奔逼遜平陽 修上鳩閔帝

辱矣廢帝政由歡手未幾逼遜大位於平陽孝武

丞相歡喪兵反中軍 思政言于魏王百歡

雖銳然有除奸之心然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

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宜往就之孝武遂大長矣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孝武下制書赦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餘見下篇

聽王思政之言逃遁入關遭宇文氏之禍不能自

以上六句 道武初 孝文末 歷年圖 年號 年號

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亾嗚呼魏自天興以後太和

以前中國晉宋齊凡三易姓其間昏虐之主篡弒

之禍紛紛迭見而魏為北朝賢君代作有道武太

武之開創有明元文成獻文之守成至孝文而讀

書講道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真可謂超中國擬

先王矣迨宣武立而魏運衰自明迄武失其威柄

十三主八十九年而有東西之分名雖為魏實則

周齊云

東魏

二句南  
宣樂

東魏之分也高歡因爾朱殘酷於是有匡王正國

四十啟之四字  
本作集百官以

永和歡乘洛陽追魏主不及遂集百官  
老皇幸河王世子意竟為帝遷都鄴

之心四十啟之邀迎君不見聽措身無所不得已

二句小  
交吏斬

四句致  
堂賞

戴善見而君之其志亦可念矣遷鄴之後主祭有

高季式荐陳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問書  
吏也歡即授功曹掌機密自此天賜我也

范陽盧仲禮及從弟  
景裕起兵應魏東魏

人而號令政刑皆由已出用快吏陳元康以掌機

討平之景裕未備生歡釋之使教諸子景裕  
讚謝微無際可尋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歡多在首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  
政鄴中朝之四貴權勢重歡欲損奪其權乃以

密釋儒生盧景裕以教諸子於時四貴熏灼乃以

孝靜帝

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高隆之誣以罪當死侍中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竟坐除名  
崔暹巧詐高澄結魏瑯琊公主意暹必諫暹懷刺墜之于前澄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人見之崔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于吾

提錄法原房言

澄領中書駁奏賞賜  
稟于齊高洋為太原公

澄領中書洋封太原崔暹宋遊道南臺北省欲使

高歡病篤謂世才自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揚言志願我能棄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欲侯景若惟有慕容紹宗故我不貴之留以遺汝

天下肅然卒之畜養侯景專制河南而故不貴紹

二句切 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問歡遂以河南降魏

宗以遺其子豈知高王沒後即不能與鮮卑小兒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攻擊侯景于大潰與魏濟淮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紹宗利祿之人耳故逐景盡其力

共事而紹宗逐景竟不盡其力乎然迹其自病逐

以下八句 致堂覽

君之醜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王甚恭君臣相安

宇文泰 字文泰 澄為歡長子 泰妃所出

十有餘年視宇文黑獺猶為彼善於此澄為世子

東魏御史高仲密妻李氏秀而慧澄見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怒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軍應之與高歡戰于邙山歡走質拔勝執黎逐之樂及歡得逐去

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於桀刃之下已不容誅又

二句致 澄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念曰自古無亡國朕亦何用生為澄怒罵使李舒拳歐之荀濟與元謹等謀誅澄事竟幽魏主于台章堂謂濟曰衛公何意反濟曰

不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王烹死同事忠孝俱

奉詔誅高澄何 以上搭 澄獲衛州刺史 欽子京以為膳奴京屢白訴謂及邪逆意 致堂斷 澄殺之日更語當殺汝京遂食其刀盤下殺澄

亾天理所不貸者是以膳奴之刀若為孝靜而正

洋謂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怒階者三百餘人皆攘袂叩又魏主失色曰送之以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其誅焉奈何高洋又似不相容而徐之才宋景業

徐榮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至魏使侍中張亮等竟靜帝逼以禪位洋遂稱皇帝廢靜帝為中山王尋誅之

假圖讖以獻謀高德政張亮等因勸進以逼禪東

魏僅一十七載遂見滅於高洋之齊時南朝梁簡

以下史斷

文大寶之元年也然則史稱靜帝篤好文學從容

沈雅亦何救於敗亡哉

### 西魏

初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門以西魏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之亦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軍將湯人火也

以下俱史斷

西魏自孝武西奔長安避湯入火君國大權悉由

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者南陽王寶炬之同產

於宇文泰方坐困窮屯塞之中而又恣情縱慾為

也從入關泰使人殺之孝武不悅與泰有隙飲酒罵燭而殞

人道所不為之事宇文氏因數其惡而弑之更立

二句史斷

寶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

### 文帝

寶炬為文帝雖負剛斷之資而權柄久有所屬泰

立朝廷為君為國也微矣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蘇綽為之區處惠達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有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主

也披草萊立朝廷挾天子以令國中卒能以弱為

侏牙泰因召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達語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綽始制文案程式未出墨入及記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强而又得蘇綽之奇士修一代之文物乃擯黜魏

蘇綽嘗論為治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六條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

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

以下三句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北史論晉依周禮更定六官

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  
晉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乃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劉友益曰三代而下寓兵于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梁蕭修降魏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嘗問劉璠曰我於古何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所見桓文不如泰曰何也璠曰齊桓存三亾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曰我解尔意乃厚禮修遣還江陵

廢帝名欽泰又殺之

魏祚九命九秩之典後世以九銘始此

泰欲華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蘇綽贊成其事祇官員置屯田又為六條詔書泰嘗置諸座右令百司誦之並通六條者不得居官

作九命以敘官爵頒六條以詔百司作大誥而制

禮樂置屯田而立府兵欲求言而置紙筆自三代

禮樂置屯田而立府兵欲求言而置紙筆自三代

東魏郎中杜弼請治在位貪汙者歡曰今督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謗之人情去雷未定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元士大夫望之以

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觀惟宇文氏耳是時督將

為正朔所在我蓋不相假借惡宿將盡歸東魏不相歡侵魏泰迎戰渭曲大敗之歡馳去李穆

親屬多在關西故其初破高歡也還軍渭南種柳

一枝以東魏兵圍魏金墉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將軍蔡祐殺傷甚眾戰還諸將皆

旌功而其繼斬高敖曹也承先口不言勳代其論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梁王繹求救于魏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此一舉請將多變之泰揚尉遲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

敘可謂善於持勝者矣適當釋紀相攻因思制梁

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紀還與戰兵敗被殺而泰收漁人之利東魏高歡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

取蜀乃以尉遲之策坐收漁人之功至於用關西

孝寬隨拒之城外蓋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乃使祖珽說降孝寬以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孝寬聞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乃解圍而去

男子玉壁餘守禦之方遣蕭修歸梁存信解劉璠

泰得廣李才厚選李才散私財親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吉之道也今

之對因庾季才之私購而免梁俘數千口微有得

天下之望因令免梁俘數千口

於克國禮賢之道焉特泰既鳩孝武又黜廢帝身

所作祝賀六渾有慙德焉賀六渾高歡小子

為亂賊比賀六渾有慙德耳陀羅尼以冲齡嗣霸

恭帝名廓

宇文護遽廢恭帝挈魏鼎而授之是為後周蓋在

南朝陳武帝永定之元年西魏三君二十有四載

以滅

北齊

歡先世坐法徙北邊高湖降魏其子謚為侍御史懷朔謚孫歡執役平城為函使習先卑之俗沉湎有

初魏羽林虎賁將軍張彞太后不窮治懷朔鎮函使高歡至洛陽見彞死還家傾資以結客或問其歡歡曰宿衛相率焚大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長守耶懷朔鎮名高歡初以懷朔鎮函使至洛陽日擊張彞慘禍遂

紹宗諫兆見前孝莊論不朱榮白稱天柱大將軍

傾資結客繼以劉貫屢薦為爾朱剪馬乘機進策天子圖弱太后淫亂以明公維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胡致堂曰魏之中葉以門第取勳業計舉鞭而成此賀太渾之意也乘大悅自是每參軍謀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于是

初李元忠爭酒迎歡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

時適逢統將鎮兵之會香火重誓不足憑北鄉之善高唐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怒因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紹宗之釋紹宗追歡也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借巢盜耳兆固度水

獨事不朱耶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

馬已盡奪偽悲天柱之薨不殺再盟之兆史稱機謝歡以顯受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晉六渾更何所仰惟願大家于萬歲得伸力用耳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善因留宿夜飲景伏壯士欲殺兆歡止之

扶出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遂與謀合殷翼

權之際變化若神者始如此乎無何天遣趙郡計就二州聲爾朱之罪仗義伐之雖其功大勢盛然

高乾以冀州迎歡見前

胡致堂曰爾朱朱云至伐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于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不足



矣稱

注見前篇

不為桓文之舉，仍蹈廢立之轍，疑沮愈深。孝武西

此句發明

歷年圖曰：神武平尔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運君之慙，而能恪盡恭以事，靜帝終身不息。

巡在歡，有悔過事石之心，故於靜帝盡恭以終其

此句歷年圖

身。廟號神武，畧有可稱者焉。文襄有俊才而無重

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眾皆唾之。飲謂薛叔曰：此兒識慮過我幼。史纂因仍，終時歡當，親諸于意，識使各治。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業大柄久移。

### 文宣帝

德至於高洋，幼有指刀斬絲之智，因仍績業，自封

洋欲受神以告其太妃，曰：汝父龍溪兒，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徐不，曰：正為不父兄故，高皇尊位耳。

齊王曾無龍虎之姿，欲行舜禹之事，遂遷魏鼎，是

五句南東魏西魏南朝梁宮史纂

為文宣得國之後，淡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親臨

主支秦師，師至陝，見軍容整肅，喟然嘆曰：高歡不死，奚乃振旅還師不戰而卻。

行陣，多致克捷。鄰敵不戰而卻，嘆為高歡不灰，而

魏晉遷都以來，大選之取，知高歡齊楊，皆互有得失。齊主性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惟惟幸術性尚明，取志以才，備各賢最為折衷。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

且幸術取士，必以才器。蘇瓊為治，皆以寬平。庶乎

歷年齊主使魏收撰魏書，用愛憎為準，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矣。按之，則使入地階。虞李庶皆其誣，固不直收，啟齊主李諒史殺之。然時人終

其有得焉。獨庇一穢史，而令盧斐、李庶坐謫，含冤

不服謂齊主以功業自誇，遂淫華典，御季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久之引出之穢史，謂曰：吾何如桀紂，對曰：桀不及矣。又令沉之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

殺一諫臣，而謂龍逢比干，未是俊物。甚至肆酒縱

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後竟殺之。以上三句史斷承安上黨齊主臨穴謳歌令王王凌等和之凌等悲

慾淫昏狂暴，浮於獨夫。幽二弟，浚渙於地牢，而聽

初東魏遣慕容紹宗與侯景相倚，并景聞紹宗來，即素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灰耶。

齊有術士言：亾高者，黑衣齊主，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以渙于兄弟。

第七執之又與浚有舊怨併幽之

齊太史令秦今年當除舊布新齊王問于元詔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于是齊主誅始不公

長廣之言俾之燼燄又滅魏宗室二十五家而令其拊等二十五家囚詔等十九家詔絕食死定襄元景安欲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非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白齊主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齊主因酬宴屢云太子性情終當傳位常山以魏收言而止

其附宴謂當傳位常山及至顧命又至尊則任汝

### 廢帝

胡致堂曰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遂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是以殷立未幾演即廢之而自立悲楊郎之忠而

獲罪恨王晞之利口覆邦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

事非復人理所及

### 孝昭帝

歡第六子常山王演

術及正位南面輕徭薄賦內無私恩外收人望每

訪左右冀求忠讜聰明至公而頗傷細故王晞力

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為戒其心可知於時國富

兵強將圖進取足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議者惜

以上五句小學史斷

之若違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背婁太后之訓而

後太后問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不顧而卒

弒濟南許長廣王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以為

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骨肉相奪不異後世謂之篡耶

婁太后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竟殺之

孝昭出畋馬驚墜地絕肋而歿與湛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

### 武成帝

太子遂使疑怨交生而百年卒斃亂挺之下何孝

以上俱 李京斷 九子 歡第

友之足云湛以孝昭介弟嗣為武成奪宗違逆淫

南宮史纂帷幙之間淫後無度李后嫂屬縱慾侵陵辱其身又殺其子未幾又困逼之俾幾抵于死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湯武弔民伐罪自李氏載可也宇文云云

後無度李氏嫂屬縱慾侵凌宇文之師無乃已後

齊主緯言語嗔訥不喜見朝士非寵私狃此未嘗交語酣歌云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號為無愁天子

尚書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

### 後主

初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吾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

歎子緯受傳罕見朝臣不親政務酣歌鼓舞奏音

度曲號無愁天子和士開擅權於始龍子得而專

亦專殺者齊主不于此時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嘗嘆曰貞人國必破矣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周臺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

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光字明月弟羨字豐樂祖珽初以罪寘地牢中失明故云盲人令萱女奴也 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會齊主將如晉陽雕與崔季舒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韓長鸞曰諸連名者必反齊主斬雕季舒等六人○致堂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忠不得就先煩厥軀末哉雕之為儒也

### 幼主

殺既不舉正其罪祖珽濁亂於中斛律受其誣殺

乃反其與之謀張雕義兼師友先煩厥軀長恭卽

山致捷用此為罪剪刈忠良信任讒佞聽提婆而

行樂寵蒼頭以開府一旦邊塵告急周師圍鄴乃

攜挈嬖妾脫身逃竄以危邦墜業付之幼主嗚呼

陳文帝大崩六年齊彗星 見齊主傳位於太子緯 周武帝舉兵伐齊後主與馮淑妃奔鄴傳位於太子暕周師圍鄴後主出走齊丞相

彗星見而世祖傳位於子緯周師至而後主傳位

後湛因河清三年白虹貫日遂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欲以厭之

齊嗣奪宗尚逆濫及無辜

蘭陵王長恭以卽山之捷威名太盛武士歌為蘭陵王入陳曲

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射相願曰豈非以卽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主即當用此為罪毋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齊主果殺之○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初陳吳明徹攻齊壽陽克之齊主頗以為憂穆提婆自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齊主大喜

周武帝舉兵伐齊後主與馮淑妃奔鄴傳位於太子暕周師圍鄴後主出走齊丞相

高阿那肱引周師追及與桓獲之封韓為溫公未幾誣其謀反殺之

於子恆已欲竊揖遜之美而嫁滅亾之罪於他人

以下方正學斷

何其父子一轍耶蓋高洋既篡魏忌元氏宗族強

盛悉聚而殺之後十九年而高緯為宇文氏所執

方孝孺曰圖人者邊以百圖滅人云

盡殲其族於元氏無異豈非滅人者適以自滅而

初周樂遠言四事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能制齊猶其叔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邊郵輕為舉動

碁劫相持終成彼利六傳二十有七年於南朝陳

周威蘇詔加斛律光崔季舒等贈謚指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

宣帝大建之九年而周滅之使斛律光在彼安得

至此哉

### 後周

初宇文肱從鮮卑於修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及尔朱榮擒葛榮愛泰才以為統軍又為賀拔岳司馬

雍州刺史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高歡約為兄弟泰自請詣晉

宇文泰以從逆餘俘先受爾朱榮知愛旋為賀拔

陽以親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一將留之泰固求復命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鎮之舉舉宇文泰岳

岳司馬使詣晉陽覲歡已有視瞻非常之目既而

且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會賀拔岳為陳悅所殺軍無主趙普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宜奉為主乃以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秦隴

出鎮夏州又有英畧冠世之稱嗣統岳軍遂定秦

先是梁武帝以諺云：『炎熒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就。』

史斷見

以下五句 歷年圖

隴值孝武應象來奔，因而取威定霸，任賢使能，列

初泰尚孝武妹馬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

官布職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凌也。慮獨

孤而難於立嫡，賴李遠而決此大議，天下之事屬

於中山岐陽之地，受封魏王，謂宜世子覺效法周

公而圖翼戴，奈何冢室護欲早正位以定人心，周

於中山岐陽之地，受封魏王，謂宜世子覺效法周

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正位以定人心，遂以魏恭帝諡禪位於周

公而圖翼戴，奈何冢室護欲早正位以定人心，周

廢魏恭帝為周

位稱天王

二句 史斷

孝愍帝

愍帝立國方新，宋公廓被廢，隨弒，自此權歸於護

此句 蘇爰

覺思護之專，乃與李植等謀廢護，竟弒之，並殺植及其父遠。

政出多門，乃不忍忿忿之心，謀諸李植，終致蕭牆

泰長 子

史斷夫何机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于護，既不能剪翼

明帝

之禍，何嗟及矣。寧都公毓立自權，臣機務雖收，而

禍根猶資以兵柄，是虎而傳翼，自殞其軀。

賜處士書：『毓道遙公，憂孝憲之兒也。志尚平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重，號曰逍遙公。』

猶資以兵柄，故雖徵寇，備之學行，賜處士以逍遙

家室護憚帝毓明敏，有識量，蓬毒糖髓而紉之，毓曰：『授遺詔朕子，生幼未堪當國，魯公當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

而明敏見憚，卒殞其軀，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

魏將軍寇備少，有學行，周主欲見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武帝

恢宇文之弘業，似亦足為明矣。護既再行弒逆，魯

二句南 寬纂

楊憲子堅為小宮伯護欲引以為腹心患且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忠至賢

楊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成周主 中州刺史賀若敦 豈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自但恐富貴乘逼臣也無心圖富貴也 恃才使氣以湘州

公邕慮謀淡遠以蒙養 正方是時楊堅思為婦於 兩姑之間楊素圖富貴於無心之際而賀若敦志

之後全軍而還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甲怨言宇文護徵還逼令自殺將死謂其子弼 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我以古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之

平江南竟以舌成夫孰非護之為患也哉及護既 周主謂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道輯睦我君臣協和我 太子贊好近昵

誅武帝親政首命裴文舉以正道輔齊公復聽宇 兄弟交譽咸以息患也指也心撫凡吾之屬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少左宮正字

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 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賢貴不然悔無及矣 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適卿又以尉遲運為右 宮正嘗謂樂運曰太子何如人曰中人周主頷謂齊

文孝伯以正人輔太子蓋皆有以懲乎護也於是 公憲曰百官佞我惟 上二句 周主養 老子太學以子謹為三老周主北面 史斷身衣 運所言乃忠直耳 史斷 立而訪 道謹對以納諫守信慎言謹行等語 布袍無金

聽覽不倦用法嚴整養老太學尊禮于謹身衣布 王乏飾又曰勞謙 周廢佛道 接下登七忘疲 之教也 效毀淫祠

袍勞謙接下專崇儒術立通道觀廢佛道教布德 以上皆 太后叱奴氏祖周主居倚廬詔曰三年之喪達于 天子臣軍國務重須白聽朝衰麻之節屬之禮

立行皆欲度越前人於叱奴太后之喪衰麻苦塊 悉遵前典 以申國極 以上三 句史斷

卒制三年可謂超晉武邁孝文者矣又以海內未 步行空履涉艱 高孝寬陳齊三策三言與陳人合兵兵為犄角二言若國家未即 大舉宜廣開屯田積為積財三言若欲更存遵養宜復相時宜崇鄰

康銳情閱習校兵訓武然後審孝寬之三策親統 好甲 歷年圖曰親統云云數拜 初周主招齊雍州刺史傳伏不從至是聞齊主被執 盟約 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 號為出降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

六師以征東夏縛其君臣猶以傳伏善守河陰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胡致堂曰曰漢文短 喪之後能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朕 晉武行禮不備孝文 服非所服周高祖衰 麻苦塊卒三年之制 最為賢行

歷年圖曰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

助骨賜之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問曰前汝河陰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公周手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謂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發兵而退當賞功何其薄也

謂高緯賞功之薄豈非智勇兼備之主哉齊平之

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

溫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周領刑書要制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一斗起華曰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

貧民可謂善處勝矣第刑書一頒至盜賊匹隱地

即

頃皆得致死殊失好生之意而適嗣非才昧宗社

史斷但欲感之捶楚期于懲肅義之訓豈若是乎

二句世略

### 宣帝

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其去義方遠矣太子贊踐

贊始立而違奢慈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脚格白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

超拜鄭譯為內史贊以齊王惠屬尊中大夫委以朝政

贊以刑書要制為太重更作刑經聖制用法益深

祚即逞奢欲在殯曾無戚容超拜鄭譯誣殺叔父

智誣以反憲自先如炬與智相質既而嘆曰死生有命蓋復圖存也老母在堂微留慈恨耳因擲笏于地贊益殺之心以下四句俱史斷

更為刑制用法益深喪僅逾年恣情聲樂魚龍百

宣帝慕淫樂遺輿親詣朝堂帝入失若不華慈入華臣見周而不食矣周至大怒將殺之元嵩嘆曰滅洪同死久猶願之况比于乎若樂運不免若將與之同樂勞請聞請見曰樂運不預其死欲

戲列午殿內是以樂運輿觀而陳詞元巖詰問而

以衆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賜御食而罷之 徐州總督王 輒本為九人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

請見奈何烏丸軌申社稷至計而見殺宇文孝伯

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持髮事周主遣使殺軌他日周主托以齊王意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亦賜死○致堂曰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命之

以貴戚之卿而不免自稱天元務自尊大五后竝

重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宣帝傳位于太子 閔司小 閔台 稱天元皇帝 學史斷

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

### 靜帝

初王軌常與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又謂帝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

軌因武帝內宴將帝鬚曰可爱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隋公堅私謂汝南公慶曰天元寔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聞

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羽翮既

下詔遜居別

宮禪位於隋

二句

初隋公堅與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勅慰州堅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

剪遜居別宮楊堅談笑遂移周鼎舉朝共取富貴

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晉恭帝禪位劉裕秘書

學徐廣流涕哀慟○漢獻帝時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穿不復行魏欲以為太尉固辭

獨一榮建緒位非徐廣情類楊彪能不為之浩嘆

哉嗟夫黑獺親行廢弒把掘魏政逾三十年其子

覺遂篡取之傳世五歷年二十有六亦於大建之

三字

十三載而滅於普六茹堅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

種又豈不以報高氏者報宇文乎天道斷可識矣



不遑寧處故去之作

隋

文帝

自晉元帝建武元年至此共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北合為一

隋 南北

原本觀綱目書周太子贊納妃楊氏所以著普六茹堅得政之始

普六茹堅者漢太尉楊震之後也父忠仕魏及周以

功封隨堅幼有異徵長而襲爵不似代間人早見稱

於太祖當為天下君陰受識於趙昭既而天元告殂

劉昉輩引以輔政秉曙星之照藉后父之威而不臣

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騎虎之勢者

民何如蒙威從命取遺常

孝賢封冠七兵敗自殺

堅常問廢季才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

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周主賈弼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

忠學堅生而有異紫氣充庭龍頭額上有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

周太祖見堅歎曰此兒不似代間人常遺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

廣陵人來解持讀曰公眼初字文泰勢尉起將討賊集士民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扶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云云今欲糾會義勇匡國庇

堅常問廢季才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二句源  
流至論

由是朱扉一開，鷺雀駢集。或以慰斗奉，或以金幣遺。

唐李勣以金月  
甲子應天受命

杜牧之論周末楊氏為大柱國公侯  
相襲久矣一旦以一男子偷劫位號

三句  
發明

或以應天受命勸進。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守。

隋主壽滅宇文氏李德林國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  
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盡死而德林品望遂不復進矣

二句初學記  
隋高祖論

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欺孤兒以致天下奪。

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擗胸大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殺  
及襄陽公主掩其目曰汝勿妄言滅我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寡婦而登神器，噫嘻世不多實氏女，孰為救舅氏之。

初隋主問取陳之策于高穎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孰量被收獲之際聲言掩襲彼必屯  
兵守禦廢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士蕙舍彘

患哉。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高穎先進擾陳之謀。

竹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至是楊素等  
亦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至是楊素等

楊素等獻平江南之策，乃命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

而能改善  
復何求  
時晉王應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高穎先入建康廣使人令留張麗華穎曰昔太公  
蒙面以斬妲己豈可留也斬之廣聞而恨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

拔豫州師入建業，遂以滅陳。蓋開皇九年也。於是進

堯夫集及隋始併  
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尚書為刑部命左  
陳四海為藩籬  
右僕射分判六部吏禮為左民刑工屬右  
初周齊所  
鑄錢名品

承正統四海以為籓籬，六部判而官職分五銖鑄而

錢幣一求遺書  
崇實錄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克勤理  
錢幣一求遺書  
崇實錄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克勤理

錢幣一求遺書  
崇實錄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克勤理

道克儉資費比高頴之猶鏡  
用蘇威為納言嘉許善

柳述尚蘭陵公主信寵使氣帝問雲起以外間不便  
述時侍側因  
指述曰柳述驕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  
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好

心之能懷舊君，問帝雲起以外間不便，責負若之二。

小學史斷于時江左  
未平南北未一帝嘗  
其威斷銳意伐陳賀  
若云云至豫州遂入  
建業而陳亡矣

世說武士令軍士斬  
妲己及臨刑一笑百  
媚軍士釋然太公以  
帛蒙其面而斬之

隋主不喜粹華詔天  
下文翰並宜是錄侍  
御史李諤亦上書曰

魏之三祖崇尚文辭  
江左齊梁其弊亦甚  
競一韻之奇爭一字

之巧連篇累牘不出  
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盡是風雲之狀故文

筆日煩其政日亂良  
由弃大聖之規模構  
無用以為用也詔以

李諤所奏頒示四方  
陳許善心使隋為隋  
所留陳滅善心衰服

號泣伏於殿下悲不  
能勝帝傾左右曰我  
亦陳惟獲此人既能

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帝廢太子勇為庶人

因切責東宮官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

使陛下擇正人輔之

足以嗣守鴻基今以

害令則幸惟知娛悅

安得不至於此此陸

下之過非太子之罪

也因伏地鳴咽帝恻

然會尚書右丞缺帝

指綱曰此佳右丞也

即用之

大聖卿趙綽薛青俱

名平恕朕胃原情而

綽守淡

齊州太守王伽送流

刑李參等七十人縱

之與約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敢前卻吾當

為汝受死流人感悅

如期皆至一無離叛

帝悉赦之下詔曰使

官盡王伽民皆李泰

心太猛有是非人心

太猛無上心太猛

新蒙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曰諸朝集使曰

恭懿志存休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權海州刺史

史岐俗質厚彥

太猛稱李綱之佳右丞房恭懿志存體國與梁彥光

光以靜鎮之奏諫為

天下最帝下詔褒美

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嘆服後有

之靜鎮岐州同稱奏最辛公義出宿廳事與劉行本

諫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小事

何忍勞使君訟者爾讓而止

隋王常怒二即于殿前答之諫大夫劉行本請寬之陸主不顧行本

之置笏於地並期無刑以及趙綽守法薛胃原情俱

平恕令劉曠有異致以義理曉示訟

者皆引咎而去獄中滿庭可張羅

徐論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請罪自相親

名平恕若劉曠之庭可張羅郎茂之諭民以義王伽

之縱囚來歸梁毗之遺金不納相良著美追踪兩漢

世康為吏部尚書十餘年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

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恭懿嘆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此

者與日必為備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

而又止足若帝世康知人有高孝基何稠著信蠻荒

在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

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托之

欽州刺史密猛力隨何稠人朝以疾篤遣還帝不憚稠曰猛力與臣

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是其子長真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

柳或上國之寶牛弘選舉審慎隨才任官信賞必罰

策乃牛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隋王每年遣左右得良食有得豆屑糠糠以

至於此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

進者必流涕以示群臣深自痛責為之不御

採聽吏治得失垂意民間疾苦制義倉復陳境寧餘

酒肉者帝躬履節儉謂有

初蘇綽以國用不足為征伐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尋

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施之咸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秦滅

於民無藏府庫故賦役務從輕簡新律取其折衷皆

賦役務從古賦皇恩所

初陳鄆州叛陸隆隋王主不納吐谷渾太子訶謀執其父請降于隋已

輕簡從之被繁枯潤涸

主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諍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朕惟教

足以繁枯潤涸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淡為得

魏王為臣子之法不可助為惡事魏王訶乃止○書

上三句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

法云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臣弗納一節深為得休

宋濂所用罷婦道遂教授河汾之間累徵

彥光為岐州刺

史岐俗質厚彥

太猛稱李綱之佳右丞房恭懿志存體國與梁彥光

光以靜鎮之奏諫為

天下最帝下詔褒美

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嘆服後有

之靜鎮岐州同稱奏最辛公義出宿廳事與劉行本

諫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小事

何忍勞使君訟者爾讓而止

隋王常怒二即于殿前答之諫大夫劉行本請寬之陸主不顧行本

之置笏於地並期無刑以及趙綽守法薛胃原情俱

平恕令劉曠有異致以義理曉示訟

者皆引咎而去獄中滿庭可張羅

徐論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請罪自相親

名平恕若劉曠之庭可張羅郎茂之諭民以義王伽

之縱囚來歸梁毗之遺金不納相良著美追踪兩漢

世康為吏部尚書十餘年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

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恭懿嘆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此

者與日必為備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

而又止足若帝世康知人有高孝基何稠著信蠻荒

在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

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托之

欽州刺史密猛力隨何稠人朝以疾篤遣還帝不憚稠曰猛力與臣

不起卒于家門

突厥沙鉢略上書曰  
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江東句見陳論○又陳高祖聘于周遇帝異之謂  
曰當公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委質

十一策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

于公矣及歸盡賣山宅或問其  
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

漢文長德謂  
所駕者遠

整盜邊糧升以上皆斬盜一錢以上  
并市○心學隋文晚節用法益峻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

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書而用

州高智慧等舉兵反

聽孤氏之言廢太子勇曰地伐漸不可耐又曰此兒不堪  
單騎走入谷二十餘里高祖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輕天下○  
初孤氏家世貴盛言事多與隋意合甚

使僕誦五教耶楊素

法益峻愛不全父子而牽制婦人囚勇於東宮使阿

人劫執事謂之曰為

寵之中外謂之三聖○晚地後  
太子勇小字阿摩晉王廣小字  
楚州秦軍李君才皇帝  
之殿內無柱遂以馬鞭  
之焉基同讓不從  
史萬歲城陳  
有功至是萬

立法未有盜一錢而

廢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虞世則擗殺史

死也而不為我以聞

萬歲元勳宿將誅退略盡而君臣之義莫有存者故

吾更來不屬無唯類

初周太后楊氏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詞  
父神位憤慨逾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乃止

當篡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為至於不肯降志

漢平帝后恭女也恭篡後  
欲奪而嫁之不許乃止

初高祖常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倖  
嬖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

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懲周室微弱使諸子

母哥謂真弟也豈有此憂耶使之分據  
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子皆不終

以上三段俱  
南宮史纂

分據大鎮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亦與梁武諸子

詔除毀兵仗○劉友益曰秦書銷兵  
詔楊素善信壽宮于岐州之北字支愷封德彝為  
詔楊素善信壽宮于岐州之北字支愷封德彝為  
詔楊素善信壽宮于岐州之北字支愷封德彝為

詔楊素善信壽宮于岐州之北字支愷封德彝為  
詔楊素善信壽宮于岐州之北字支愷封德彝為  
詔楊素善信壽宮于岐州之北字支愷封德彝為

一轍毀兵仗而蹈秦皇之失營仁壽而開土木之端

廢勇廣  
帝寢疾太子豫擬帝不諱後事為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人悞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  
所幸陳夫人且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知之怒旨生何足付大事孤孤悞

晚年暗於付托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之

我乃呼柳迷元營名故太子勇素聞以自太子廣也今張衡入殿侍  
疾盡出後宮俄而上崩廣矯太祖詔賜太子勇死流迷營于嶺南  
盛朝廷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

誤雖無天子兒律獨不得行管蔡之誅乎方以素為

仁壽成帝見制度  
壯麗大怒曰楊素殫  
民財力為離宮為我  
結怨天下素懼封德  
彝曰皇后至必有恩  
詔明日后至勞之曰  
公知我夫婦老無以  
自娛盛飾此宮豈非  
忠孝賞資甚厚  
初秦王俊有罪免楊  
素諫曰秦王之過不  
至此帝曰若如公意  
何不別置天子兒律  
周公尚誅管蔡况吾

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上封事曰楊素權勢日隆陛下以腹心楊素也小學史斷他年寢疾遣東宮兵用帖蕭吉下葬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上嘗宿衛畫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地云卜年

阿衡而其心竟不伊尹腹心入侍大禍遂興與蕭吉三

三千卜世二百退曰吾前繪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三傳也史斷楊帝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震不謀同時亂證既形覆亡可必

煬帝

千二百之下蓋皆有以規其終矣煬帝當前星方升

初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

之日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亾之禍已胚胎於

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鉉齡亦密言于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王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滅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

定儲之初房彥謙所謂方憂危亂鉉齡所謂自相誅

煬帝封小金谷遣使者賜陳夫人以毒鴆其妻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悲而卻之諸宮人共逼之其夜太子蒸焉

滅者其在斯乎而乃弑君父蒸宣華殺太子逾年之

小學 此句 文斷

後一日而殺其猶子者七人犯禮侵義不顧醜逆噫

二句注 見上

此兇果堪以承嗣否乎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承藉

緒餘而有四海猜忌忠直縱過翳諫高頴等以諫徵

散樂而被殺薛道衡以上頌高祖而受縊虐燄大張

散樂以誇之高頴以帝遇民過厚謂何稠曰啟民頗知中國處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愷私謂頴曰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廷皆殺之

上二句 柳文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爐爨以毒燎弱以虐燄其入沸湧

九州為爐致天下沸湧灼爛號呼騰踏莫有救止又

太真曰陛下命雍州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識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遂命楊素 古賦隋苑廣

因章仇太翼之妾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苑廣袤禽

善屬文不欲人出其

初高祖以突厥突利為故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齊高綿時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薛道衡以文學有盛名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尋以事縊殺之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為今煬帝謂道衡之頌高祖亦思武王之義○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

右誅文士王胃帝誦  
其佳句曰庭草無人  
隨意綠復能作是語  
邪

西苑廣三百里起蓬萊山又開通濟渠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欲東巡會稽顯仁宮窮極  
華麗宮闈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菱荷菱葉月下縱宮女遊幸作清夜遊曲于馬  
遊獸閣宮對富剪綵之春馬上奏清夜之曲行幸所  
上奏 長孫晟令啟民親 帝以諸番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端門執綵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  
之 除草曰此根太香 且終月而罷歲以為常諸番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飭店肆珍

用曹植清夜遊西園  
之詩以名曲

在。有雷香草根車駕所臨造觀風行殿繪帛纏樹螢  
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例不取值其結者頗覺之見以繒  
帛纏對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不以此物與之纏此何為市人慚不能答帝徵求螢火數斛遊  
火通山靡麗滔淫情放志蕩不盈於德而侈於樂噫

靡麗二句七啟篇下  
句綱目選粹

山放之光 初高顯因諫散樂不聽退謂李懿曰周  
遍君各 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尔 此句 路史

呼韓邪見前趙篇屠  
耆音除祿單于俗謂  
賢曰屠耆

周天元以好樂而亡固得於見見聞間者而何不少  
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 帝幸啟民帳啟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  
樂誘之製豔篇造新聲 稽顙垂首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於臺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二十五里隋氏之盛極于此矣

鞞耶製豔篇以誇示外方幸彼帳而呼韓稽顙指麾  
此句 文粹

羣醜風駭雲流地廣三代威震萬里使其迴霜收電

此句 綱目

此句 古文

西域語多至張掖  
交市帝使裴矩嘗之

抑鋒止銳坐享豐亨則悠悠六合皆我故物也奈何

賜帝諸奸臣曰宇文  
述裴矩虞世基王世  
充為首

矩知帝好勸遠略誘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馳雄泛濛汜赴  
寬易如反掌帝于是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矩矣中國疲以至於亡

裴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泛濛汜赴崑崙之意

此句 史

邵康節詩蟻人貪  
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

二句小  
學史斷

千麾萬旟披甲蒙冑螻蟻人民耀武窮髮耗儲峙於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詔討高麗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二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度遼高  
麗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三千七百八人資儲器械失亡蕩盡

玉門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俾無辜填

小學更斷衣冠冠鋒鏑  
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

帝復自將擊高麗郭崇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  
鼠發机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

初開元之  
末國家毀

於溝壑赤子粉於戎馬千鈞之弩而為鼯鼠發機徵

魏杜襲諫曹操曰千  
鈞之弩不為鼯鼠發  
機萬石之鐘不以建  
撞起音

時鄒人張金稱移人高士達各聚眾為盜

盛朝昔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鄒平民王薄作亂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以刺之至是二代高麗散兵多失期不至其言始驗作無向遼東浪死欲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

帝北巡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雁門李世

兵不至已驗於劉炫之論由是知世郎起阿勇賊倡歸之劉伯楊素子元感及於黎陽以李密為謀主引兵向初程讓為法曹坐事當斬亡命為道號阿勇賊洛陽帝遣宇文述屠突通討之元感兵敗死群盜李密亦自羅丘公歸讓先攻

密開洛倉無防守備路米厚數寸賈開甫諫曰民以食為天

洛倉之據民心軍心湍奔矢往魚潰鳥離猶恨老革

民強負而至以所天在此也而有司曾無

多姦以賊助我而富強之業如葉上之露矣尚爾龍

爰吝一曰米盡人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

舟忒樂屢幸江都逞侈心而窮人欲三十六封書致

密不能用後果為王世充所敗遂降唐

十八萬帝幸江都以詩留別宮人曰後李民親隋宮殿曰還

世充所敗遂降唐

舟忒樂屢幸江都逞侈心而窮人欲三十六封書致

帝始謂殿下致身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曩時何見

見遇於鬼責雖罄南山之竹决東海之波亦奚足以

窮其罪惡哉天道惡盈普天同怨好頭頸竟斫於宇

路史天道惡盈蚘蚘獨閣而何能字文化及兵入彭城開煬帝曰我負百姓尔輩彙

怨何止一人化及帥令派行路史隋煬帝泰荒淫卒見獄

窮其罪惡哉天道惡盈普天同怨好頭頸竟斫於宇

文化及之手而掖庭人復棺之以牀第斯時也王世

鄭帝降金城校尉薛舉子仁果蕭銑自稱梁

充擅於東薛仁果據於西梁蕭銑角立於南劉武周

唐破陸九論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降此句止

飛揚於北哮矚風驅熊羆霧集臂弓腰刀鼠伏山谷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比皆是恭帝

恭帝侑

比皆是恭帝

卷五

兵

太子昭早卒，侑伺公皆昭子。

煬帝被絀留 謚曰暴 守宮立之 皇帝

王世充遣使醜之，侑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

廢留守官，立伺名曰隋君，而世充謀逆，伺乃布席禮

舉樂順

帝伺

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悲夫！楊氏之業一統之業

心李自秦之二世隋之煬

帝自旋踵而身殘國滅

也。父子甫二傳，僅三十八年，不旋踵而身殘國滅，與

胡致堂曰：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資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三焉。隋文云：如是而已矣。

秦並稱，何也？隋文以胥吏治國，獨孤后以妬忌治家。

左傳：天始富漢，又糶

子百，漢人富謂之硤。

初文 帝行

固宜祚之，不長而天心厭亂，又富淫人以殃之。故萬

紆樂亡，王萬寶常聞之，泣狀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壽矣。寶常竟餓且死，悉取其書焚之，曰：用此何為？

初方士言 李氏當為

寶常聞樂而泣，蚤知天下不久之家，而李氏當為天

天子

文中子說文中子聞江都有變，泣狀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

子，又天所以啟堯舜之運乎？合觀南朝五代之治，首

宋文 帝

曰：元嘉而尚衰於末路，其餘皆不足錄者。誠使梁有

不納叛之隋文，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

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佑之祀；宋有樂求成之梁武，

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



可無屠剝之兇。奈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  
德均。五代同術哉。佛老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也。骨  
肉相殘。孝元効齊明之忍也。弑君攘位。齊明蹈劉劭

寶卷 子業

之逆也。而悉虐如東昏。比廢帝為尤悖。侈樂如煬帝。

結也

較後主為益淫。蠹世殃民。梯也八紘禍。蓋夏桀可二殷

子業寶卷 煬帝諸君

陳後主

辛。易兩者也。近則嚳元於其臣。遠則委身於其敵。皆  
其自致焉耳。然則為五代之君者當如何。以梁武之  
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益以宋文  
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強。則庶乎其可矣。

提錄法原旁註卷六目錄

魏里錢 吳確菴重輯

唐朝紀年

高祖神堯皇帝 九年戊寅  
至丙戌

武德

太宗皇帝 二十三年丁亥  
至巳酉

貞觀

高宗皇帝 二十四年庚戌  
至癸未

永徽 六年 顯慶 五年 龍朔 三年 麟德 二年 乾封 二年

總章 二年 咸亨 四年 上元 二年 儀鳳 三年 調露 一年

永隆 一年 開耀 一年 永淳 一年 弘道 一年

紫雲閣藏書

中宗 則天順聖皇后僭位二  
十一年甲申至甲辰

嗣聖 改文明 又光宅 垂洪 年四 永昌 年一

載初 又天授 年二 如意 又長壽 年二 延載 年一

證聖 又天冊萬歲 年一 萬歲登封 又萬歲

通天 年一 神功 年一 聖歷 年一 久視 年一 大足 又

長安 年四

中宗皇帝 復位五年乙巳至巳酉

神龍 年二 景龍 年三

睿宗皇帝 三年庚戌至壬子

景雲 年二 太極 改延和 又先天 年一

元宗皇帝 四年癸卯至丙申

先天 即太極 開元 年九 天寶 年十四

肅宗皇帝 七年丁酉至壬寅

至德 年二 乾元 年二 上元 年一 寶應 年一

代宗皇帝 十七年癸卯至巳未

廣德 年二 永泰 年一 大曆 年十四

德宗皇帝 二十六年庚申至乙酉

建中 年四 興元 年一 貞元 年二十

順宗皇帝 一年即乙酉

永貞

憲宗皇帝 十五年丙戌至庚子

元和

穆宗皇帝

四年辛丑  
至甲辰

長慶

敬宗皇帝

二年乙巳  
至丙午

寶曆

文宗皇帝

十四年丁未  
至庚申

太和

九年  
開成五年

武宗皇帝

六年辛酉  
至丙寅

會昌

宣宗皇帝

十三年丁卯  
至己卯

大中

懿宗皇帝

十四年庚辰  
至癸巳

咸通

僖宗皇帝

十五年甲午  
至戊申

乾符

六年  
廣明年一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文德一年

昭宗皇帝

十六年己酉  
至甲子

龍紀

一年  
大順一年

景福一年

乾寧四年

光化二年

天復

三年  
天祐一年

昭宣皇帝

三年乙丑  
至丙寅

天祐

右唐二十世并武氏歷二百九十年

捷錄法原旁註卷六

古虞顧

充迴瀾原本

魏塘錢

吳確菴重輯

唐紀上

初羅漢李密起兵攻東陽諸帥相謂曰今

隋以淵為弘化郡留守關

世民與叔說淵曰事已迫矣晉陽士馬精強官

人厭隋亂李氏將興高祖操關右之徵發倚晉陽之

精強乘天授之時決萬全之策初拔西河首斬佞臣

人遣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殺之曰汝指野鳥為鷓鴣人

王取高官吾身義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慰撫居民秋毫無犯於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建

弘基執老生斬之遂克霍邑淵克臨汾絳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號娘子軍會世民于

唐祖李淵字叔德西原武昭王暲之後淵父暉仕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生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原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時淵為太原留守煬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使執赴江都淵大懼世民與裴寂等說淵起兵太原

高祖

世民說淵曰今晉陽

世民說淵曰今晉陽

卷六

城外皆為戰場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又曰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代梁諸將言梁將帥拒開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闔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于叛逆之科乎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酒酣縱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

成守潼關世民狗渭北鉉齡謁見引為謀主而帝自記室兼引為謀主鉉齡亦自以過知已聲竭心力知無不為  
淵收靖將斬之世民為之固請因召裴寂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  
乘勝攻圍進克長安除隋苛政雄據京邑與王之業  
略其勇健檢校自可譽  
淵以善招李密也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掎戮將帥之譽者獨此子耳  
力同心執子嬰云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也  
有事關中已定于此使能正名仗義執子嬰於咸陽殪商幸於  
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甲辭推獎以勸其志使為我塞成皇之道  
後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侯關中平定徐觀鵲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司牧非子而誰  
牧野則義聲先路豈非王者之師乃淫污宮掖設詐  
惟弟早膺國璽以尊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密復封子  
唐斯榮足矣密得書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勢淵從裴寂等請立代王為帝改易旗幟以示罔眾殺人利己臣附突厥為掩耳盜鈴之計君子謂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過子時勢不得不爾  
胡致堂曰裴劉皆非宰相才而高祖行寂特厚惟不取裴落奇士而眷之  
于私暱狎比之徒故唐室云云又曰唐主惟不正名楊廣為弒父與君之唐室初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詭正並用駁而不懿也

誅為此急計耳淵曰事已如此正須從之許為勅書見前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魏公本密與二九戰失制遂與眾三萬人降唐後  
寶建德故將  
失望百請收降山東家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劉黑闥自稱

初學記聖德頌皇矣大聖誕受大符雲飛九城電擊八區世民破秦將宗羅暉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至城下圍之薛仁果出降唐主使李密迎世民于幽州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然電擊八區鋒無前對降李密於黎陽反側致彥師之戮翦黑闥於山東合謀立建成之功伐蕭銑於江陵放艦顯李靖之計若圍折塘而仁果降不失破竹不進銑內外阻絕  
劉武周稱定楊可汗世民與武周將宋金剛戰大破之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尋乃降送長安斬之  
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金剛北走武周聞金剛敗大懼  
之勢戰并州而武周走甚喜驍將之歸據武牢而建  
乘并州  
世民督諸軍伐鄭國洛陽王世充求救于寶建德也  
救之郭孝恪謂世民曰世民窮蹙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守東郡自將驍勇由武牢東建  
北走  
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守東郡自將驍勇由武牢東建

建德被擒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

德就俘惟孝恪識兩亡之意克洛陽而世充釋縛憾  
德戰不利楊武威擒之世民因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也  
世充出降世民  
至長安獻俘大廟斬建德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孫修德矯勅殺之  
此句  
史斷

恐煩遠取

獨孤行矯勅之誅奮彛險芟荒之畧席捲長驅收白

白居易七德舞白  
旄黃鉞定西京

前見

太宗遺舊宅詩昔地  
一藩內今宅九圍中

旄黃鉞之功化家為國而六年之間定宅九圍何成

史斷六年之間海內咸  
服何成功云云至子也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  
太學四門生三百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開國之初定律令建

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每丁租二石絹一疋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徵歛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

學校奠先師擢直諫置租庸調法行開元通寶且推

徐世勣執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遺書勸之曰降世勣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  
表獻之是利主之取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寔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上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

誠用人歎世勣之純臣容世長之狂態以清要處素

遣孝恪詣長安帝嘆曰世勣不肯  
德不要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 帝遣夏侯端安撫淮左會亦降于主世充遂絕世充遣使  
召端也曰夏侯端大了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我往權取我

立而法不枉以秘書授夏侯而使不辱鎮周之不公

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

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本舒人到州就故  
召親故飲飲與之泣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

但見華侈如傾宮鹿

故人傅奕之請除佛法李綱忠欵伏伽誠直並蒙旌

臺非與主之所宜耳

飲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良  
禮隔不得復為交游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汰僧道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  
尼道士帝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謂裴

帝深然之

擢至錄隋氏子孫量材授任尤足以興起人心為享

有犯法不至死者帝

寂曰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惟綱盡忠欵伏  
用隋禁王 劉文靜自以材畧功勳在裴寂之右  
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教有妖男

特命殺之御史李素

國長久之道也惜建策首臣以讒言見誅諂巧不忠

立日三尺法王者所

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帝以屬史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  
及克京城任遇懸隔文靜舛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材畧過人性復粗險留之必貽後患竟殺之

與天下共也陛下甫

以秘策錄用賜姓臣下不知天親不可人為顯擢舞

創鴻業奈何棄法帝

以舞胡安叱奴為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云今建義功臣行賞  
未過高才碩學猶滿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從之命所司授以七

胡未識樂工不與士齒惑妖說而祖老子致啓後世

品清要官初擬雍州

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于其  
地立廟其後高宗明皇遂用方士之言而路之于上帝

司戶帝曰此官要而

豈理也哉

太宗

劉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靖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吾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議大事也文靖曰今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日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且號萬以此乘虛入關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之矯誣而儲宮之議既不立功以從眾望又不定嫡

世民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欲誅世民不果帝欲遣世民居洛陽建成等沮之乃止元吉密請帝殺世民帝不許

以弭群疑卒至父子相猜兄弟相賊抑何謬歟太宗

漢高祖武同魏祖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 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曰世民故世改代民即改戶部

以命世之才龍姿日表書生一見而知其濟世安民

初煬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謀襲輿世民年十六隸屯衛將軍定典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書則引旌旗令救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彼必

李密潛窺而識其真英王十六說定典始畢圍解十

以為援兵大至望風遁去 太宗謂太子曰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 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初高祖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

八舉義兵受封秦王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削平海內

上曰吾不為兄弟所容 太白再經天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 為世充建德執仇高祖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伏兵

厥功最多不為兄弟所容不得已而有鉉武門六月

房鉉謂長孫無忌曰今鉉陳已成美若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與敬德等勸世民

決計世民訪之府僚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

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張公

謹自外來取龜投地卜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

鉉諭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設官以為民也當擇

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或請追秦府舊兵為宿衛上

曰朕以天下為家惟

以厲風俗躬釋奠以崇文教封北干之墓以褒忠賜

銳情經術徵召名儒增廣學舍至千二百區行鄉飲

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 上幸國子監親釋奠 詔諸殿太師比干曰忠烈 命孔穎達講孝經 命所司封其墓給酒掃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嘗去秦省費

往漢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 朝從民節尚書裴矩之請也 早詔



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

書法云帝自即位山東早則以振恤書關

內飢則以赦天下書嚴內蝗則以出宮女

書其恤民也至矣

孝義之粟以勸孝裕民止盜計口給絹山東旱則行

所在振恤 關內旱飢民多賣子出御府倉賑以還之即位以來不欲教至是以連年水

振恤關中饑則赦天下畿內蝗則出宮女而郵民至

上曰為朕養民惟在勸督刺史朕嘗覽其羣屏風以備黜陟至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

矣錄刺史之名慎縣令之選申用人如器之喻而舉

古之政治書 上讀明堂錄書云人五職 制決死囚者三日中五覆奏下諸 自張德古

錯審矣讀明堂圖禁答囚背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

出失入之規而刑獄平矣收瘞暴骸葬隋戰士而澤

及枯骨矣霽威從魏徵飛白答劉洎悅裴矩當官之

上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

今史受賄一疋上欲殺之裴矩諫曰為吏

受賂罪誠當死然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

隔人于法也上悅曰裴矩能當官力如何

憂不治 三國魏劉虞曰絃韋非能言之物而聖賢

引以自匡臣願自比于絃韋韓子曰西門

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

則警蹕為社稷生民計也走馬射的乃少

年諸王所為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法上悅以

伏伽為諫議大夫初劉武周降將尋相

等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請世民殺

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命

釋之引入臥內賜之

金曰丈夫意氣相期昭至公也罷鄭氏充華之使出廬江王瑗之姬速改

去者以此金相資表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卿何問是珪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也而不能用然棄其所善之人管仲以為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

而世民為王世充所過也毀巢縱鵠抑祥瑞也翦鬚和藥念功臣也鑿秦

刺雄信墜馬翼世民臣以為聖心是之 有白鵠巢於殿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 李世勣得暴疾方云續灰 上謂公也上悅即出 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貴而毀其巢 可嘉上曰剪鬚和藥 卿曰朕

出圍世民謂之曰公而止營繕恐侈泰也治安而反自懼防逸豫也嘆賈

何相報之速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八皆知笑彼

更受昧抵法與帝王胡之藏珠以相戒慮狗欲也勅誥勅之未便者執奏

狗奢欲而亡國者何示無我也若帝範以賜太子則義方端矣賜絹以愧

以異于彼胡之可笑有人心得絹之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三千石

耶朕與公輩宜戮力賊吏則廉耻厲矣以六條巡察四方則風憲肅矣戒

相輔庶免為人笑

工部段綸奏徵巧匠五二千石子弟特勢請詔六 治書侍御權萬絕上言宣統銀天發米之歲可得數 上遣使至京

使造倪儼上曰豈百淫巧而削段綸之階賤貨殖而黜萬紀之利勵以義

工相戒無非浮巧之亮有隼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葺陛下之意深垂青若其自

意耶乃削綸階擢乃是使非其上悅賜以荀悅漢紀○尹起華自特書于册見太宗之勵臣以義而不以利也

詔曰隋故擊虜郎將而賜大亮之書旌忠節而贈君素歲寒之心雖劉子

亮君素雖禁大吠堯微隋秘書郎劉子真辭以母老不至子與性剛自朋友有過常面責季百藥稱劉四雖復罵人 上夜

有乖倒戈之志而疾翼甘心不仕無乖盛世而段志鉉不納官使真號將

風勁草實表歲寒之使至段志鉉字文士及所士及納之志鉉不納官使真號將

心可贈蒲州刺史仍翼甘心不仕無乖盛世而段志鉉不納官使真號將

訪子孫以聞○時上軍制度紀綱粲然畢舉如建府立衛則似鄉遂之師

賜蕭瑀詩曰疾風知軍制度紀綱粲然畢舉如建府立衛則似鄉遂之師

勁草板蕩識忠臣世業口分則似井田之畫限官任才則欲如六卿之

初太宗省內外官定世業口分則似井田之畫限官任才則欲如六卿之

吏部劉林甫奏四時  
聽選隨缺注擬人以  
為便

率屬定律令格式則欲如五刑之禁暴是以在朝踰  
踏在野熙熙如在春風和氣中居者有餘蓄行者有  
餘資縱囚來歸幾致刑措而行仁義既效矣乃念念  
不忘突厥身為教射之人始尋便橋之盟結勒靈州  
之石頡利繫頸闕廷北海悉為郡縣嶺南酋長遣子  
入朝高麗百濟遣子入學而胡越一家窮髮為編戶  
之地蓋為編戶

尹起莘曰天子非教  
射之人卒伍非進見  
之士殿廷非習射之  
所一舉而三失其矣  
○貞觀四年行軍總  
管張保相擒突厥頡  
利可汗以獻史斷突  
厥之渠繫頸闕廷北  
海之濱悉為郡縣  
結骨俟利髮入朝上  
曰漢武帝窮兵三十  
年所獲無幾豈若今  
日綏之以德使窮髮  
之地蓋為編戶

千道路焉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  
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引諸衛將軍射于顯慶殿帝諭之曰居  
閑無事則為汝帥突厥人寇則為汝將  
上初即位突厥人寇至便橋山出禦  
之矣朕請盟而退帝如雲州遣李  
文贈貞觀之時天下大稔斗粟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絕三十七  
民如在云云 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狼取給  
縱囚四百九十人使歸家期以來秋  
就死如期皆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陳史詩帝念七  
不忘突厥欲雪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  
貢者甚眾服裝詭異  
顏師古請圖寫以示  
後作王會圖周武  
王時天下太平遠國  
歸款史乃集其事為  
王會圖

起舞馮戴詠詩曰  
胡越一家古未有也  
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若朕能  
懷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也固宴賦詩高才被  
矣讀世南聖德之論觀師古王會之圖奏呂才慶善  
之管絃帝曰  
真德繼錦為頌獻曰巨唐開鴻業魏  
魏皇猷昌正支成大定興文所百王  
文章正宗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

治幾成康豈虛語耶  
一時君臣同心一德  
鉉齡善謀

也議者曰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  
上每與鉉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  
至率用鉉齡之策蓋鉉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歐陽修曰除隋之亂比迹  
湯武致治之美應鑿成康

戴胄為大理卿前後  
犯顏執法言如湯泉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

如晦能斷李靖才兼文武出入將相彥博敷奏詳明  
臣不如戴胄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子激濁  
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教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臣不如戴胄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子激濁  
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教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獄

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至止坐

出納惟允戴胄之處繁治劇獄無冤滯魏徵耻君不

謂其平反過多仁師曰凡治獄以仁恕為

及堯舜王珪激濁揚清崔仁師之平恕程名振之明

本豈可知其寬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

辨岑文本之敦厚劉洎之堅貞褚亮之鯁直馬周之

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

李太亮忠恪恭謹每宿自必坐寐達旦鉉齡稱其行王陵周勃之節及

十八學士杜如晦房

李遺表請罷高麗之師親戚早孤為太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恩廉李元道蔡允恭

會文切理李大亮之忠儉恭謹其始有登瀛洲十八

薛元敬顏相時于志

學士其後有凌煙閣二十四人眾賢濟濟談笑無非

李守素陸德明孔穎

告戒以其成有唐三百年之基即下至伎藝之末如

凌烟閣功臣長孫無

孫思邈之醫李淳風呂才之陰陽袁天綱之相法亦

杜如晦房鉉齡尉遲

皆精絕罕儔加以文德皇后仁孝儉素因而獻替裨

敬德高士廉段志鉉

益弘多嗚呼盛哉惜其治功雖隆而少關雎麟趾之

李靖蕭瑀劉弘基屈

意脅父臣魯避暑九成而未央置酒僅得一書非孝

突通殷開山柴紹長

也蹀血禁門推刃同氣滅其十子非弟也亂弟之婦

孫順德張亮侯君集

載焉此一書耳其

張公謹程知節虞世

簡于事親不概見乎

南劉政會唐儉李世

訊千古蹀血也謂殺人流血履跡之也

勳秦叔寶

元吉妃楊氏上寵

長樂公主嫁長孫冲

之生子明後焉

勅有司資送倍于承

而巳

嘉長公主魏徵諫曰

春秋大舍唐太宗以武氏

昔漢明帝欲封皇子

為才人所以起偽周之亂

曰我子豈得與先帝

殺此田舍翁

子比皆令半楚淮陽

此不但陳平之陰禍

今奈何資送公主反

元吉後

倍于長公主乎帝入

元吉後

告皇后后嘆曰真社

元吉後

稷臣也

元吉後

與之生子使繼弟後非倫也且以武氏為才人而為  
后問誰上曰魏徵每辱我后具朝服賀曰  
妾聞請臣直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  
魏徵疾上至其第指衡山公室欲以妻其子叔玉徵  
薨上自製碑文併為書后後上疑徵阿党乃權叔玉

周之亂以起欲殺田舍翁停婚陪碑而君臣之義以  
尚主而辟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由是太子承乾發無度張元素 魏主泰多能自處  
所撰碑 太子書曰恩惠果喻六節用物已過七萬猶修之極孰不以此 潛行奪嫡之志太

初上取隋女生格封 吳王上疑太子柔弱 謂無忌曰雉奴懦恐 不能守社稷吳王格 英果類我欲立之 何如無忌固爭乃止

絕太子弗為限制以兆承乾之逆又寵泰嬖恪狐疑  
子養刺客統于承基謀殺魏王廢為庶人泰日侍上上而許立為太子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遂良  
等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

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搖處突厥於內  
突厥部落降者十萬 魏徵請縱之使還 故土上用温彦博策 處突厥降眾東自幽 中西至靈州

地而中外之防潰嫁公主於吐蕃而伉儷之道乖喬  
高麗泉蓋蘇文弑主虐民上親征之渡遼拔遼東城進攻安市城不下帝以遼左早寒詔班師發明云  
太宗遼東之行非特為高麗之逆命蘇文之弑其害甚於所長以威天下而已况其少時親見隋場之

劍於洛陽之獵逞雄心於一戰技養於遼東之師挫  
太白屢畫見太史占 云女主昌會上與諸 武臣宴宮中行酒令 使言小名李君美白 言名五娘上愕然笑 曰何物女子乃爾勇 健又以民間傳記云 唐三世後女主武王 常有天下而李君美 官稱爵邑皆有武字 出為華州刺史後御 史奏君美與妖人通 謀不軌誅之

威聲於小醜而神武之畧廢甚以執法殺藹古以暴  
上命盧祖尚鎮交趾祖尚拜誦既而悔之詩以疾上怒斬之他日與魏徵論齊宣帝徵曰文宣狂暴然災  
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除魏愷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朕曠向者殺盧祖尚亦為

怒殺祖尚以讖記誅君美以譖言殺劉洎而刑獄之  
太暴文高不如 上東行還不豫劉洎謂洎曰疾勢 如此聖躬可憂或潛于上詔賜自盡 網不正其原始于太宗也○初魏徵諫帝 上斬不 太宗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顧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以佳兒佳婦付舅氏而高宗繼承不基首引刺史入  
閣問民疾苦罪獻鷹犬察道裕希旨而自咎觀胡人  
詔獻鷹犬 帝曰李道裕法管進馬非其本職妄 希朕意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上御安福閣樓觀百戲 目朕聞胡人善擊鞠嘗 一觀之昨升樓即有胡人擊鞠謂朕 篤好也朕以焚此鞠亦因以為戒 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閣問民疾苦罪獻鷹犬察道裕希旨而自咎觀胡人  
一觀之昨升樓即有胡人擊鞠謂朕 篤好也朕以焚此鞠亦因以為戒 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高宗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 人入問以百姓疾苦

遺愛房鉉齡子既誅  
罷鉉齡配享

長孫無忌  
褚遂良

敬請帝侍房遺愛高陽公主公主驕恣與淳屬機等  
私通事得望遺愛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刑

進戲而自戒聽谷那律之諫油衣而罷獵矢心求諫

帝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內殿勸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陳先帝付託至意又云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因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乞放歸田里帝大怒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

尊禮大臣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雖遺愛狂謀禍延

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覺遺愛因言與吳王恪同反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王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公主並賜自盡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蕭淑妃之寵

骨肉而七鬯不驚奈何溺愛於長髮尼而忘父子聚

未幾大幸拜為昭儀昭儀胡氏曰天子高宗再三遺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不三月立昭儀武氏武氏徽昭君于聚應之察也即位之歲云云初太宗賜武氏號娥媚娘閏四月帝在

應之耻自即位之歲地震晉陽娥媚入宮水洩寢殿

萬年宮有大水即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驚死乎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天譴再三曾不省悟竟廢王后立昭儀致垂簾二聖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于李勣之一言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

而女王日昌此李勣一言之禍亦帝之自禍焉耳故

涕泣極諫中書令來濟亦上表諫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遂許敬宗宣言曰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昭儀良為灑州都督改桂州又改愛州卒

夫顯慶數年間設施皆為武氏而發柳奭罷逐緣王

女誣后帝欲廢之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無忌第拜其寵子三人皆朝散大夫

后也爵無忌子誘阿附也用李義府從表請也貶黜

廢太子忠為梁王立弘為皇太子弘武后所生

遂良因廷諍也廢太子忠欲立弘也贈武士護崇后

事屬大理卿畢正義枉法出淳于氏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威口王義方唐因嗜制後遂奏義府擅殺六品寺丞乃三叱義府始趨出上以義方為尋大臣貶萊州司戶宮有貴妃淑

父也貶王義方庇義府也隔日視事專房帷也貶責

王后蕭妃廢囚別院帝念之問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

來韓沮宸妃也崇飾東都從武志也尊用敬宗賞謀

削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武後幾殺無忌籍沒其家

改氏族為姓氏錄貶高履行為永州刺

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今二姬骨醉救日死後救見王蕭為祟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遂以洛陽為東都

王也竄殺元舅追宿怨也改氏族志升武姓也斥逐于高怒中立也駕如并州宴后戚也復使之參決政

事俾顧命舊臣不能全螻蟻餘命而寵笑刀之李猫

用北門之學士君若贅旒既與上官密議而又誣殺

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降百濟仁願

所奏皆合機宜卿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

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級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

黜削而能盡忠仁願

乘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行儉有知人之鑑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有

盛名行儉曰士之致

達者當先器識而後

才藝勃等雖有文華

而浮躁淺露豈享爵

祿之器耶楊子稍沉

靜應至令長餘得令

終幸矣後皆如其言

中宗 附則天后

致堂曰中宗之廢往歸告武氏而不知軍起裴炎也

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鉉貞而天后徙之於房州

之法如掃塵燥凍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知子莫若

之昏恣加以營利之少府興鏡殿之不祥而棄太宗

簡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奉高宗中馬養歲得錢二十萬上以問仁軌對曰恐後代稱唐蒙賣馬糞非

為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

有數天子不祥孰

甚焉一速命別去

胡氏曰高宗昏聩

肆恣棄太宗云云

宗末

見太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宗末

蓋裴炎啓之也。后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女可殺子

可殺，兄可殺，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哉？於是瓜摘

黃臺肉，視諸李，唐室凌遲，危若朝露。開告密門，撰羅

織經，侯周來索之，徒瞋目搥腕，機弁善類，吞噬組纓。

雖徐杜李嚴用法平恕，然一時無辜，賒死無地，以狄

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况其他乎？乃改官名，易

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傳之子孫，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非天意乎？」

昭德又密言于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上猶有弑父况姪乎？太后矚朕遂罷承嗣政事。

致堂曰：「昭德諫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

武后擢用存撫使所

三句丘 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過之，爲設濁酒，麥飯，其子獵一兔，肩供仁

傑曰：「姊老矣，奈何不及仁傑在而使之住？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

卷六

三

裴炎諫曰：「太后毋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古者，何傷乎？」

服色立武氏七廟，而文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曾未

轉盼，幾以不唐自李敬業之師終蹶，瑯琊王之舉無

功，孰有以其罪告於宗廟社稷，而誅此老媪者，何幸

武氏良心忽見，昭德謀慮深長，先聲王慶之之罪，謫

去武承嗣之權，不然，幾以姪爲嗣，而天皇不血食矣。

然後杖殺之，昭德曰：「言于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

胡文定公謂武氏之罪當

張南軒曰：「宜告于宗廟，誅此老媪。」

陳史評武氏良心忽見，先是鳳

陳史評武氏良心忽見，先是鳳



舉人時人語曰補關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桓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

噫武嬰以女統男當時公侯將相無不以男事女補侍御史傳游藝義請以豫王巨為皇嗣改姓武氏 僧懷義得幸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託言懷游藝其羣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謂四時任宦 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至求禮奏請闈之表寢不

文公詩淫污穢宸極虐煽燔蒼穹

出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請刺心以明皇嗣不反太后即命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中宗廢居房州十五年嘗與皇后私誓曰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

初太后廢皇儲朕欲得佳入用之誰可者

焯蒼穹皇嗣被誣金藏剖心而房州帝子久不見天 所 劉朝箴曰武氏以一尼媪而革唐之命房州帝子 燕樂襲入臨菑齊濟王出走并相淳南

仁傑曰荆州長史張

目矣是時英賢抱忠赤者誰能忘其市呼袒左之心 百人相與 蘇安恒上疏曰諸武皆得分王而陛下 張昌宗張易之美姿容太平公主驕之得幸

東之其人雖老宰相

然諸武分王而二十餘孫無寸土張昌宗易之大小 之曰此二小 后夢鸚鵡兩翼折以問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而翼者三 張柬之等五人

才也太后用之後又

兒又為亂階向非鸚鵡折翼之夢狄張取日之功則 冠終為亂階 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乃托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 舉兵討武氏之

荐姚元崇桓彥範敬

正之功 史論狄梁公先武 氏而沒雖未及如 志而廬陵王來居

東官唐之正朔已

亂斬張昌宗易之于廬下太后傳位于太子中宗復位 文公詩尚非狄張徒誰 以下孫之 復其魄兆可見矣 辨取日功 呂溫頌曰取日虞淵浴光咸池潛授五龍表之以飛人以為名言 翰唐論

復其魄兆可見矣

廬陵何有反正之期乎夫后以婦人竊大號溢二十 狄仁傑為相太后謂之國老而不名荐夏官侍郎姚崇等率為名臣 姜師德見前 郭元振 政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君賢為國非為私也 為京州都督南境置和

卒而不至禍敗者無他由姚狄相於內婁郭將於外

其任賢之術有可取焉耳中宗橫罹酷廢戒宜切骨 桓彥範曰自古帝王未與婦 人共政而不國破身亡者也 二張之誅也薛稷謂東之徽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 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

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

衝要拓州境五百里 唐書論曰五王汲七于二張至三思 上使皇后與三思 雙陸自為之點籌

其任賢之術有可取焉耳

一旦復位即與婦人共政惟韋所欲東之諸人忽薛 劉幽求亦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 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反不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感也

季景之慮得虎不縛

季景之慮得虎不縛祿產再振帝方黜官中之雙陸 未幾五王皆出為諸州刺史三思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重福 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 後唐

利干社稷不若封以

各開府置官屬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利干社稷不若封以

各開府置官屬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利干社稷不若封以

各開府置官屬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利干社稷不若封以

各開府置官屬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利干社稷不若封以

各開府置官屬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利干社稷不若封以

各開府置官屬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三思與韋后日夜諧

王爵罷其政事上從之封五人為王

上欲斬韋月將大理卿尹思貞以方夏不宜行戮御史李承嘉

附三思詆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奸臣

欲除忠臣耶承嘉怒出為青州刺史

除官斜封付中書謂之斜封官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言其員數之多無處可坐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觀燈多不歸者

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為迴波舞故使作迴波辭

宴近臣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稱頭

轉日備諸醜態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宗楚客深忌相王勸韋后遵武后故事謀去之崔日用以其謀告隆基謀誅之或謂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遂

信妖女之撓權竄殺五王而功臣罹禍貶黜譙王而

愛子不保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擢

靜能皆以妖胡僧慧範出入宮掖誦道周利用冉祖雍李俊榮之逆姪安樂長寧公主等妄為上所信士史崇恩並加五品階紹之為三思耳目人謂之五狗倚勢用事隆慶勅

用方士崇獎僧道三思結寵而五狗株連斜封亂飛

而三無坐處梨園進御觀燈市里幸隆慶池觀潑寒

胡戲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恣情極欲雖郭

山惲李景伯李日知之詩諫而終不悟故至祝欽明

八風舞而五經掃地也甚者比昵羣小作和事天子

不作逐糧天子故觀袁楚客責魏元忠十失之書則

知帝抱不移愚之何如幸太子重俊起兵一誅足奪

武韋之氣惜乎殞沒而帝積惡之極餅中進毒太平

構謀爰立殤帝於是隆基起兵幽求協策天星散落

章典以者以狗降基勅兵入鉉武門斬韋后及安樂公主上官昭容比脫隆基出見相王相王曰社稷宗廟賴以不墜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即位廢重茂收捕諸韋親屬及宗楚客斬之○發明云睿宗慶之賢王

太平公主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中進毒弒帝于神龍殿其謀遺制立

太子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兵潰而死魏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傷但借太子殞

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強諫惟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與時俯仰楚客以書責之

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傷但借太子殞

太平公主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中進毒弒帝于神龍殿其謀遺制立

太子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兵潰而死魏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傷但借太子殞

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傷但借太子殞

太平公主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中進毒弒帝于神龍殿其謀遺制立

太子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兵潰而死魏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傷但借太子殞

不啓

睿宗

武后之廢中宗也  
立豫王旦為帝及  
后改唐為周封相  
王中宗崩乃即位

廣成子隱居崆峒山  
石室中黃帝造焉問  
以至道

玄宗

太平公主與竇懷貞  
岑義蕭至忠崔湜等  
謀廢立崔日用入奏  
事上曰誠恐驚動上  
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在安四海若奸人得  
志則社稷為墟安在  
其為孝乎請先定北  
軍後收逆黨則不驚  
上皇矣上乃與云云  
民間訛言上采女子  
以克掖庭上聞之選  
後宮無用者令有司  
具牛車載還其家說  
言乃息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

韋黨亦歿而社稷宗廟賴以不墜相王恬淡寡慾黃

屋非心因子臨淄之力御少帝之座初任姚宋置十

道按察翕然復見貞永之風故聞李朝隱之繫宦者

則曰副朕意在斯人聽司馬承禎之言理國則謂廣

成之言無以過而太平撓政惟愛妹是聽向非天文

示變早傳大位其不啓中宗之變者幾希上元降鑒

讀史管見太平公  
主上皇之愛妹也

隆基銘名薛謙  
光以武后鼎銘有

唐詩序元宗曰朕一揮寶劍還殿璫圖唐推以

禪頌云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繼舊服

云上元降鑒方鑿隆基  
為上受命之符獻之

方建隆基揮寶劍而履璫圖攘內難而啓新命是謂

開元虔奉遺訓手振宏綱先定北軍後收逆黨於是

沙汰萬二 黜周利貞等十三人  
千餘人 禁錮來俊臣等子孫

汰僧尼黜酷吏行鄉飲酒禮置侍讀官禁女樂而出

宮嬪叙友于而敦骨肉芟麥於苑中躬耕於興慶焚

珠玉錦繡於殿前聽倪若水而縱放禽鳥選名臣為

曹知稼穡 上嘗遣宦者詣江南取鵝鴨鵝等欲置苑中若水曰道路

之艱難耳 觀者莫不以陛下為賤人而真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放其鳥

命舉臺閣 出

引見政以惠 召新除縣令試以理人策惟

章齊詞理第一推為禮部令

官餞于洛濱供帳甚盛百書十韻詩賜之

刺史而賜十韻之詩引見京畿縣令而試理人之策

上與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名朕所不

思濟理而改集仙殿名聚文學而置麗正書院抑祥

毋得更 奏事有失則匡正其惡必記之

瑞之奏復臺諫史官對仗奏事之儀置十五道采訪

以六條檢察非法車駕還至宋州口稱良吏三人善

政屢書而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姚宋質疑高齊是問

崇善應變成務則惟守法持正韓休張九齡尚直獨

賜褒乎金鑑杜暹李元紘尚儉先載美夫埋金張嘉

貞尚吏而令公四俊遺議張說尚文而封禪創議非

正他若吳兢直筆不少假於燕公耀卿轉漕置輸場

於河口張守珪擊斬悍寇王忠嗣持重安邊要皆各

有所長以贊成治功帝亦任用勿疑寧瘦貌以肥天

身也

非為

物理論曰政如

沈既濟曰開元天寶之

中家給人足人無苦

一初誠

齊策

身也

非為

物理論曰政如

范祖禹曰開元之初

明皇勵精政治優禮

故老云

切杜暹因按事至天

身異域不宜逆其情

身受之埋于幕下

境移牒令取之虜大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

勸其市田宅者曰吾

貴為宰相何憂寒餓

比見朝士廣占良田

身沒之日適足為無

賴于孫酒色之資吾

不取也

或侍講以張說為使

上曰春秋不書

瑞惟記有字曰

分天下為十五

道置采訪使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章

韓休為人峭直不事榮利

後苑進獵輒問左右韓休知

張嘉貞為中書令史事嚴

引進蕭延福呂太一自嘉

著作即

吳兢

劉方節度使

邊為務曰太平

特但當提備

左右曰韓休

殊瘦乎何不

上曰吾嘗

肥吾用休為

社稷耳

沈既濟曰開元天寶之

中家給人足人無苦

下二十餘年間政如水霜人無苦窳弓矢積武庫之

二句  
通鑑

塵老穉鋤桑麻之影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而號稱至

休日令每十日賜百官一  
休假選勝選擇勝處

通鑑寵任宦官  
往為三品將軍

治焉然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而逸志萌寵任宦官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  
省事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以力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名果尚其壽  
老時丙子年又賜之酒曰臣弟子能飲一小道士

門施藥戰預政主兵而闍寺用貴方士張果聞空中

神語置元學博士而左道倡任王君奭楊思勗而師

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上由是  
華事遂以奭音障楊思勗以宦者將軍自

此自守護

神語置元學博士而左道倡任王君奭楊思勗而師

是程元振楊復恭不可勝言矣  
性精緻以治財賦得幸尋事果死

韋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帝以為能  
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律否字文融既敗楊慎矜得幸而韋堅王鉷之徒競

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歸西縣公仙 帥群臣觀左藏寶賜無極 命西京諸州各置太公  
客奉河湟使與張九齡諫不聽加實封 賜楊釗金紫釗即國忠也 廟以張良配享選名

以利進於是濫爵隴西恣賞左藏喜邊功而太公立

廟寵廐使而赤子拜宮倚口蜜腹劍之奸成羅鉗吉

網之酷嬖楊玉環芙蓉之面寵阿牽山赤心之兒崇

楊右相泰山之勢啓楊五家奢競之風置梨園子弟

霓裳羽衣之曲設醮集樂於鳳樓而嘆懷州之塗炭

酒也于為歌各德秀

花川谷成錦繡

醜音蒲王布德大飲

金炭乎以

刺史為散官

年焚珠玉錦綉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

安南亂遣內侍楊思

勗討平之○書法云

唐世中人預國政自

欽宗任高力士始中

人預軍政自欽宗用

楊思勗始

上曰朕聞空中神語

云聖壽延長又煉藥

置壇中夜欲收又聞

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王兀仲為閑廐使以

學畜盛加開府有寵

毛仲妻七產三日

上命力士賜之甚厚

且授兒五品官毛仲

抱兒示力士曰此豈

不堪作三品耶力士

歸奏之上怒貶遠州

祿山本姓康母再適

安氏冒其姓

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致祭○尹起華曰鉉

世謂李林甫口

有蜜腹有劍

蕭兒善吉温于林

甫又有羅希奩

煉成獄時合謂

之羅鉗吉網

貴

李太白歌芙蓉

安祿山

以胡人安祿山為兒上指其腹

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更無

餘物止有

楊國忠為右相或勸張彥謫之彥曰君輩倚楊右相為泰山吾

總論置梨園子弟而

以為米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霓裳羽衣之曲新求

海南珠翠而鵝

上御五鳳樓醮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

以重載樂工教百皆衣文綉元德秀懼遺棄致人連袂歌于幕帝曰懷州之人其

所作帝聞而嘆曰賢人之言哉

楊範臣所謂所求何異於所焚者一日潰裂而四出

潰裂 李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諸君不見云云 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水陸珍羞數千盤二盤費中八十家之產

故立仗之鳴馬有斥而言路塞矣以姚思藝為檢校

劉屏山云一怒而刀踞 越絕書漸漬乎滋味之 廢太子瑛光王瑒 百生一餽而殖醢手命 費沒溺乎聲色之類 卿王瑒而殺之

進食使菹醢千命而漸漬乎滋味之費矣一日殺三

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 范祖禹曰明王三子之廢係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係于張九齡之 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 未寵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後則天性滅為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子宰相以刑措賞而天性滅為仇讐矣停折衝上下

呂東萊曰天寶之際置沿邊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屯 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師反 左傳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廷

魚書沿邊置十節度鎮兵四十九萬而五大在邊矣

安祿山請以蕃將三 十二人代漢將從之 劍南留後李必擊南詔敗沒死者幾三十萬人南 詔之先本哀牢蠻語謂王曰詔有六詔蒙舍在南

用蕃代漢精兵戍北邊功不息南詔喪師而日戕元

陸贄表論鉉宗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亡俱焚而朝廷相蒙莫省

後憲宗問宰相鉉宗之政先理後 亂何也李絳傳帝問鉉宗開元

元於鋒鏑之下居天下於積薪之上開元天寶先理

時致治天寶則亂 何一君而相反耶 自居易歌歡娛未足燕 寇至方動馬肥胡語墜

後亂一君相反吾重為帝也病矣歡娛未足燕寇不

史記此為人 秦少游集范陽 貴妃齒痛歌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 也子不臣 者祿山巢穴也 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日帝清與賊戰 于武牢賊績祿

子不臣據范陽巢穴乘銳焱起漁陽告變遂陷東京

山遂隔 太白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 文丞相詩一朝漁陽動 東京 鼓吹詞清洛似流嗚咽水上陽深鎖寂寥春 暮鼓大河以北無堅城 河北一道領郡 二十四上聞祿

白骨相撐水流嗚咽而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

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 初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 長恨歌花鈿 委地無人收 初明皇幸西內墜馬 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 若逢山下鬼環子繫羅衣 委地無人收 高力士叱內侍曰五

無義士良可笑也山下逢鬼花鈿委地五十年太平

十年太平天 子汝欲何為 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 劍門鳥啼云無人助朕之悲悼耳 獨與貴妃姊妹皇子

楊國忠屢言祿山且 反數以爭激之欲以 連反以取信于上

山下鬼馬嵬驛也上 環妃小名貴妃至馬 嵬將軍陳鉉禮守殺 楊國忠明皇命高力 士以羅巾縊死貴妃 于佛堂

是錄去京夢生 卷六 七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日夜縱酒專事貨色。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而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遣司兵李平問道。奏聞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胡氏曰。果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云云。

初上皇每輔宴樂戲畢。備又教舞馬百匹。舞祿山既克。長安宴舞。群臣于凝碧池盛奏。宋業上工雷海青不勝悲憤。如樂器地西。

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 肅宗

時太子版馬欲西建。寧王俊執鞚諫曰。敵人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討賊。克復二京。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

帝與泌出行軍。七十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

帝遣中使喚庭瑤表。

天子親犯塵霧。奔黃屋於劍門道上。鳥啼花落。水綠。

山青無非悲悼。雖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夫平原。

真卿常山果卿真源張巡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

功河北響應。况據四海之全盛乎。方郭李嘉山之捷。

足寒賊膽。而欲速於靈寶之戰。哥舒覆沒。竟陷長安。

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不然危乎蜀道難何為乎。

來哉肅宗國之元子。因父老邁留受命馬嵬。返旆而。

東收兵靈武。號令朔方。旋師右輔。關隴底平。不失舊。

物斯亦幸矣。然乘危篡國。叛父不顧。寵幸良娣。博打。

聲聞。故鄴侯不肯作相。久則固請還山。以其違幹蠱。

之義。而以位為樂也。幸有胡就戮。諸將協心。自此而。

太原李光弼軍令嚴整。為。郭子儀平河東賊。廣平王傲與郭子儀。儀收復西京東京。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

七

請上皇東歸李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之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從之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表欲不還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帝語泌曰卿之力也

李峴曰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帝從峴議制陷賊官云第五琦入蜀奏事言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南為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江淮租

太原捷自此而河東平自此而兩京復奄有河北奉州來降河北奉為唐有惟相州未下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皇但至是物盡其弊開諫諍之途李林甫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從之

蘇源明亦不受祿顏泉卿死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謀無義贈官卿為山官擢知制誥

幽而死節蒙贈降賊六等定罪制停口勅處分似有應出中書致堂口肅宗初始上即位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大將皆制停之

清明之象故雖制度草創有李勉而朝廷尊有第五琦而國用饒有薛景仙而道路無壅裴冕臂可斷相

景仙為陳倉令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江淮奏請真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

李輔國諷僕射裴冕使荐己為相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輔國銜之

琦而國用饒有薛景仙而道路無壅裴冕臂可斷相

不可得程千里寧失帥不可失城文錚錚武烈烈憾

虛名房瑄績績陳濤喜家國再造實由李郭然使睢

陽之守無巡遠以哽其喉牙南陽之守無魯吳以扼

其衝要香積之陣無嗣業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回紇

之夾擊則河北兩京未知誰屬也奈何以郭李不世

乙未十一月祿山起兵丁酉正月安慶緒

未知誰屬已上八句南宮史斷

歐陽史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墟抗方張不制之敵哽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率軍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

房瑄為相好賓客善談論實對進則言于帝曰房瑄大言以立

張巡許遠拒之城中賊將君子高冠雖陽

命郭子儀守夜收復東京時子儀守與賊遇于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守初與之戰不利命郭子儀守夜收復東京時子儀守與賊遇于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守初與之戰不利



殺祿山十二月慶緒  
出之將討安慶緒一窮寇而命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之思明以所部十三  
源流至論總能獲也  
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范祖禹曰肅宗初復 時子儀以朔  
來降戊戌八月九節  
之眾據虎豹岩七之閑  
而京舉六十萬之眾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方軍斷河陽

度討慶緒已亥二月  
使王熊羆伐之眾致九節度步騎六十萬眾無故

思明反白稱燕王三  
橋保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使裨將  
思明殺之辛丑三月  
白孝德斬其驕將劉龍仙大敗之 二將高庭暉李日越思明復攻河陽光弼屯中潭賊

月慶緒稱臣于思明  
自潰抑獨何與河陽之戰中潭之戰光弼不遺餘力

思明長子朝義殺思  
將周警攻之光弼命郝廷玉僕固懷  
明思明愛少子朝清  
恩等齊進致死賊眾大潰思明遁去  
魚朝恩惡子儀因相州之敗  
故朝義與部將駱悅  
縊殺之

致堂口中潭之戰光  
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為犄角則可一戰而擒思明

弼不遺餘力僅得一  
史思明至汴州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勝降之帝聽朝恩言勅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兵尚銳未可輕  
勝若不罷子儀使與  
進僕固懷恩恃功多不法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乃附朝恩言東京可取由是使趨光弼出帥與思明

犄角賊必可平矣  
乃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邗山之敗釁由二恩待借

陳史訐邗山之敗由  
戰于邗山官軍大敗河陽懷 代宗初立使劉清潭使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面紇至三城見州  
朝恩與懷恩陰陽其  
州皆隨逾月朝義殺思明 縣丘墟有輜唐之志乃困辱清潭也遣使言狀朝廷遣使往勞雍王适

間也  
雍王适至陝州見朝  
兵回紇受其屈辱而後僅得成功亦已晚矣且以宮

纒可汗責適不拜舞  
置道場于三殿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主○上嘗使數  
兵馬使藥○對以  
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城 百僧為道場于內張講讀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

禮不當然固統將車  
人武士為菩薩金剛思飯僧以致太平而日食月食

見引子昂等各鞭一  
山入李唐見帝上方抱物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 時李輔國與張后  
自道迂還軍德宗以  
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深然泣下然哀張后不放請西內 謀遷上皇于西內

此恨回紇  
之變不聞修省感李唐念女之諷而西內之朝仍沮

元年書日食既末年也  
以官爵收散卒官爵輕而貨重天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 此三句 平盧節度  
軍者一切衣金紫○范祖禹曰肅宗欲藉簡成功濫假名器輕于糞土 温公斷 使王鉉志

又欲苟簡成功名器輕於糞土徒委一介之使徇行

伍之情而節度由軍士廢立由是楚州殺刺史河東

賜子儀爵汾陽王知  
楚將牙將高幹殺 河東節度使劉景山納馬  
諸道行營時帝不豫  
推侯希逸朝廷因而授之節度由軍士廢立始此 其刺史李藏用 贖罪諸將怒曰吾輩曾不

召入內曰河東之事  
一以委卿子儀至軍  
及一馬乎遂殺景山○朔方行營堂元振殺都統 伊川擊壤集各擁節兵盛 周禮內史掌主

境輒害主將吾為宰  
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務非元禮 誰憐王室甲選朝廷云 八柄之法以詔

相豈受一卒之私耶  
殺節度行營殺都統邀朝廷姑息觀社稷安危而爵

收元振及其黨四十  
王治一曰爵三曰祿三曰廩四曰  
人皆殺之河東節度  
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幸雲京聞之亦案誅

李輔國本飛龍  
小兒飛龍姓名

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初張后與輔國表裡擅權晚更有隙后召越王係謀殺輔國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殺后及係不數月間父子祖孫相繼而歿

### 代宗

上以輔國專權夜遣益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以宦者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吐蕃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益兵元振遇之吐蕃

祿廢置殺生子奪之八柄君人者無與焉甚至寵飛

輔國諱殺建寧王後 上皇在西內不憚因 又殺越王係充王問 辟穀寢成疾而崩 震駭而崩 輔國勅兵變 皇后于別殿

龍小兒而下不保其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內

不保其妻貽笑若此國不亡幸耳代宗繼之明不足

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存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威

權倒置賞罰無章史氏雖滅立三帥而河北之亡已

兆輔國雖殺用元振而蒙蔽之害日深吐蕃入長安

束手無策出幸陝州斯時也將帥叛公卿叛三輔叛

四方叛臨淮畏讒疑沮緩於勤王賴汾陽收商州潰

卒率朽鉞鈍戈捍強人猛馬而奪海內於羣盜之手

漸歸之唐不然京師皆左袂而大河南北莽為盜區

矣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此時朝廷豈堪再壞又不悟

帝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召之庸肯

至乎陛下若以子儀待懷恩可不戰而復

帝還長安子儀帥百官詣軍奉迎 車駕發陝州顏真卿請上先謁慶廟朕後還宮元

帝勞之日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載不從真卿怒言朝廷豈堪再壞取相公再壞取相

矣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此時朝廷豈堪再壞又不悟

帝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召之庸肯

至乎陛下若以子儀待懷恩可不戰而復

帝還長安子儀帥百官詣軍奉迎 車駕發陝州顏真卿請上先謁慶廟朕後還宮元

帝勞之日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載不從真卿怒言朝廷豈堪再壞取相公再壞取相

矣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此時朝廷豈堪再壞又不悟

帝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召之庸肯

至乎陛下若以子儀待懷恩可不戰而復

帝還長安子儀帥百官詣軍奉迎 車駕發陝州顏真卿請上先謁慶廟朕後還宮元

帝勞之日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載不從真卿怒言朝廷豈堪再壞取相公再壞取相

也邠州別駕李抱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朕之

二年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子儀堅壁勿戰夜出陣于乾陵南懷恩以子儀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遁

將鑑博議屬以懷恩暴卒二寇交爭回紇改圖自相吞噬卒破吐蕃云云

八面鋒名藩巨鎮將成德軍臣程元振相連高慶大節冠侯其與山南東道李元正已皆結為婚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蓋相聖

郭子儀為上將程元振魚朝恩諂諂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不即口就道由是詭譎不行校中書令考凡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婚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至德宗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

而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總禁兵判國子監武權文鐸把握奄餘是以功臣解體頓興反側懷恩以

六罪自訟遂宜代以子儀如顏真卿李抱真所云者

乃任其拒命三年再引外寇其來如飛涇陽圍迫又

賴令公身為敵餌單騎馳赴二寇交爭葛盧改圖卒

破吐蕃之兵坐收靈臺之捷天生令公其為社稷與

邊隅雖靖而藩方悍將高慶大節雄若羗戎恃狡兔

之穴增壘閉途而輔車相倚之勢固憑孽狐之丘繕

兵補卒而肱髀難削之形成時惟李抱玉兄弟為將

臣之良忠賢顯著故澤潞步兵天下稱最然來瑱入

朝遇讒賜死光弼憤鬱至墮其生子儀擯廢不保丘

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怨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自以門死王事斬四十六人功無與比而為

人構陷懷恩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

次年懷恩復引外寇入寇懷恩道死二寇爭長不睦子儀單騎往

說回紇欲與共謀吐蕃却歸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寇

後德宗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

源流至河北瓜分集蕃而成此難削

之形勢輔車相倚之勢使人視之苦若羗然

陳制節度使李抱玉其弟澤潞節度使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乃籍民三丁選

一壯者免其利稅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獻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遂雄視山

東故天下稱澤潞兵為諸道冠也奉曰史稱李抱

子儀家居行盜殺子儀父塚人以為魚朝恩

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殺乎

初帝徵諸道兵不至柳伉上疏曰陛下若欲安宗廟定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帝僅削元載爵放歸田里後流溱州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縮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五分之一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

于是回紇使者至於犯朱雀門田承嗣反叛已彰

進討之十一年赦入朝 虜有節度使朱泚獻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表帥百官賀進討而十二年復發兵討之 賀曰物及常為妖宜戒法之不察奸變之不懲者李京曰唐以相屢討屢赦甘受玩侮猫鼠同乳天譴昭然曾不知懼

而當時所加意者不過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幸章敬寺賜孟蘭盆不空濫國公之爵而已元載專權至以

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而匿之於魏少游所事可

知也甚而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即為

節度擅殺兵馬者遂與刺史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

解緹衣旦紆公衮而不惜甘作痴聾偷安為務此柳

伉所以有責躬之諫 郇模所以有持筐之哭也 雖其

誅三宦籍元載論者謂為最武要皆不能盡善即晚

年相袞縮之清儉任晏琦以理財若可與有為者而

史斷藩鎮陸梁上 陵下替養威亂階 通鑑紛七諫政載 在史冊唐室云云

建錄去原考注 卷六 四

權知留後 汴宋都虞侯李靈諱 文獻通考 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哀籠為求始

尋為節度 鑿詔以靈曜為刺史 未幾討平之 息逐有朝編云云至公家者矣紱衣武士之服

節度擅殺兵馬者 遂與刺史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 子儀子曉尚昇平公主嘗爭言曉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海天子而不為公主志奔奉表之帝

曰此非汝所知感諭令歸子儀聞之因腰入待罪帝曰歸諒有云不痴不聾果為家翁兒女子聞房

解緹衣旦紆公衮而不惜甘作痴聾偷安為務此柳 之言何足聽也子 晉州男子初模以麻辨髮持竹筐罵于東市願獻三十字一字

儀歸杖暖數十 為一事其言圍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 諸州監軍使也

伉所以有責躬之諫 郇模所以有持筐之哭也 雖其 殺李輔國 流程元振俱見上 為所恩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為期元載奏朝恩專恣不軌帝命元載

擒而縊殺之 元載專橫賜自盡 司籍誠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致堂曰代宗之政無可紀

誅三宦籍元載論者謂為最武要皆不能盡善即晚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 君起華曰郇模一布衣而得

第五功分理天下財賦 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

年相袞縮之清儉任晏琦以理財若可與有為者而 史斷藩鎮陸梁上 陵下替養威亂階 通鑑紛七諫政載 在史冊唐室云云

建錄去原考注 卷六 四

之開元以來宰相共  
食實封三百戶謂之  
堂封衣欲歸之同列  
不可而止未幾縮卒

紛紛謬政養成亂階唐室大壞實基於此

### 唐紀下

### 德宗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  
獻錢三十萬緡上欲  
受之恐見欺却之則  
無辭崔祐甫請遣使  
勞淄青將士因以賜  
之使人人戴上恩又  
諸道聞之知朝廷不  
重貨財上從之

澤州刺史李錫上慶雲圖上詔曰朕以時  
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却之

諸國獻馴象上曰象費養養而違  
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

德宗勵精思治初政清明却慶雲之圖縱荆山之象

安史亂後將相宦官競治第舍時人  
謂之木妖上命毀元載馬璘等第

又出宮女  
數百人

楊炎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請出  
之以婦有司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主意議

罷榷酒毀木妖賜獻錢出宮女詔財賦皆歸左藏慨

者稱  
范氏曰德宗即位  
之初慨然云云

時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  
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是以淄青軍士嘆明王之復出

吐蕃入貢蜀將吉言不可歸吐蕃俘上曰恩威不立  
何以懷遠命悉歸之婦俘稱新天子德威洽于中國

二句范  
氏論

而吐蕃歸俘稱天子之德威卓然一令主也夫何性

又趙瓚 盧杞譖楊炎有異志貶崖州  
白志貞 司馬遣中使護送縑殺之

上在奉天救日  
行僕射崔寧以

與君子殊與小人合保養盧杞等巨奸殺楊炎殺崔

胡寅曰晏有足食之  
功而置之死欲以服

奸雄之心難矣故來  
頭死于前而梁崇義  
僕固懷恩以為辭劉  
晏死于後而李正已  
田悅以為懼由殺之  
不以其罪也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  
討田悅戰于臨洛大  
破之悅走魏州

以張孝忠朱滔等討  
李惟岳惟岳將王武  
俊殺之以降成德遂  
平滔請深州不許由  
是怨望武俊欲得節  
度使不得田悅遣使  
說滔武俊曰三鎮連  
衡若耳目手足之相  
救則永無患矣遂合  
兵反詔李懷光討之  
敗績田悅朱滔王武  
俊李納皆稱王

初術士桑道茂言陛  
下不出數年暫有離  
宮之厄臣望奉天有  
天子氣遂命築奉天  
城○朱泚亂奉天經  
月李懷光李晟倍道  
入援泚遁歸長安懷  
光素與人言盧杞等  
奸佞今見上當請誅  
之杞懼啓上使懷光  
乘勝取長安懷光自  
下進教上表暴揚盧  
杞等罪惡上不得已  
貶杞瓚志貞為遂州  
司馬懷光內不自安  
遂與朱泚通謀遣其  
將趙昇為入奉天渾  
瑊聞之請上決幸梁  
州

上為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流涕  
杞請寧與泚結盟故後至縊殺之  
準希炎言奏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  
証成之上使中使縊殺之

天下寃之○田悅李正已  
已表請殺劉晏之罪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與李正已因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  
死寶臣力為田悅請繼襲承嗣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

罪故李正已以緝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  
痛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詣惟岳謀拒命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陷汝州盧杞言于上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  
海內使之宣慰希烈可不勞軍旅而服上從之真卿至許會朱滔等遣使

陽李希烈以淮西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  
請希烈勸進真卿叱之希烈掘坎欲坑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  
堅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謝之

名器不可假人而欲平藩鎮賦  
陽則又叛帝始也知名器不可假人而欲平藩鎮賦

二句典 李希烈未反之先上詔希烈 惟岳將王武俊以衛常寧 初楊炎作兩稅夏  
元赦文 討崇義 敗死傳首京師 言還襲惟岳傳首京師 輸無過六月秋輸

車籍馬行賫居送雖崇義傳首惟岳受誅而兩稅困  
無過十 李希烈圍襄城詔發諸道兵救之潁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京兆尹王翊犒軍  
惟懼各乘後眾怒蹴而覆之揚言曰吾輩將死于賊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命拒日刃耶斬

民大奸接踵故姚令言變起京師倥偬於奉天之幸  
開欲取瓊林大盈二庫上與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令亂兵擁太尉朱泚為  
謀主泚召司農卿段秀實議稱實唾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

李懷光憤激稱亂困踣於梁州之奔朝廷專事姑息  
其額此殺之遂 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詔以為節度使未幾仙奇亦為其將 宣武節度使劉  
吳少誠所殺遂自為留後少誠為希烈寵任故為之報仇 茲佐卒將士擁

於是吳少誠殺陳仙奇而為留後宣武軍擁劉士寧  
茲佐之子士寧為留後以請于朝上問宰相實 平盧節度李納率軍中 田緒尚嘉城公  
參曰不許則亦人將合于李納矣上乃許之 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圭有廢子三人

而為留後平盧軍推李師古而為留後魏博軍推田  
李安最幼公主子之緒 宣武節度劉士寧淫亂殘忍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  
卒左右擁李安為留後 會士寧出畋分兵閉城士寧逃即以萬榮為留後

季安而為留後宣武軍逐王帥而李萬榮為留後橫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從  
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海軍逐王帥而程懷信為留後昭義盧從史與監軍  
是錄去原考主 卷六 三

山南東道節度買就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太宴有急牒至以澤代就七內牒懷中顏色不變竟罷澤告之且令牙將請澤張獻甫怒殺澤就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就相結而為節度山南行軍樊澤以急牒而代買就太

甫自隨軍府遂安

華陽論

阿倒執鋒柄在人孰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

初代宗優寵宦官中使所至公求賂遺上知其弊遣中使

張涉薛岳以賤敗宦官武肅籍曰曰南衙文臣雖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

之弊懲宦官之蠹而杖邵光超矣自南衙文臣賊至

亂天下耶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巨萬頗忌宿將不知倚任而奄寺寵專白志貞則觀

察矣孫榮義則中尉矣竇文場王希遷則神策矣霍

相比統軍降麻翰林鄭絳奏故章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上乃謂文場

口朕今用爾不謂爾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勝我為之矣遂焚之

以宦者為宦使管中抑買外間物令宦者主之又置白晷使

栢良器為文場所惡降秩

仙鳴則護軍矣栢良器則降秩矣官市則有使矣中

人于市申左右望韓伯白取其物不還直康文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教百事

官得志勝氣籠霄孰非帝有以成之其始也罷貢錦

口銘宗生日為千秋節代宗因之廣受四方貢獻德宗並其大

此圖奉天遣健兒出城覘賊苦寒乞襦褲上為求之不獲時城中糧盡健兒統有糲米二斛每向賊休息夜絕人于

服玩生日不受獻矣自朱泚之逆恨襦褲不獲慨蕪

城外采薪請根而進之

每屋二架為一間上屋二千錢中稅一千下稅五百陌作伯俗謂百錢為一陌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從趙贄請也

菁供御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間架除陌錢增商稅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掘鐵使張滂奏水火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

待問實元德虎政苛毒蛇賦重

上于行宮懸下置二座榜曰瓊林大為陸贄以戰功未賞跪諫曰天子以

括富商翔權茶猛虎毒蛇難實左藏而撓廢公方崇

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上即命去其榜

二句外史

閔申倉廩竭禁軍或自脫申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

聚私貨豐瓊林大盈之積野無肥民市無豐賈軍士

比歲飢饉至貞元二年麥姑熟市有醉民

以為佳瑞

提錄法房旁註 卷六

夏之會韓暹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  
遷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江西

西川

脫巾呼糧醉人亦以為瑞而乃李兼則有月進韋臯

幕僚進奉自縊始後  
為河東行軍司馬

常州

刺史進奉  
刺史

則有日進嚴綬因之而遷員外裴肅因之而遷觀察

鎬列剌  
以進奉

昌滑發履賂賈履已而馬進  
奉矣上悅其進奉之言止免官

京兆尹李實務徵  
求以給進奉監察

書經大全唐之衰君  
相皆可以萌取方鎮  
爭貢羨餘行苞苴而  
天子始失其政

李鎬因之而錄用陽履因之而免罪爭貢羨餘行苞

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六年稅  
物徵未得者請後來年坐取山陽令

簡錢神論前今  
之世惟錢而已

時馬燧以長春宮不  
下則李懷光不可得  
乃徑造城下呼其守

昔韓愈爭之而坐貶當帝之世惟錢而已故君子謂

將徐庭光令堅壁勿  
出燧帥諸軍至河西  
河中軍士自相驚曰

德宗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

西城擐甲矣又曰東  
城疑隊矣須臾軍士

河中既平復有回事所宜區處皆悉希首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奏曰希烈雖未順命斯為獨夫

皆易其號為太平字  
懷光縊死河中平其  
眾大呼曰吾輩復為

聚斂貨財者以此是時河中易號復為王人罷討淮

王人矣

未幾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  
尹起莘曰淮西自平果不出陸贄所料綱  
歐陽史贊德宗猜

蕭復善與盧杞同奏  
事杞順上旨復正色  
曰盧杞言不正上愕

西不戰而屈殊得以恕待人之意然猜忌百端強明

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

自任謂崔祐甫為護短謂姜公輔為賣直謂蕭復為

希烈遣辛景臻謂真  
卿曰不能屈節當自  
焚積薪灌油于其廷

輕已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責士民感泣四王革號而

真卿趨赴火景臻止  
之後遣中使賜死真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

大勢乖離尚賴陸贄忠諫於內李晟馬燧渾瑊輸力

死不知使者幾丁發  
長安曰自大梁來直  
卿曰然則賊耳何謂

於外李抱真王武俊之師克在和以及真卿趨火秀

卿曰然則賊耳何謂

上處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  
李晟遣兵擊吐蕃敗之其主尚結贊謂  
李抱真遣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

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  
參謀賈林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

說王武俊與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抱真引兵會武俊于南宮約為兄弟誓而滅賊武俊指心仰天曰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

此身已許十死無憾遂運營而進大破滔于貝州劉友益曰此兩將會其何以書歸克在和也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

於外李抱真王武俊之師克在和以及真卿趨火秀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

提錄法房旁註 卷六



勅耶益而死  
初懷光謀反其養子  
石演芬遣客詣行在  
告之事覺懷光責之  
演芬曰天子以太尉  
為股肱太尉以演芬  
為心腹太尉既負天  
子演芬安得不負太  
尉乎苟免賊名而死  
死甘心矣懷光使左  
右商食之皆曰義士  
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或言韓滉聚兵修  
城陰蓄異志上以問  
李泌對曰此乃人臣  
忠篤之慮奈何以為  
罪乎遂前以百口保  
況上進米百萬斛使  
其子阜至京師自送  
至江上冒風濤而遣  
之滉淮南節度陳少  
府李太尉子紹祿自  
為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為諫議與李齊運守皆權傾宰相  
之職于澠南大潰又戰于五樓全義

擊多事  
高重提與宋洪將李日月戰于梁山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  
陝虢兵馬使  
蓋哀結蒲為首而焚之視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遂襄抱輝殺

實擊笏高重提石演芬等忠義慷慨否運漸昌鄴侯

定陝虢之亂談笑而安反仄韓滉運江東之粟忠篤

而及淮南奈何晚節猶不覺虛杞之奸用延賞之私

怨奪西平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宣公之相位於

是陽城以直言左遷方鎮以跋扈進爵李齊運以柔

為留後況使謂之曰

汝敢為亂吾即日全

軍渡江誅汝矣詔俱

而止上聞之曰況不

惟安江東又能安淮

南真大臣之器卿可

謂知人

吐蕃尚結贊請和以

渾瑊為會盟使盟于

平涼李晟泣曰吾生

長西陲備請蕃情所

以論奏但恐朝廷為

吐蕃所侮爾吐蕃果

伏精騎數萬于壇西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

城自幕後出偶得他

馬乘之將卒皆被擒

○趙清猷集唐德宗

許吐蕃會盟至時窈

發平涼故渾瑊有狼

狽云云

調護在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留心術藝禮重

亂貞元中政事不理豈非德宗之過耶順宗賴鄴侯

肅宗女制長公主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

其策或告主淫亂上怒幽太子禁出流昇等于嶺南

改走保 制奪少誠官爵進兵討之官軍大敗會  
陳州 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乃赦復其官爵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  
帝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帝問曰盈珍擾卿邪  
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千  
杜復生亦不能行悖逆之政成敗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不罪盈珍焉  
準平萬貨刻各則生患竟假則  
輕信吐蕃而有狼狽奔遁之事寵擢延齡而肆倍克  
容奸用延齡恐傷聖上不從贊曰延齡以境寬斂怨為  
後憲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  
罪城以請證服詭為盡節可謂義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卵也  
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事贊使奸  
斂怨之謀弊政紛紛要不特此三者而已也建中之  
人得乘間威福故也憲宗曰然此亦  
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以為戒  
肅宗女制長公主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  
其策或告主淫亂上怒幽太子禁出流昇等于嶺南

切責太子欲廢之李泌反覆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書禮重師儒必先致拜在儲位二十年云云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術藝善謀

順帝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稱疾不視事故事宰相方食百僚無敢請見叔文至中書見韋執誼索飯同食閣中鄭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帝久失音不能決事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大抵計事王叔文依仗也依忠言也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必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師儒不幸失音嬰疾賈耽鄭珣瑜又相次歸臥王

叔文之奸倡於內宗元禹錫之邪和於外非伊非周

不管不葛汲汲如狂大亂幾作雖以竇羣半士誇之

言反欲逐害若非韋臯表請太子監國邪黨何由震

憲宗

上謂宰相曰卿等救

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

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猶復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棄

相共談為理之要且曰事有違宜卿當十論而却毛

龜之獻毀安國之樓蠲淮浙之賦禁進奉之舉遣振

恤之使贖魏徵之第讀列聖實錄欲度幾二祖之治

指言甫為悅媚乃與李絳諮議時事言無不酬擢裴

垣之竭誠輔佐嘉許孟容之抑制豪強稱柳公綽之

師表輦轂又以循默罷鄭絀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

建康長原亭主

卷六

三

言淮浙水旱近有御史言不至為災如何李絳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上命速蠲租賦潘孟陽元和初除運使詔察諸路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娛樂名譽大損上嘗稱太宗鉉宗之盛欲度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柳公綽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冲前導公綽杖殺之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初視事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

神聖皆 官官叶承璫盛修安國寺立聖德碑請 上以水旱欲降德音從 南方皇亂命鄭敬 虎美耳 勅學士撰文上以李絳言用多牛拽倒 李絳白居易之言也 等為當慰使振恤 之戒之曰朕嘗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振救百姓 魏徵鉉孫稠曾甚以改第質錢于人白居易 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已 奏事闕激勸宜出朝廷上出內庫二千緡 贖以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烽火屢警早時作此正陛下宵 上以吉甫故 賜 衣府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上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罷垣然寵信 指言甫為悅媚乃與李絳諮議時事言無不酬擢裴 垣之竭誠輔佐嘉許孟容之抑制豪強稱柳公綽之 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羣下錢不償 李藩給事中書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裴垣在藩有 李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 宰相器上以納循默罷之權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禮之人不知為神策軍將也。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時議討王承宗，李絳請吐突承璀統六軍，以狀狀示諸學士曰：此人勿令得進用。

李吉甫、李絳、李德裕論于上前，德與以詩斥李斌，以堅正相李廓以無所可否，黜權德輿。

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以居易為翰林學士。

李廓性堅正，無私與。自淮南節度使，佐王師討蔡，吐突承璀荐之，朝召入相，廓不喜。

由官寺進，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我任乎？至京師，引疾固辭，其孫稷亦位宰。

相好學，家藏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諷用白居易，以諫進蚶蛤而帥孔戣好惡如此，亦有志於中興者。是時天下節度十有五，小不如志，即提

兵四出，侵敗王略，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帝用杜

黃裳勸奮，然除天下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

黃裳勸奮，然除天下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

志於中興者，是時天下節度十有五，小不如志，即提

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械送京師，斬之。有司

襲錡家財，輸京師，裴

願以資財賜浙西百

姓，代今年租賦。上從

彭義簡反，吳少誠率其子元帥自領軍務，

縱兵侵掠，及東畿，制

削奪其官爵，發十六

萬兵討之。彭義簡准

西諸軍討淮西四年，

不克，裴度請自往督

戰，李愬誘擒其將李

祐，待以各禮，遂與密

謀，夜半乘雪襲蔡州，

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時民謠云：緋衣小

兒，衣小兒逐天上之口，而再清幅員，其討淄青也。

逐。天上有口，吳宇被驅

逐。年之厲階，二句歐

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然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

黜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遭貶責。盧坦以舉職事

僕射，均素附宦官，

嘗入朝，踰位而立中

丞盧坦，揖而退之曰：

昔姚合仲為僕射，位

在此，口南仲何人，

用曰：是守正不交權

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然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

黜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遭貶責。盧坦以舉職事

王涯之甥，與裴均覆棄而不自言，帝能始貶

於陵，貫之，僧孺等久不調，牛本竟禍始于此。

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然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

黜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遭貶責。盧坦以舉職事

用曰：是守正不交權

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然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

黜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遭貶責。盧坦以舉職事

黜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遭貶責。盧坦以舉職事

俸者坦等改右度子  
白居易上疏曰牛僧  
孺等云云至黜度子  
此數人者皆今之人  
望以下時之減否者  
也一旦無罪悉疎棄  
之上下社口庶心恂  
恂陛下小知之乎

中丞盧坦奏彈山南節度使柳晟折東觀察濟美運物進奉上表慰之曰朕已釋之  
不可失信命歸所進于有司。胡寅曰柳之政違勅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  
而黜度子柳晟闢濟美以違勅進奉而不加嚴斥已  
欲也使憲宗以其物代百姓常  
賦而嚴加嚴斥然後足以示懲  
皇中鐔程昇數貢羨餘並以本官同平  
章事裴度駐與小人同列上表求退

行義正宗云平蔡之  
後驕侈運形裴度以  
忠直見疎李逢吉以  
諛語獲用

見主心之微迨藩隅初靖志意遂荒鐔昇用而崇聚  
上好神仙皇甫鐔荐山人柳必能合長生藥 度在位知無不言皇甫鐔之  
必云天台多靈草上以必權知台州刺史 党其擠之罷為河東節度 京師留裴度韓愈上  
斂柳必用而好神僊黨議起而晉公疎佛骨迎而昌  
表切諫上大怒 吐突承璀 四方進奉謂之助軍 李逢 起居舍人裴潯諫  
貶愈潮州刺史 陳弘志 賊平進賀謂之助賞 吉 用方士蔡貶江陵

裴度表略曰陛下建  
升平之業十已八九  
何忍遽日隳壞使四  
方解體乎

黎謫奄寺寵而中貴橫貢獻既頻讒誦獲用貶崔濟  
令 崔群與帝論錢宗之政先理後亂以為錢宗用姚宋張九齡等則理用李休甫楊國忠則亂故用  
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  
之忠諫罷崔群之至言升平之業十已八九遽自隳  
相任李林甫此亂之所以分也皇甫鐔恨之數  
斂于上遂罷范祖禹曰崔群之言可謂至矣  
初吐突承璀諫立皇王揮為皇太子上不許上  
服金丹多躁怒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至是景

承暉麟德俱殿名龍  
首池名

壞起承暉而修麟德浚龍首而服金丹弘志逆謀求  
勅人言內常侍陳弘志  
帝為宦者梁守謙  
王守澄等所立  
公除謂已成服除之從  
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

穆宗

福速禍何其愚也穆宗嗣祚不能討賊甫過公除即  
游畋為樂盛陳倡戲八月浚池九月大宴十月幸華  
上初即位西河署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太平漸宜銷兵密令天下有兵處  
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皆聚為盜通鑑上方宴安不以國事為意  
幽州軍亂囚節  
度使裴勳推

清聽蕭俛段文昌之說不以國事為意故盧龍囚節  
朱克融 成德兵馬使盧泰殺節  
為留後 度使田弘正自為留後  
裴度元臣易重亂李光顏名將討幽  
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度成德殺節度雖以諸道十五萬之師元臣名將不  
幽州盧龍  
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盧泰未幾布將也憲誠不用命布自殺眾  
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庭湊圍神策軍牛元翼于深州朝廷不得已

能討幽鎮萬餘之眾朱克融與平盧史憲誠與魏博  
海青即平盧魏博節  
天雄鎮盡附成德此  
河朔三鎮也

范祖禹曰唐之朋黨以庭奏為成節度使始十僧孺宗閔之對而置疑愈其罪

策而成于錢徽之匪皆由主德不明不分抑止忠諫以斥陟之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

王庭湊與成德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而王僧孺德裕皆入相之望德裕出為觀察使六年不遷以為李直臣坐罪當死官受賂為

德不明朋黨分構更相傾軋垂四十年縱能誅李直臣上為太子李德裕有良馬遺左右銀水之聽以職統親軍不敢飲及

臣用李聽免欠錢復韓愈知公權之筆諫不足取也初上為太子李聽有良馬遺左右銀水之聽以職統親軍不敢飲及

敬宗有太后之賢而童心未除大行在殯鼓吹日喧

敬宗

忘哀擊毬奔其私嗜御昵八關十六子以紊朝政劉

李逢吉諳紳謀不利蘇佐明

翰林韋處厚上疏述紳為逢吉之黨所逸

上稍開悟會閱禁中文書得裴度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諳紳書不復聽

唐召學士草諸文辭俱于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王播特逢吉之勢與絳遇于途不之避絳引故事言之議者多從絳議帝聽用舊儀

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勅使裴度曰

自困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旬日

禮裴度而詔克融二年之中有善十餘節故能使李

蘇滅燭之禍乃其自取叩頭者言豈不足信哉然觀

其聽李逢吉而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悟李紳之

冤罷戒壇止東幸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從北門之

奏而寬量移宥李漢瑤臺之諷答德裕丹辰之箴擢

栖楚龍媒之叩慰李渤出閣之請沮逢吉而伸李絳

禮裴度而詔克融二年之中有善十餘節故能使李

禮裴度而詔克融二年之中有善十餘節故能使李

李德裕清肅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切其交恨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後又以牛

李直臣坐罪當死官受賂為

上問柳公權曰卿書何能如是

之善對口用筆在心已

帝與宗官劉兌明

守擊球燭滅其竟

帝與宗官劉兌明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守擊球燭滅其竟

後徐賜詔書上從之  
強祐遼勳進奏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  
未幾幽州軍亂殺克  
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公綽服牽雞俟于客舍或諫此禮太過公綽

祐膽落於御史公綽尊禮乎奇章亦非下愚不移者

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奉相所以  
孫之倫度也忠賢  
劉克明等弒帝立絳王悟官  
重朝廷也竟行之○僧孺封奇章郡公  
于補導廢漢昭之比  
官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迎

惜乎豫教不早難與漢昭比迹敬宗弒而絳王立絳

江王即位  
自元和之末宦官擅權連累天子在其掌握人劉蕡對策曰陛下將任絳王  
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遂刀鐮之職視骨鯁之直奈何以養近五六人總天

王殺而江王立一日之間宦者凡三易主而敬宗不

得正其始何不塞陰邪之路復門戶掃除之役  
宦者之族高元祐諫曰今西頭勢乃高衛德家之

### 文宗

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節覽復生西頭勢重劫

脅天子使天下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虺蛇可謂唐室

尚有紀綱乎太和之初任用裴章去奢從儉不受徽

稱虛已焦心耻為凡主嘉魏暮之不忝厥祖稱杜棕

之真能先覺慕韋處仁之門地清素用高瑀而債帥

鮮任崔郾而鄂岳治有薛元賞之不畏疆禦李石之

鎮訛言鄭覃之沮為詩朝非乏人太平可冀然優柔

不斷受制家奴劉蕡黜而忠讜路塞宗閔相而朋黨

上曰朕每讀書耻為  
言水旱為災恐非節儉稱之時上辭  
上以李孝本二女收養宮中拾遺魏謩堂疏諫上曰謩早

凡主每與卿等論天  
不受後又以薛季稜言群臣上表不受  
何之間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暮微五世孫也上賞

下事則不免愁  
河中奏騶虞見上謂  
杜棕曰訓注皆因瑞  
命尊獻其祖文貞公劾鄭覃在  
上性儉素駕馬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  
以致亂乃知瑞物非  
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清素故有商如此中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為鄂岳

國家之慶卿在鳳翔  
不奏自免真先覺也  
○自大曆以來節度  
觀察使初剛在陝以寬仁為治及至鄂  
元賞官請李君第見有神策軍誦事甚喧元賞殺之而自服  
使多出禁軍大將皆  
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即曰政貴知變也  
以見仇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中尉之人無禮宰相庸

以倍稱之息貸錢以  
賂中尉然後得之至  
是裴度韋處厚始奏  
用瑀中外相賀曰自  
今債帥鮮矣

京師訛言寇至李石  
坐視文宗沛然自若  
至晡乃定

李宗閔有宦官之助  
遂入相惡德裕通已

以為太  
二句  
劉蕡對策老官馮宿等見之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  
吐蕃將悉怛謀以維  
平可與  
史斷  
下物論韋處厚稱屈李屈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州來降李德裕遣兵

出之滑州宗閉又引牛僧孺為相七與排擯李德裕之黨上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計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上命申尉仇士良等往視之訓注因伏兵縱擊謀泄反為仇士良所殺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即李仲言

去難維州議而牛李之怨已深左仗泄而仇魚之黨愈熾始壞於申錫再敗於訓注甘露之變千門流血

而天下事決於北司徘徊眺望獨語嘆息至不敢言

宦官者終其身告悲愁於李石問服獻於周墀諸藩

用兵不暇憂省飲醇求醉甘為檻羊此杜牧所以著

罪言也帝崩仇士良等廢太子而立穎王天資英果

委任能臣李回使而三鎮奉詔杜悰相而得一魏徵

擒楊弁之微賊而取太原如反掌戮劉蕡之豎子而

克上黨如拾芥討盧龍禦回鶻降黠戛伸縮運掉如

臂使指無愧於武也已廼陳王成美之死卒召人言

李珣嗣復之謫專讐已怨奮然除去浮屠盡髮天下

武宗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稱遺表請為留後李德裕曰劉稹駭豎子耳且澤潞事體與三鎮不同詔諸道討之○李石為河東節度使七楊弁將兵赴榆社弁以賞薄遂據軍府作亂石奔汾州德裕上言楊弁微賊決不可縱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監軍呂義忠擒弁送京師斬之

上黨昭義澤潞即是一鎮

截江網武宗不恤怨誹器其像宅其虛盡髮天下髮

招提猶華言四方僧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李珣楊嗣復相繼罷去

本紀武宗奮然凡殿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

去難維州議而牛李之怨已深左仗泄而仇魚之黨愈熾始壞於申錫再敗於訓注甘露之變千門流血

而天下事決於北司徘徊眺望獨語嘆息至不敢言

宦官者終其身告悲愁於李石問服獻於周墀諸藩

用兵不暇憂省飲醇求醉甘為檻羊此杜牧所以著

罪言也帝崩仇士良等廢太子而立穎王天資英果

委任能臣李回使而三鎮奉詔杜悰相而得一魏徵

擒楊弁之微賊而取太原如反掌戮劉蕡之豎子而

克上黨如拾芥討盧龍禦回鶻降黠戛伸縮運掉如

臂使指無愧於武也已廼陳王成美之死卒召人言

李珣嗣復之謫專讐已怨奮然除去浮屠盡髮天下

仇吉良

魚志弘

胡致堂曰甘露之變

天子震驚千門流血

支贖安宗之志有一日不在宦官者乎任訓注

而生甘露之變則不敢言及于宦官者終其身

上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周墀淚歎對

曰不朕上曰朕欲一制于強諸侯朕受

杜牧情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專

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事

制于家奴以此言之始不如也因泣下

有蘭綬之感極幸受制于人

語曰宦為政母為極羊以秋霜

杜牧情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專

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事

制于家奴以此言之始不如也因泣下

有蘭綬之感極幸受制于人

語曰宦為政母為極羊以秋霜

杜牧情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專

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事

制于家奴以此言之始不如也因泣下

有蘭綬之感極幸受制于人

語曰宦為政母為極羊以秋霜

杜牧情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專

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事

佛也有常住之寺為  
招提若青巷猶華言  
無諍

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  
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築望仙觀  
宮中

趙歸真

以歸真為道  
門教授先生

以道士劉鉉靜  
為崇鉉館學士

劉煦曰：削浮屠之法，驅  
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云

教授先生或為崇鉉學士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是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  
府蔭誠宜蔭子謂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患其德裕以中敏

惡所惡之異端而好所好之異端者也若夫判蔭子

為楊嗣復之党惡 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給事韋弘質上疏言 綱目其弘質為  
之出為婺州刺史 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以賤人圖柄臣賤之 其官更失之也矣

而出李中敏 疏權重而貶韋弘質綱目於德裕實深

之而書病 初憲宗納 綺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嘗中旨以為不慧上疾革諸宦官密守禁中定  
德裕也 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上自太和後益自歸隱及為太叔裁決咸賞知有隱德焉

病焉帝疾篤宦者馬元贇立光王為皇太叔而定策

四司  
唐書

### 宣宗

樂工羅程善琵琶有  
寵殺人繫獄眾工為  
請曰程負陛下萬死

臣惜其絕藝不復得  
奉宴遊上曰汝曹所  
惜者羅程藝朕所惜

者高祖太宗法杖殺  
之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  
上尊號上曰憲宗嘗  
有志復河湟今乃克

成先志耳遂議加順  
宗憲宗謚號

上獵于渭上有父老  
數十聚于佛祠上問  
之對曰醴泉百姓也

縣令李君奭有異政  
考滿當罷詣府乞留  
之故此所佛龕諸所

禁中幸宣帝初有隱德深自韜晦及即位明察沈斷

帝即位德裕奉冊跪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初德裕引自敏中入翰  
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斥為分司尋再貶崖州司戶卒○周墀入相謂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

用法無私重惜官爵惠愛民物黜德裕而任周墀所

相公無權堪憐然濼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可吝勿 上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  
以已之喜怒愛憎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深朕之 而聽之又書貞云每正色拱手讀之

惜者高祖太宗之法書貞觀政要於屏風焚香盥手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言事門下封駁多曲 浙東軍運觀察使李訥刺史杖監軍王宗實配秦陵詔  
意從之得大臣奏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自今戎臣大律分權監軍○書法云宣宗威攝奄豎于是

以讀大臣章疏威懾奄豎而杖宗景克成先志而復

監軍始行 上獵于苑北遇涇陽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性執有奇強教 上欲擇帥党  
書殺死者 人匿軍家索之不與畫殺之上歸其名于寢殿之柱除海州刺史 項而難其入

河湟詢涇陽於樵夫察醴泉於父老思循吏而擢韋

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証今具陳方略上悅曰 上嘗密令韋澳纂父州縣境上風物為書  
不意頗我近任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招諭竟項際之 號曰處分語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

宙念頗牧而帥畢誠摘處分語以驚弘宗下手書帖



願耳及懷州刺史缺  
上手筆除君奭  
上嘗與宰相論元和  
循吏孰為第一周墀  
曰臣奉職江南聞監  
察章丹功德被于八  
州沒四十年老稚歌  
思如丹尚存詔杜牧  
謨丹遺愛碑擢其子  
甫為御史

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宣旨以蕭鄴為相王婦長孀憂鄴所州冷文應罷否  
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上即手書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詔刺史毋得外徙令狐綯嘗從其

以罷蕭鄴戒于延陵以階前萬里責令狐綯以廢格  
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帝謂綯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欲一上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  
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太宗唐宣宗年號也

詔命而對羣臣如賓客無情容故大中之政海內安

上二句  
范氏斷  
唐史

靖者幾十五年耆老思詠謂之小太宗特以察為明

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入辭帝曰建州去京  
師幾何對曰八千里  
帝曰卿到彼為政善  
惡朕皆知之勿謂其  
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無復仁恩已非綿年永世之道而受三洞法錄惑志

長生無改於會昌之非甚者懿安太后以曖昧而不

令終穆宗以下以諛言而詔出主肆行不道是以鄭

祇德戒子求相韋澳力辭戶曹正以時事寢不佳耳

况日食見於正旦大水溢於諸路數月之間亂者蝟

起而不可弭乃謂立太子朕為閒人至藥發而以少

子屬王歸長使宗實之賤得以權行國憲回視閉目

帝閉目搖手曰全  
未全未尚畏之在  
孫氏  
唐論

搖手時昧於君人之大體甚矣議者謂其中興於始

是錄去原步生

卷六

三

三

三

三

三

懿宗

至德令陳蟠叟上言請破邊戚一家可贖軍二年帝問戚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及路巖罷出鎮西川路人以瓦礫擲之。○  
信宗立保衡與巖皆賜死。  
朱邪赤心克用之父以赤心為大同節度使賜姓名李昌國。

而不克終諒夫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俊貶却賂之

侍郎乃表 萬花谷韋路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 善劉相也 為牢頭阿旁言其知鬼之陰惡可惡也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不聽

劉瞻而相韋保衡路巖之貪縱吳德應以宦者主館

上好音樂游宴供奉樂工近五百人可及善為新聲以為將軍 官德之遷宜歎觀察時謂勅使莫言。○時上大夫深疾宦官有小相

驛李可及以新聲為將軍勅使募戶而獲遷監軍識

涉眾共奔之建州進士葉京與監軍識面 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平之。○ 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囚觀察使龐勛詔康

面而沈痼裘甫龐勛相繼作亂僅賴王式康承訓各

承訓與朱邪 慧星見司天監奏合舉瑞 汾州軍逐節 懷州民逐劉仁規。○陝州觀察使崔瑊不 赤心討平之 皇帝宣示中外稱以為祥 度使温璋 親政事民訴瑊瑊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

能討平於是慧星告變軍逐其帥民逐其主上下無

杖之民怨逐之堯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幸安國寺。○迎佛骨于京師群臣有 言憲宗迎佛骨尋憂駕崩。○此同昌公主 光州民逐刺史李勣。○此同昌公主

復典章方溺愛一公主嫁葬踰度而崇奉異端飾伽

得見之死 唐書前軍賦而飾伽 亦無恨 藍因民財而修淨業

藍修淨業至死無恨十四年無寸美可錄而唐室大

中丞劉行深等立 懿宗少子晉王儼

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 今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閑白

壞僖宗為宦者劉行深韓文約所立專事嬉遊而委

時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離相率為盜漢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起 于長垣寬甸人黃巢亦聚眾數千應仙芝後招討使曾元裕破仙芝于黃梅斬之

出令攷以政事王仙芝黃巢之寇播亂關東猶自誇

左拾遺侯昌業極諫令攷專權賜死。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 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攷復之期尚勞宸

擊毬狀元殺戮忠諫昏迷不悟當時宰相若王鐸崔

慮疏入令攷矯詔貶之遣人沉 南宮史蔡二時宰相王 于臺明津後又殺右補闕常滑 鐸崔彥昭雖有云云

田令孜聞黃 巢入關墮罪

彥昭雖有浮譽皆非雄材鄭畋為政偶合事機盧攜

僖宗

上謂石野豬曰朕若 應擊毬進士奉當為 狀元對曰若遇堯舜 作禮部侍郎恐陛下 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駁不取也放不收 而逐之也

彥昭雖有浮譽皆非雄材鄭畋為政偶合事機盧攜

高駘為行營都統黃巢  
白渡采石駘不出兵及  
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云云

奸回輒相排阻而將帥之討賊者又留賊以為富貴

之資高駘宋威爭功玩寇以致巢破東都入潼關窺

京邑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垂泣大庭令孜首倡幸蜀

黃巢入長安上出走  
鳳翔節度使鄭畋謁  
于道左請留鳳翔上  
曰朕不欲密邇巨寇  
且幸興元徵兵以圖  
恢復畋乃密約隣道  
合兵討賊刺指血為  
表遣使詣行在  
發明云則是被袞冕  
居黼黻如一木偶人  
先是李可舉討李克  
尤是李可舉討李克

宋威擊王仙芝于沂  
州大破之仙芝亡去  
威奏仙芝已死縱遣  
諸道兵百官皆入賀  
居二日州縣奏仙芝  
尚在詔復發兵士皆  
忿怨思亂

巢陷長安上屢遣新討賊駘不行有雙雞集府會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駘乃出屯東塘百  
餘日復罷兵還府但穰雜集之異耳○綱目巢渡江淮陷東都入潼關中原騷動皆高駘之罪

黃巢渡江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在北冀盧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去對宰相泣下因令孜陳  
幸蜀之計豆盧瑑和之○發明云徒聞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庭垂泣內臣倡幸蜀之計而已

長安  
城門  
上幸成都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  
得畋檄爭發兵應之○尹起莘曰鄭畋首倡大義舉兵討賊雖未觀成功志

出金光走興元而幸成都倡義討賊者惟鄭畋舉兵  
亦可嘉○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  
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與兵入援  
後宋致欲奉表至以田令孜在帝左右終不可去謂  
蕭道自晉董報國之心極矣安能垂頭拜耳受制于

入援止一王處存耳獨不思去姦責已以鼓勤王而  
闕等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山  
全收為十軍觀軍容使  
帝又呼為阿父故云  
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官軍西集巢  
勢日蹙賊將未溫來降賜名全忠

垂頭拜目受制於十軍阿父如一木偶人造王鐸進

逼長安克用進兵渭橋追擊瑕丘黃巢授首尤畏宗

權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

亦可羞矣重以朱李相圖令孜生變帝於此奔鳳翔

如寶鷄走散關再至興元夫令孜既收鹽池之利激

重榮以反而結朱玫李昌符以抗之令孜之罪天下

川破之李琢討李國  
走韃靼至是赦其罪  
遣李友全召之來王  
鐸因以墨勅召克用  
克用將沙沱兵趣河  
中與巢軍戰于渭南  
一日三捷巢眾大奔  
收復長安○克用少  
驍勇軍中號曰李鵬  
兒○軍皆衣黑賊懼  
之曰鵬軍至矣當避  
其鋒

黃巢進汴州克用追擊大破之○尚讓即眾降巢收餘眾  
初巢攻滑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  
合攻攻圍殘暴尤甚上將還長安

感化軍節度使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何為從賊甚居  
首者曰任賊首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于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與之克用走還普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請行在乞鑒  
何地乎上皆戮之  
兵誅詔和順一進克用晉隴西和主車駕至京師田令孜益驕橫克用表請

不許之兖州累表致令孜上罪令孜結加幸節度朱玫鳳翔度李昌符以抗之  
致播遷天下共忿

榮論詠不已令孜乃重榮為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令孜所擯  
綱目令孜弄權再

重榮以反而結朱玫李昌符以抗之令孜之罪天下

朱致李昌符於陰附全忠李克用奉閩帝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今致遣致昌符攻河中  
王重榮告急于克用也引兵合戰致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

共忿致與昌符又陰附全忠以圖克用故克用雖逼

朱致言于下章事蕭道讓廢立遣不從致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  
致與議者軌遂逼鳳翔奉養王溫惟監軍國事帥百官奉燭迎師

京以請誅奸而遂表請還官忠義可知奈何朱致更

王重榮請討朱致以自贖時義王溫遣使至晉陽賜克用詔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勳曰當與播遷天下皆  
歸咎于我今不誅朱致斥李溫無以自前洗克用從之會王昭揚復恭假子楊守亮與重榮克用共討致

立李氏一王若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則十八

初黃巢陷長安周茂  
降之監軍楊復光曰  
公自匹夫為公侯奈  
何捨十八葉天子而  
事賊乎

### 昭宗

葉天子何有駕至鳳翔之日乎楊復恭於荆榛中策

停宗大漸弟吉王保長而賢群  
臣屬望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 史斷 癸卯云昭宗憤王室之日甲欲振綱紀  
天子克用再失于茂貞而唐趨于亡矣

立壽王謂之昭宗憫威權之不振憤王室之日卑有

以郭禹為荆南節度使勸精  
為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華

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傑中外拭目望治

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  
倍宗末季夜自知不為眾所容乃持楊復恭為中勳自除四  
之時民富軍賒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川監軍使依節度使陳敬瑄詔流令夜于端州竟不行復

當時有北韓南郭之稱豈知令夜甫離中禁復恭又

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李知節盡以復恭陰事告  
帝已出為鳳翔監軍不肯就求致仕未幾走興元與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獻復恭與守亮書云承天

領中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天子門生其三五大臣

門乃唐家舊業大煙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子荆榛中策  
立壽王總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張濟曰比謝安裴度初因楊復恭以進復  
恭中廢更附田令孜復恭再用事深恨之

惟杜讓能竭忠排難若崔胤張濟孔緯之流又皆要

鄭繁奸諛諸多為歇後詩諷嘲時事上命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繁笑曰諸君大誤使  
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繁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繁搔首曰歇後云繁辭不獲視事

結藩鎮憑依宦官而以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  
怒欲討之杜讓能言  
茂貞近在國門未宜  
構怨上策策討之命  
致仕 之會朱全忠請討  
濟因言乞付兵柄旬月可平乃以濟討克用李趙城屠軍潰克用上表

矣故始用張濟謀而軍覆平陽增克用不平之志繼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杜讓能言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上策策討之命致仕之會朱全忠請討濟因言乞付兵柄旬月可平乃以濟討克用李趙城屠軍潰克用上表矣故始用張濟謀而軍覆平陽增克用不平之志繼

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上命單王嗣周為招討使討之李

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上逃潰茂貞

勒兵不解請誅讓能遂賜死

李克用請乘勝討鳳翔上謀于貴近恐茂

貞復滅則沙陀太盛遂赦韓李罪召克用

還茂貞驕橫如故復舉兵犯關韓建奉表

請幸州克用聞之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

下痴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

擒則為朱全忠所鹵耳因奏與隣道發兵入援

使相謂度使同年

爭也

論說上賊據復克用官爵○小學史斷始則覆軍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

違讓能議而究殺忠良成茂貞跋扈之心三鎮犯關

而駕幸石門矣茂貞犯關而駕幸華州矣韓建劫駕

論之建表請勸歸十六宅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于是天子親兵盡矣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發兵兵圍十六宅諸王披髮并屋曰宅家殺兒建殺通王慈等十一人以謀反聞天子以天下為宅四海為

奏罷親兵矯制圍十六宅而諸王盡戮矣劉季述專

家故曰時亂與上謀誅宦官上懼劉季述王仲先等乃以銀極書地數上曰某時其事汝不聽

權幽帝於少陽院銀極書地矯立太子而功又出於

全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矣德昭乃與

三使相矣天子相忘其為辱奄類相忘其為逆大臣

崔胤欲誅宦官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

相忘其為辱藩鎮相忘其為大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兵劫車駕全○中河軍中尉韓全誨等劫帝幸鳳翔全忠還軍韓胤泣訴于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

崔胤欲誅宦官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

崔胤欲誅宦官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

者謂城下人云奪天子賊上乃召茂貞等議與全忠和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

翔一為劫天子賊一為奪天子賊連兵圍城再罹寒

暑御膳不足於糗糈王侯斃路於饑寒全誨雖誅而

全忠殺韓胤等上遷上謂侍臣曰韓胤等紇干山嶺東殺我何不飛去

初洛陽長安生處韓胤等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

賊溫劫駕洛陽自擬於紇干凍雀大家夫婦委身全

朝上延寢室見皇后上曰

忠椒殿被弑溫之受惡名於萬世也奚辭蓋宦官握

大家猶曰大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不敢指斥天子故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

王行瑜奏茂貞韓建舉兵犯關稱奉昭度討西川失策李

繼作相不台衆心殺昭度歸于都亭驛季克用奏出舉兵

上白石門還營殿後四軍便廷下戒不守將之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

高力士 權元振 魚朝 寶瑒 吐突承瑞 劉季述 王仲  
楊獻忠 恩李輔國 雷師鳴 陳弘志 先韓全誨

兵其禍始於明皇盛于肅代成於德憲極於昭而唐

南宮吏折漂泊  
幽室寄命諸侯

### 昭宗帝

之廟社因以丘墟矣哀帝之立寄命諸侯全忠既封

韓皇出西北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  
珠因疏其所不快者于憲七也乃聚裴樞等三十人

梁王殺崔胤而相柳璨璨恃全忠之勢恣為威福佐

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自  
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似為濁流全忠多而從之振自注至洛朝臣必有京逐者時謂之鴟鴞

以鴟鴞李振因星變而謀殺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

綱目云唐末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一人其在儲虛之右乎

人含冤白馬投尸黃河求其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

禮部侍郎司空圖棄官歸隱昭宗廢徵  
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陽為其賤

初昭宗欲相韓僦也  
存趙崇王贊自代崔  
亂惡其分已構使全  
忠奏貶僦為濮州司

與韓僦而已至於薛貽矩楊涉荀輩急成賊溫受

禪之意手持天子璽綬與梁為首無膝為賊枯槁視

殿下之孫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嘻所可快者友恭

叔琮塞謗於前元暉柳璨隨刑於後廷範車裂與何

后而同時謀之不藏反爾更速助桀者果何益乎歷

之相顧失色嘆曰

偏強者果何益乎

觀唐之享國二百八十九年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

是深去京生

武后章 安祿山 史 紀李林甫

帝與泣別僦曰是  
非復向來之比臣  
得貶死為幸不忍見  
寡辱之禍

漢書眉壽謂而江行  
幕府燕聞昭宗有  
猴善拜跪每朝請  
伏溫怒殺之 史斷即當時群臣之所為非特有愧于前出之清議也殿下云云  
恭氏叔琮共弒

昭宗全忠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人  
呼曰實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  
禪代後求子母生全王殿廢元暉等與太后謀復唐祚全忠信

憲宗遣裴度宣慰魏博於內庫錢百  
五十萬緡以賜之成德寇郭使者見

武后章 安祿山 史 紀李林甫

唐自紘用高力士宦官始得專政歐陽修替唐史論藩鎮擅請朱温本黃  
史謂唐自繼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節旄妄自尊大巢降將

御堯夫  
五代詩

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藩鎮尊大於外而又以盜賊

文公感興詩垂紀已  
如此繼體宜昏風

二句前  
宮史斷

翦殄其宗康節云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視藩

方文公云垂統已慙德繼體多昏風宜乎禍孽乘除  
鳴張盤結而國遂以亡也



